

修訂日期: 2009/04/22 發行日期: 2009/5/9

發行單位: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CBETA) <http://www.cbeta.org>

資料底本: 卍新纂續藏經 Vol. 69, No. 1359

原始資料: CBETA 人工輸入, CBETA 掃瞄辨識

No. 1359-A應庵和尚語錄序

道不可以言傳。不可以情解。不可以識識。夫如是則應庵語錄。將何用哉。自昔古尊宿。未嘗有無言者。如以黃葉止小兒啼。坐斷中邊。超脫三際。謂之參活句。非學語之流所能解也。後世師法之是之謂不朽。此應庵所以不得默默而但已。師頃掛錫天台護國。為元布袋所稱賞。請為第一座。軒然如野鶴之出雞林。自是諸方。聲名籍甚。紹興丙子。余去郡三衢。乃遇諸途。少留于白鶴寺。夜話終夕。而論辯從橫。如大川東注。袞袞莫知窮極。如駕輕車就熟路。周遊四方。而無留礙也。以是期此公必能振起楊岐一宗。後果遍住名山。所至雲衲歸重。最後天童法席尤盛。肩相摩袂相屬。隨其根器。聞其法者。咸有所得。顯忠詮又其嶄嶄出頭角者。既住鳳山。即編類師生平所說為一帙。以傳後學。厥志可為勤矣。所謂從苗辯地。因語識人。則不可無此錄。然以正眼觀之。借使如珠走盤。空花亂墜。猶未是見應庵道理。斯事實難商榷。有志之士。宜著精彩。則師之話行也必矣。松窓居士錢(端禮)序。

應庵和尚語錄目錄

序文(嚴康朝撰)

目錄

卷第一住處州妙嚴禪院語錄

衢州桐山明果禪院語錄

蘄州德章安國禪院語錄

卷第二饒州報恩光孝禪寺語錄

饒州東湖薦福禪院語錄

卷第三饒州莞山寶應禪院語錄

廬山歸宗禪寺語錄

卷第四婺州寶林禪寺語錄

婺州報恩光孝禪寺語錄

再住歸宗禪寺語錄

江州東林太平興龍禪寺語錄

卷第五建康府蔣山太平興國禪寺語錄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語錄

卷第六明州天童山景德禪寺語錄

小參

卷第七法語上

卷第八法語中

卷第九法語下

書

卷第十頌古

真贊

偈頌

佛事

塔銘祭文(附)

No. 1359

應菴和尚語錄卷第一

初住處州妙嚴禪院語錄

住湖州顯忠資福禪寺門人(守詮)

等編

師受請 判府左司。度疏。師拈示眾云。此是判府左司。兩手分付。謂之無盡藏頂王三昧。言言見諦。句句朝宗。若也知得。更不重說偈言。若也未知。輒煩僧官。對眾宣讀。

陞座。僧問。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去此二途。請師速道。師云。天長地久。進云。親切已蒙師指示。一句無私利有情。師云。知恩方解報恩。進云。昨夜清風生八極。今朝流水漲前溪。師云。追風天馬戴麒麟。進云。非但左司承此善。學人禮拜謝師恩。師云。未放你在。僧禮拜。師云。脚跟下失却。

師乃云。寶劍揮空。乾坤失色。掀翻是非窠窟。截斷生死根株。有佛處不得住。地久天長。無佛處急走過。河清海晏。三千里外一句全提。更無絲毫滲漏。堪與佛祖為師。作箇人天榜樣。正恁麼時。轉凡成聖一句作麼生道。委悉麼。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攏始應知。

入院上堂。僧問。遠離光孝。來赴妙嚴。如何是不動尊。師云。一別蓮城五日程。進云。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豈礙白雲飛。師云。老僧不曾動步。進云。今日得聞於未聞。師云。急須吐却。進云。昔日楊岐。今朝和尚。師云。這裏著不得。進云。爭柰公案現成。師云。將謂你是箇漢。僧云。箇。師云。未在。師乃云。孤峰萬仞。鳥道虛玄。名利杳忘。是非頓絕。直得猿吟古木。虎嘯幽巖。碧落青霄。道人活計。雖然恁麼。更須知有人境俱奪向上一竅。乃豎拂云。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

東。

上堂。大道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言語動用了無交涉。且大道真體在什麼處。良久云。可憐傅大士。處處失樓閣。

出隊歸上堂。透過鐵壁銀山。紅塵鬧市全彰古佛家風。經過酒肆茶坊。突出衲僧巴鼻。冷笑諸方寒灰枯木。坐在無魂必死之地。妙嚴有些子神通。為汝諸人出氣。卓拄杖云。三十年弄馬騎。却被瞎驢受記。又卓一卓下座。

上堂九年面壁。壞却東土兒孫。隻履西歸。鈍置黃面老子。以拄杖劃一劃云。石牛欄古路。一馬生三寅。

上堂。黃蘖老婆。大愚饒舌。佛法無多子。正眼瞎驢滅。驀拈拄杖云。妙嚴突出拄杖。三人證龜成鼈。以拄杖卓一卓云。拄杖子善甄別。硬却脊梁。莫教漏泄。觀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却是一塊生鐵。遂擲下拄杖下座。

上堂。大丈夫須猛烈打破從前伎倆。直下斬釘截鐵。拈却佛祖機。拔却繫驢橛。豈不見。睦州為人太親切。拶得雲門脚折。後來兒孫不辨端倪。却向推門處辨別。若也恁麼參禪。驢年未得休歇。妙嚴不惜眉毛。與你當頭拈出。驀拈拄杖擲下云。南瞻部洲人。常在北鬱單越。

上堂。舉僧問大隋。如何是和尚家風。隋云。赤土畫簸箕。僧云。如何是赤土畫簸箕。隋云。簸箕有唇。米跳不出。師云。諸人還知大隋落處麼。妙嚴更為頌出。簸箕有唇。米跳不出。天下衲僧赤胞[骨*歷]。更須撥轉上頭關。十方世界黑似漆。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上堂。荊棘林中紅爛。破驢背上蒼蠅。韓信臨朝底。洞山佛無光。者一隊漢。朝打三千。暮打八百。有什麼罪過。只如銅沙羅裏滿盛油。汝諸人又作麼生。良久云。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

上堂。舉玄沙問鏡清。不見一法。是大過患。且道不見什麼法。清指露柱云。莫不是者箇法麼。沙云。浙中清水白米許你喫。若是佛法未夢見在。師云。鏡清放頑。佛祖也不奈何。若非玄沙深辯來風。幾被露柱吞却。有人辯得出。妙嚴兩手分付。

上堂。百草頭上。罷却干戈。萬仞峰前。縱橫遊戲。暗嗟魯祖面壁。一味祇貪瞌睡。翻笑睦州見僧與我提一桶水。當恁麼時。臨濟喝若雷奔。也拈放一邊。德山棒如撒星。亦置之一處。妙嚴有一條活路。與汝諸人共行。遂畫一圓相云。東山下左邊底。

浴佛上堂。僧問。黃面老子二千年前有一段不了底公案。請和尚為佗批判。師云。仰面不見天。低頭不見地。進云。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師云。莫謗佗好。進云。既是清淨法身。本無出沒。因甚年年將惡水潑佗。師云。要佗知痛痒。進云。只如雲門大師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却。未審具什麼眼目。師云。盡大地人不知落處。進云。雲門大師雖則坐斷乾坤。爭柰落在釋迦老子圈縵裏。師云。賊是賊捉

。師乃云。德山拆却佛殿。雲門一棒打殺。麻三斤殿裏底。杖林山下竹筋鞭。三遭痛棒。九到洞山。若作佛法商量。爛却舌頭。不作佛法商量。墮坑落塹。到這裏。黑漆拄杖。有屈無叫處。古廟香爐雖冷。燒殺閻梨。正恁麼時如何。武陵春已老。臺榭綠陰多。

上堂。拈拄杖云。昔白雲端師翁道。古人留下一言半句。未透時撞著鐵壁相似。忽然一日覩透後。方知自己便是鐵壁。且道如今作麼生透。乃云鐵壁鐵壁。師以拄杖卓一卓云。鐵壁鐵壁。急急如律令勑。下座。

衢州桐山明果禪院語錄

嗣法門人 (守詮)

等編

入院開堂。拈香云。此一瓣香。恭為
今上皇帝祝延聖壽萬歲萬歲萬歲萬歲。次拈香。奉為
判府中書舍人兩廳通判閩郡文武尊官。伏願。增崇祿位。又拈香云。此一瓣香。奉為
先住宣州彰教。後住平江虎丘山雲巖禪院隆和尚。爇向爐中。用酬法乳之恩。一任天
下衲僧。敲甞打瓦。遂斂衣就坐。烏巨山雪堂和尚白槌竟。師云。證第一義諦空。名
師子吼。師子既吼。狐狸屏迹。異類潛蹤。莫有共相出手底麼。出來相見。僧問。德
山入門便棒。是箇金剛圈。臨濟入門便喝。是箇金剛圈。只如睦州見僧便云擔板漢。
是箇什麼。師云。是箇鐵塊子。進云。忽有箇道是箇栗棘蓬。又作麼生。師云。刺頭
入膠盆。僧云。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師云。九九八十一。

師乃云。善言言者言所不能言。善迹迹者迹所不能迹。言迹既盡。猶是就理變通。
向衲僧門下未足觀光。是故。從上佛祖。提持正印。密付要旨。若不具別緇素大眼
目。如何跂及。豈不見。世尊在菩提樹下。明星現時成等正覺。爾時大地眾生。同得
同證。於四十九年。曲盡老婆心。末後向百萬大眾前拈花。獨有迦葉微笑。便云。吾
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分付摩訶大迦葉。敢問諸人。且道有分付無分付。若道有分
付。則埋沒迦葉師兄。若道無分付。則辜負釋迦老子。這裏若涇渭不分。則靈山付囑遂
為虛設。正當恁麼時。還有人道得麼。若也道得。明果價增十倍。苟或未然。雪後始
知松柏操。事難方見丈夫心。復舉。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保壽便打。三聖云。
與麼為人。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保壽擲下拄杖歸方丈。師云。叢林中商量盡道。
保壽三聖是作家爐鞴。本分鉗鎗。有什麼交涉。殊不知。二老被這僧一拶。直至而今
扶不起。今日莫有為二老雪屈底麼。出來與明果相見。有麼。蓦拈拄杖擲下云。龍蛇
易辨。衲子難瞞。

上堂。舉米胡令僧問仰山。今時人還假悟也無。山云。悟則不無。爭柰落在第二
頭。其僧回舉似米胡。胡深肯之。師云。米胡提本分鉗鎗。仰山展劒刃上事。二老於

唱教門中。足可稱尊。若向衲僧門下。總是喫棒底漢。

上堂。九九九。釋迦老子不知有。翻轉面皮。伸出毛手。握金剛鎌碎窠臼。突出無位真人。一一面南看北斗。下座。

浴佛上堂。釋迦老子初生下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後來雲門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師云。雲門此話雖行。未免落佗陷穿。黃面老子。末上賣俏。正是附草附木。二俱不了。以左手拍禪床云。過這邊著。汝諸人還見明果落處麼。珊瑚枕上兩行淚。半是思君半恨君。

上堂。僧問。大慧禪師道。無之一字。是斷生死刀子。還端的也無。師云。恁麼說話。未夢見趙州在。進云。忽有人問和尚狗子還有佛性也無。未審如何。師云。無僧禮拜。乃舉。僧問雲門。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門云。須彌山。師云。雲門道得不妨諦當。要且落在第二頭。若時明果即不然。忽有人問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只對佗道。致將一問來。

聖節上堂。聖諦第一義。高而無上。廣不可極。淵而無下。深不可測。乾坤依此而覆載。日月依此而照臨。虛空依此而寬廣。萬靈依此而變通。故我林下道人。依此學無為法。悟無生忍。且道。報恩一句作麼生道。一爐沉水一聲佛。仰祝吾。

皇億萬年。

韓太尉入山上堂。舉朱行軍入南際寺齊僧。執手爐行香。乃云。直下是。直下是。時有僧云。直下是什麼。行軍便偈。僧云。行軍是。佛法中人。惡發作麼。行軍云。你作惡發會那。僧便喝。行軍亦喝云。鈎在不疑之地。遂呼左右。認取者僧著。師云。行軍拈出倚天長劍。者僧披襟敢衝雪刃。雖然兩不相傷。爭柰二俱弄險。今日承宣太尉入山齋僧。雖無如是問答。須知此話已行。此話既行。且道。說箇什麼。臥龍纔奮迅。丹鳳亦翱翔。

上堂。三世諸佛眼裏無筋。六代祖師皮下無血。明果咬定牙關。[跳-兆+亨]跳也出佗圈縕不得。何故。南泉斬貓兒。

上堂。千溪水冷。萬壑雲寒。無位真人乾屎橛。金剛寶劍破牢關。多年曆日最靈驗。百尺竿頭子細看。瞎却眼啞却口。無孔鐵鎌成隊走。且腦後一句是第幾機。喝一喝云。耶舍塔中敲鐵磬。天台鴈蕩絕人行。復舉趙州訪茱萸。至法堂上。從東過西。從西過東。萸云。作什麼。州云探水。萸云。我者裏一滴也無。探箇什麼。州以杖靠壁而出。師云。茱萸一滴也無。滔天白浪。趙州以杖靠壁。不犯波瀾。雖然二老同死同生。爭柰明果未肯放過在。

上堂。舉南院示眾云。赤肉團上。壁立萬仞。有僧出云。赤肉團上。壁玄萬仞。豈不是和尚語。院云是。僧便掀倒禪床。院云。者瞎漢便打。師云。也是勾賊破家。若非者僧敢捋虎鬚。爭見南院汗馬功高。雖然。明果更資一路。赤肉團上。壁立萬仞。若有僧出劈脊便打。何故。殺人刀活人劍。具眼者看。

上堂。少室巖上。風吹石裂。大徹堂前。冷灰豆爆。大丈夫漢。一刀兩斷。躉拈拄杖云。汝諸人還知明果拄杖麼。良久卓一卓云。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色長威獰。

上堂。舉修山主頌云。二破不成一。一法鎮長存。若作一二會。永劫受沉淪。師云。坐殺修山主也。直饒不作一二會。不免入驢胎馬腹。是汝諸人十二時中行住坐臥還知放身命處麼。豈不見道。不是河南便河北。喝一喝。下座。

上堂。舉睦州問僧。近離甚處。僧便喝。州云。老僧被你一喝。僧又喝。州云。三喝四喝後如何。僧無語。州便打。者掠虛漢。師云。叢林中商量道。待佗道三喝四喝後如何。便與掀倒禪床。不然。拽坐具劈口搣。不然拂袖便行。不然更與一喝。恁麼說話。要稱為達磨兒孫。大遠在。漆桶參堂去。下座。

上堂。舉僧問雲門。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向什麼處懺悔。雲門云。露。師云。雲門露猛如虎。達磨師不是祖。豈不見。鹽官老。須彌為槌。虛空為鼓。又不見。禾山老。解打鼓。休莽齒。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喝一喝。下座。

烏巨山雪堂和尚到。上堂云。臨濟三遭痛棒。高安灘上知歸。興化於大覺棒頭。深明黃蘖意旨。山中兄弟。雖然不多。各各病在膏肓。若非師叔和尚到來。明果豈敢妄通消息。少間下座。與諸知事頭首大眾同伸拜請。伏望慈悲。痛垂發藥。

上堂。萬里無寸草。青天轟霹靂。十字街頭癡漢。棒打不死。釣魚船上謝三郎。一向賣峭。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鴻山呵呵大笑。且道。明什麼邊事。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

上堂。僧問虛空消殞時如何。師云。离婁行處浪滔天。復舉。雪峰。巖頭。欽山。參德山。欽山問。天皇也渭麼道。龍潭也渭麼道。未審和尚作麼生道。德山云。汝試舉天皇龍潭底看。欽山擬議。德山便打。欽山被打。歸延壽堂云。是即是。打我太煞。巖頭云。你恁麼。佗後不得道見德山。雪竇拈云。欽山置箇問端。甚是奇特。爭柰龍頭蛇尾。汝試舉天皇龍潭底看。坐具便[打-丁+感]。大丈夫漢。捋虎鬚也是本分。佗既不能德山令行一半。若盡令行。雪峰巖頭總是涅槃堂裏漢。師云。宗師非具透關眼有格外機。臨垂手之際。又焉能辨其緇素。只如德山令行一半。雪竇還免得也無。既不能免。當時若從德山門下過也。是喫棒底漢。躉拈拄杖云。還見德山麼。乃卓一卓云。賊是小人。

月旦上堂。召大眾云。三日前五日後。若不揮劍。漁父栖巢。明果有一轉語。也要諸人共知。犀因翫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下座。

蘄州德章安國禪院語錄

嗣法門人 (守詮)

等編

入院上堂。僧問。機不離位。用處停機即不問。未審萬機不到處如何通信。師云。一舉四十九。進云。坐斷十方去也。師云。你要啞却老僧口那。進云。和尚是什麼心行。師云。你也是什麼心行。進云。只這裏還著者一句子得麼。師云。著得千句萬句。進云。只如萬機不到處。作麼生行李。師云。萬機不到處。七穿八穴。進云。爭奈淨裸裸無依。赤洒洒全露。師云。是上座得力處。進云。只如僧問香嚴。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香嚴道。萬機休罷。千聖不携。疎山具什麼眼腦。不肯香嚴。師云。闍梨納敗愈甚。進云。肯諾不得全。還明得香嚴意也無。師云。爛却你舌頭。進云。肯則肯佗諸聖。諾即諾自己靈。香嚴不肯疎山。又如何話會。師云。平地上喫交。進云。疎山後問鏡清。肯諾不得全。道者合作麼生。清云全歸肯諾。此理如何。師云。失却拄杖子。僧提起坐具云。爭柰者箇何。師云。錯認定盤星。進云。疎山道不得全。又作麼生。清云。箇中無肯路。還得[祝/土]頂[祝/土]底也無。師云。腦後見腮。進云。學人肯不存。諾不立時如何。師云。草裏輒。進云。任從天上輒。不向地中埋。師云。却較些子。僧禮拜。師云。得箇驢兒便喜懽。

師乃拈拄杖云。三世諸佛也與麼。六代祖師也與麼。天下老和尚也與麼。章山更與諸人為蛇畫足。卓一卓云。萬機俱寢削。一箭中紅心。復舉。夾山會下有一僧。到高亭纔禮拜。亭便劈脊打。僧云和尚莫打某甲。又禮拜。亭又打趕出。其僧舉似夾山。山云會麼。僧云。不會。山云。賴汝不會。汝若會。即夾山口啞去。師云。高亭一期忍俊不禁。爭柰拄杖放行太速。者僧當時若是箇漢。莫道高亭夾山。便是達磨出來也斬為三段。何故。家肥生孝子。國霸有謀臣。

上堂云。少室峰前。漆桶話墮。曹溪路上。賺殺闍梨。是汝諸人還曾夢見也未。豈不見道千年田八百主。蟻螟蟲吞却虎。復舉。臨濟問院主。什麼處去來。主云。州中糶黃米來。濟以拄杖劃一劃云。還糶得者箇麼。主便喝。濟便打。次典座至。濟舉似典座。座云院主不會和尚意。濟以柱杖劃一劃云。你又作麼生。座禮拜。濟又打。黃龍南禪師拈云。院主下喝。不可放過。典座禮拜。放過不可。臨濟令行。歸宗放過。三十年後。有人說破。大鴻祐和尚拈云。院主下喝。典座禮拜。臨濟令行。古今獨邁。師云。二老漢雖力荷綱宗。檢點來。未免依草附木。殊不知。大小臨濟。被者兩箇漢。破家散宅。還會麼。殺人刀活人劍。

上堂。舉芙蓉和尚初參歸宗問。如何是佛。宗云。我向你道。你還信否。芙蓉云。和尚誠言。焉敢不信。宗云。即汝是。曰如何保任。宗云。一翳在眼。空花亂墜。法眼拈云。歸宗若無後語。有什麼歸宗也。法眼與麼道。正是盲人摸象。乃拈拄杖云。汝等諸人要見章山為人處麼。擲下云。三十年後。

上堂。舉僧問仰山。法身還解說法否。山云。我說不得。別有一人說得。僧云。即今在什麼處。山乃推出枕子示之。鴻山云。寂子用劍刃上事。師云。若是劍刃上事。仰山何曾會用。忽有箇衲僧出來問章山。法身還解說法否。也只向佗道。我說不得

。別有一人說得。又問說得底人。在什麼處。只對佗道。三生六十劫。

上堂。舉僧問百丈。如何是奇特事。丈云。獨坐大雄峯。僧禮拜。丈便打。師云。大小百丈。答話不了。

上堂。舉六祖受道之後。過法性寺。坐廊廡間。暮夜風颶剎幡。二僧對論。一云風動。一云幡動。往復不已。六祖曰。可容俗流輒預高論否。二僧曰。願聞其義。祖曰。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師拈云。一盲引眾盲。相牽入火坑。

上堂。德章老瞎禿。從來沒滋味。拈得口失却鼻。三更二點唱巴歌。無端驚起梵王睡。喝一喝云。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

應菴和尚語錄卷第一

應菴和尚語錄卷第二

饒州報恩光孝禪寺語錄

嗣法門人 (守詮)

等編

師入方丈據坐云。現成公案。坐斷誦訛。錯下註脚。搥折你腰。撩起便行。必死之疾。要須英俊別有生涯。忽遇衝雲俊鶻來時如何。縵天網子百千重。

上堂。舉臨濟在黃蘖處。三度喫棒底意旨。你諸人還覩得透也未。直饒一咬便斷。也未是大丈夫漢。三世諸佛。口挂壁上。天下老和尚。將什麼喫飯。

上堂。舉鹽官示。眾云虛空為鼓。須彌為槌。什麼人打得。眾無對。南泉云。王老師不打者破鼓。法眼云。王老師不打。師云。二尊宿大似喫李子只向赤邊咬。報恩今日與鹽官相見去也。虛空為鼓。須彌為槌。要打便打。莫問是誰。躉拈拄杖卓一卓下座。

上堂。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盡是恒沙劫千佛數。直饒信得及去。大似掉棒打月。東頭買貴。西頭賣賤。三十年後破草鞋向什麼處著。漆桶參堂去。

上堂。舉僧問幽溪和尚。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溪起繞禪床一匝而坐。僧擬進語。溪與一踏。僧歸位立。溪云汝與麼。我却不與麼。汝不與麼。我却與麼。僧擬進語。溪又與一踏云。三十年後吾道大行。師云。善射者箭不虛發。若是箇漢。何處更有幽溪。雖然。只如最初一踏。何似末後一踏。試檢點看。

浴佛上堂。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用盡自己心。笑破佗人口。至於拈花付囑。達磨安心。南北分宗。曹溪列派向衲僧門下。正如掘地覓天。以拂子劃一劃云。正當今日。是我如來大師慶誕之辰。天下叢林一年一度謂之浴佛。若喚作浴佛。喫棒有分。若不喚作浴佛。辜恩負義。豈不見。遵布衲浴佛次。藥山遂問。汝只浴得者箇。要且浴那箇不得。布衲云。把將那箇來。藥山便休去。師云。遵布衲當時若是箇漢。待佗道浴那箇不得。便拈杓子劈面擲。雖然。也不得屈藥山。何故。不入虎穴。爭得虎子。

上堂。舉慈明和尚。或時方丈內。以水一盆。上箚一口劍。下著一綯草鞋。膝上橫按拄杖。凡見僧入門便指。擬議便棒。師云。我當時若見。便去左耳邊。低低地下一轉語。待佗貪觀天上。却與一指。纔擬議。拔劍便斬。躉拈拄杖下座。大眾一時趕散。

結夏上堂。僧問。人皆畏炎熱。我愛夏日長。薰風自南來。殿角生微涼時如何。師云。倒戈卸甲。師乃拈拄杖橫按云。住山僧某甲。據菩薩乘。修寂滅行。同入清淨寶相住持。以大圓覺。為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老僧二千年前。與十二大士。同在光明藏中。親聞如來金口丁寧付囑。向二千年後。為末世眾生。廣演斯要。今

正是時。報恩不敢囊藏被蓋。更為諸人。八字打開去也。以拄杖卓一卓云。先請文殊大士。向山僧拄杖頭上。為諸人說安居偈。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要會箇中意。鐵船水上浮。次當山僧重說偈言去也。文殊據虎頭。山僧収虎尾。中間諸菩薩。隨列生懽喜。復以拄杖卓一卓。下座。

虎丘和尚忌日。師拈香云。平生沒興。撞著這無意智老和尚。做盡伎倆。湊泊不得。從此卸却干戈。隨分著衣喫飯。二十年來坐曲彖木。懸羊頭賣狗肉。知它有甚憑據。雖然。一年一度燒香日。千古令人恨轉深。

嚴教授請上堂。僧問。凝然湛寂。有辱宗風。廓爾現前。猶辜自己。去此二途。如何即是。師云。一槌便透。進云。風捲長空千里靜。日輪當午八方明。師云。未是上座放身命處。進云。只如僧問楊岐和尚。如何是佛。答云。三脚驢子弄蹄行。此理如何。師云。癱人棒打不死。進云。未審那一脚落在什麼處。師云。你又醉也。進云。忽有人問和尚如何是佛。未審如何對它。師云。劈脊便棒。僧便禮拜。師云。不識痛痒漢。師乃云。五百力士揭石義。萬仞崖前撒手行。十方世界一團鐵。虛空背上白毛生。直饒拈却臘脂帽子。脫却燈臭布衫。向報恩門下正好喫棒。何故。半夜起來屈膝坐。毛頭星現衲僧前。

上堂十五日已前。水長船高。十五日已後。泥多佛大。正當十五日。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直得三千大千世界。一切眾生。悉皆懽喜。謂言打者一棒。不妨應時應節。報恩不覺通身踴躍。遂作詩一首。舉似大眾。蜻蜓許是好蜻蜓。飛來飛去不曾停。被我捉來摘却兩邊翼。恰似一枚大鐵釘。

上堂謝維邪。舉興化問克賓維那。汝不久為唱道之師。賓云。不入者保社。化云。會了不入。不會不入。賓云。總不與麼。化便打。乃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伍貫。設饋飯一堂。至來日齋時。化自白槌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不得喫飯。即便趕出。雪賓云。克賓要承嗣興化。罰錢出院且置。却須索取者一頓棒始得。棒既喫了。作麼生索得。雪賓要斷不平之事。今夜與克賓維那雪屈。以拄杖一時打散。師云。大小雪賓與克賓雪屈。要且無合殺。下座。

解夏上堂。舉僧問雲門。初秋夏末前程或有人問。未審對它道什麼。門云。大眾退後。僧云。過在什麼處。門云。還我九十日飯錢來。師云。這僧有迎刃底謀略。雲門具殺活手段。雖然。若在報恩門下。更須勘過始得。下座。

上堂。舉大愚芝和尚示眾。大家相聚喫莖蘿。若喚作一莖蘿。入地獄如箭射。師云。好語。要且無來處。有人辨得出。與你一兩金。下座。

上堂。盡大地無一粟米大。十有九箇。刺頭入膠盆。有般瞎漢。只管說照用同時。人境俱奪。蓋為鑪鞴之所。鈍鐵尤多。良醫之門。病者愈甚。報恩更作死馬醫。未免撞入漆桶隊裏。復舉。金峰和尚一日因僧問訊。乃把住云。輒不得道我有一則因緣。舉似你。僧作聽勢。峰與一掌。僧云。為什麼打某甲。峰云。我要者話行。師云。

者僧雖深入虎穴。要且未具師子爪牙。金峰雖有師子爪牙。爭柰有頭無尾。汝等諸人。還知報恩著力處麼。一點水墨。兩處成龍。

上堂。僧問。呈橈舞棹則不問。且道婆婆手中兒子。甚處得來。巖頭扣船舷三下。未審意旨如何。師云。焦軀打著連底凍。進云。當時若問和尚。如何對佗。師云。一棒打殺。進云。者老和尚大似買帽相頭去也。師云。你向什麼處見巖頭。僧云。筭。師云。杜撰禪和。進云。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只者一箇也不消得。便擲向水中。又且如何。師云。少賣弄。進云。巖頭當時不覺吐舌。意作麼生。師云。樂則同懽。僧提起坐具云。但識取者箇。師云。放下著。復舉。趙州一日雪中倒。叫云。相救相救。有僧便去身邊臥。州便起去。師云。者僧如蟲禦木。要見趙州。天地懸殊。有一般瞎漢便道。報恩扶強不扶弱。殊不知。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喝一喝。下座。

元正上堂。舉僧問鏡清。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清云。有。僧云。如何是新年頭佛法。清云。元正啟祚。萬物咸新。僧云。謝師答話。清云。鏡清今日失利。僧又問智門。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門云。無。僧云。年年是好年。為什麼却無。門云。張公喫酒李公醉。僧云。老老大大。龍頭蛇尾。門云。智門今日失利。師云。二尊宿。一人齧長三尺。一人項短二寸。若檢點得出。報恩今日失利。

為佛智師伯雪堂師叔舉哀上堂。舉大覺和尚順世。謂眾云。我有一隻箭子。要付與人。時有僧出云。請和尚箭。大覺云。汝喚什麼作箭。其僧便喝。大覺打數棒歸方丈。次喚其僧來。問。汝適來會麼。僧云。不會。又打數棒。擲下拄杖云。已後遇明眼人。分明舉似。師云。大覺平生用一隻箭子。穿天下衲僧鼻孔。因甚到者僧面前折却。眾中莫有為大覺雪屈底。出來與報恩相見。有麼。如無。育王師伯。薦福師叔。亦未免喫報恩手中痛棒。何故。有功者賞。

上堂。舉藥山謂雲巖云。與我喚沙彌來。巖云。和尚喚佗作什麼。山云。我有箇折腳鐺子。要伊提上挈下。巖云。恁麼則與和尚出隻手去也。師云。藥山道頭。雲巖知尾。雖然頭尾相稱。要且不知羞耻。

饒州東湖薦福禪院語錄(并序)

左宣教郎饒州州學教授嚴(康朝)

撰

臨濟正宗九傳而至佛果。虎丘嫡嗣當代唯其應庵。應庵以歷劫堅剛之心。見此道光明之本。天然師子吼裂破野狐心。栗棘金圈。不容情解。銅頭鐵額。也斷命根。要識應庵宗綱。莫向此紙上卜度。壬申六月日日書。

嗣法門人 (守詮)

等編

入院。僧問。居妙嚴已傳道譽。住大徹愈播嘉聲。布栗棘蓬於德章山中。擲金剛圈於鄱君國內。掃蕩盲禪暗證。建立直指單傳。未審如何是直指單傳底事。師云。無恁麼事。進云。有恁麼事。師云。坐斷舌頭。進云。瞎却了也。師云。穿過髑髏。進云。和尚也須照顧面門。師云。中。進云。端的瞎。師云。過這邊立。僧問。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保壽便打。意旨如何。師云。正要恁麼問。進云。三聖道。和尚恁麼為人。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是肯佗。是不肯佗。師云。分身兩處看。進云。保壽擲下拄杖歸方丈。如何理論。師云。腳跟下黑漫漫地。進云。恁麼則橫跨跛驢歸印土。倒騎鐵馬上須彌。師云。恠力亂神。僧禮拜。師乃云。天清地寧。時康道泰。摩醯正眼洞明。肘後靈符光彩。譬如善舞太阿。終不自傷其手。又如壯士展臂。不借佗力。既爾水到渠成。自然風行草偃。豈不見古德道。緣不虛應。似鏡臨形。若能於心無心。於己無己。於彼無彼。於我無我。塵塵壁立萬仞。蕩蕩通徹十虛。如是則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況饒城勝境。伏虎道場。因緣時節到來。大家拗折拄杖。且到家據令一句。作麼生道。鍛烹佛祖大鉗鎚。要與楊岐作頭底。

上堂。現成公案。百匝千重。峻如嶮崖。平如鏡面。便恁麼去。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豈不見釋迦老子道。譬如琴瑟箜篌。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不能發。躉拈拄杖卓云。莫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

謝首坐書記藏主上堂。有僧纔出禮拜。師云。靈利衲僧。僧云。某甲不與和尚葛藤。師云。已被纏倒了也。僧云。恰是。師云。一釣便上。問十年謾與泛禪河。今古諦訛透不過。趙州喫茶即不問。德山托鉢意如何。師云。一槌擊碎。進云。恁麼則天上天下去也。師云。仰望不及。進云。和尚因什麼高豎降旗。師云。老僧從來恁麼。進云。學人亦與麼時如何。師云。笑殺傍觀。進云。鍾未鳴鼓未響。老漢托鉢向什麼處去。德山便歸方丈。此理如何。師云。坐斷天下人舌頭。進云。只如德山歸方丈。有諦訛。沒諦訛。師云。也有諦訛。也沒諦訛。進云。和尚恁麼答話。莫不得麼。師云。也得。也不得。進云。老漢未會末後句在。巖頭恁麼道。還端的也無。師云。腳跟下黑洞洞地。僧云。礫破面門也。師云。作麼生是末後句。僧便喝。師云。更參三十年。進云。那裏是巖頭密啟其意處。師云。路入桃源深處行。進云。德山次日陞堂。與尋常迥別。巖頭道。且喜老漢會末後句。要且只得三年。三年後果化去。又作麼生。師云。一不成二不是。進云。又與麼去也。師云。爭恠得老僧。進云。只如德山陞堂迥別。巖頭道只得三年。為復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師云。總不與麼。進云。畢竟如何。師云。分身百草頭。僧云。掀倒禪床去也。師云。只恐不是玉。僧禮拜。

師乃舉。趙州會下有二僧。相推不肯作第一座。主事白趙州。州云。總教伊作第二座。主事云。教誰作第一座。州云。裝香著。云。裝香了也。州云。戒香。定香。慧香。解脫香。

師云。趙州下一槌。不妨驚群動眾。子細檢點將來。也是泥裏洗土塊。若是薦福門下。不用相推。第一座也有人。第二座也有人。第三座也有人。雖然。不免從頭注過。第一座。鐵眼銅睛覩不破。第二座。陽春白雪無人和。第三座。真實身心同達磨。且道。與趙州是同是別。若也會得。許你具一隻眼。若也不會。也許你具一隻眼。有箇衲僧。出來道總不恁麼時如何。對佗道。切忌向鬼窟裏作活計。

上堂。舉僧問楊岐。如何是佛。岐云。三脚驢子弄蹄行。僧云。不會。岐云。湖南長老。師云。大小楊岐。話作兩擗。且道薦福為人。眼在什麼處。久立。

上堂。舉臨濟問僧。甚處來。僧云。定州來。濟拈棒。僧擬議。濟便打。僧不肯。濟云。你已後遇明眼人在。後到三聖遂舉前話。三聖拈棒。僧擬議。聖便打。師云。臨濟三聖。當時若有轉身句。後代兒孫。未至掃土。躉拈拄杖云。更有一箇。什麼處去也。卓一卓。下座。

上堂。舉泉大道訪慈明。明遂問。片雲橫谷口。游人何處來。泉左右顧視云。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明云。未在更道。泉遂作虎聲。明以坐具打一下。泉遂推慈明就坐。明却作虎聲。泉云。某甲參七十餘員善知識。今日始遇作家。師云。二老漢。當時若踏著臨濟向上底。我等今日飯也無喫。還知薦福落處麼。躉拈拄杖卓一卓。喝一喝。下座。

上堂。僧問。臨濟有四賓主話。如何是賓中賓。師云。滿眼是埃塵。進云。如何是主中賓。師云。腦後薦取。進云。如何是賓中主。師云。東行不見西行利。進云。如何是主中主。師云。脚下泥深三尺。師乃云。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衲僧門下却較些子。且和泥合水一句作麼生道。一朝權在手。看取令行時。

上堂。舉僧問玄沙。如何是學人自己。沙云。是你自己。雲門云。沒量大人向語脉裏轉却。時有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門云。忽有人路上請老僧齋。你也隨例得飯喫。師云。玄沙只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劍。雲門雖有活人劍。且無殺人刀。雖然。二俱不了。落在薦福手裏。且如何折合。躉拈拄杖卓一卓云。輸賦王租了。敲腹唱謳歌。

上堂。舉僧問法眼。如何是曹源一滴水。法眼云。是曹源一滴水。師云。法眼恁麼說話。眼觀東南。意在西北。忽有人問薦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只對佗道。死。久立。

祈雪上堂。夜來得一番雪。子細思量。有五件奇特事。應時應節。灾殃殄滅。能除惱熱。眾人定疊又見老鴟頭白。且道。衲僧門下畢竟如何。文殊疾走無邊方。普賢眼裏重添屑。

上堂。舉德山一日有僧纔相看。便近前作相撲勢。山云。你恁麼無禮。合喫山僧手中棒。僧拂袖出去。山云。饒你與麼。也祇得一半。僧轉身便喝。山便打云。須是

我打你始得。僧云。諸方有明眼人在。山云。汝天然有眼。僧以手擘開眼云。猫。山云。黃河三千年一度清。師云。者僧是透關底漢。若非德山本分鉗鎚。幾乎死在句下。只如德山道。黃河三千年一度清。又作麼生。嶺梅殘雪後。雲鬢未梳時。

上堂。舉龐居士問馬大師。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馬師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東山師翁有頌云。一口吸盡西江水。洛陽牡丹新吐蕊。簸土揚塵沒處尋。擡頭撞著自家底。師云。潭州紙貴。一狀領過。

上堂。平地上著衣喫飯。十箇有五雙。不知落處。輕如鴻毛。重如泰山。不必較之。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知佗是真是偽。衲僧家。口似血盆。舌如利刀。到者裏。因什麼口似匾擔。東湖借路經過。躉拈拄杖云。且道。尋常在什麼處著到。乃擲下云。橫身當宇宙。一句定綱宗。

上堂。舉昔日師子尊者。因罽賓國王。秉劍於前云。師得蘊空否。曰已得蘊空。曰既得蘊空。離生死否。曰已離生死。曰既離生死。就師乞頭得否。曰身非我有。豈況於頭。王便斬之。白乳湧高數尺。王臂自墮。後來玄沙云。大小師子尊者。頭也不解作得主。師云。隨毘[叟*毛]漢。玄覺徵云。且道。斬著。斬不著。師云。將蝦釣鱉。汾陽別云。知師不悟。師云。將錯就錯。雪賣云。作家君王。天然有在。師云。提水放火。翠巖芝云。當時祖引頸。王舉劍。與麼時有人諫得住麼。至今無人斷得此公案。如今衲僧作麼生斷。師云。莫要說夢。芭蕉云。賣寶遇著瞎波斯。師云。誣人之罪。琅琊云。罽賓好一口劍。爭柰劍上無眼。尊者好箇師子。且不解返躅。師云。賊過後張弓。復云。者一隊漢。被山僧勦絕了也。還見師子尊者麼。躉拈拄杖卓一卓云。修身練行。恐辱先也。

因雪上堂。即心即佛。非心非佛。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冷水浸冬瓜。大家廝渦[泳-永+盾]。雖然。渦[泳-永+盾]中却有箇分曉處。躉拈拄杖云。山僧夜來吟得箇山偈。舉似大眾。雪子落紛紛。烏盆變白盆。忽然日頭出。依舊是烏盆。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長老此是雪詩。乃對佗道。冬行春令。便下座。

上堂。若作一句商量。喫粥喫飯。阿誰不會。不作一句商量。屎坑裏虫子。笑殺閻梨。躉拈拄杖云。拄杖子罪犯彌天。貶向二鐵圍山。且道。薦福還有過也無。卓拄杖也。遲一刻。

上堂。舉明招到泉州坦和尚處。坦上堂云。夫參學。一人所在亦須到。半人所在亦須到。明招便問。一人所在即不問。如何是半人所在。坦無語。後令小師問明招。明招云。汝欲識半人所在麼。也只是箇弄泥團漢。師云。我聞獨眼龍。果然只具一隻眼。忽有衲僧出來問。一人所在即不問。如何是半人所在。劈脊便棒。更問如何是一人所在。便與連夜趕出。何故。一不做。二不休。

應菴和尚語錄卷第二

應菴和尚語錄卷第三

饒州莞山寶應禪院語錄

嗣法門人 (守詮)

等編

上堂。古釋迦不先。新彌勒不後。正當恁麼時。盡乾坤大地人性命。總在應庵手裏。雖然如是。大丈夫漢。阿誰無一坐具地。直饒千佛出世。要侵他底不得。何故。蓋緣祖父契書。四至分明。既過至鑑難逃。今日不免圓却此話。乃豎起拂子云。九萬里鵬纔展翼。一千年鶴便翱翔。

上堂。明不見暗。暗不見明。明暗雙忘。無異流俗阿師。野犴鳴師子吼。師子吼野犴鳴。三家村裏臭猢猻。價增十倍。驪龍頷下明珠。分文不直。若作衲僧巴鼻。甚處得來。三十年後。換手搥胸。未是苦在。

病起上堂。法身病色身即是法身。色身病法身即是色身。如是次第。自幼至老。病至膏肓。神醫拱手處。萬病脫然。直下正體如如。更轉向那邊。然後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故能顯示攢簇不得底病。直教千聖覓起處不得。普入一切眾生身內。全眾生之病。入大解脫門。證無生法忍。始可津濟四生。梯航九有。若不如是。空病何為。敢問諸人。只如山僧許多時病。且道。與適來所說之病。是同是別。若道是同。未見老僧在。若道是別。亦未見老僧在。何故。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

上堂。盡大地不是自己。你諸人二六時中向什麼處措足。直饒滴水氷生。要且事不相涉。豈不見。大梅悟心於馬祖言下。臨濟契證於黃蘖棒頭。雖然。衲僧門下又且不然。何也。家無小使。不成君子。

上堂。舉子胡和尚。門下立一牌。牌上書云。子胡有一隻狗。上取人頭。中取人心。下取人足。擬議則喪身失命。僧問。如何是子胡狗。胡云。嗥嗥。臨濟下二僧來參。方揭簾。胡云。看狗。二僧回顧。子胡便歸方丈。師云。二僧若親從臨濟來。子胡要歸方丈未可。者老漢雖慣得其便。爭柰咬者僧不殺。且道。利害在什麼處。

上堂云。十五日已前。大底大。小底小。十五日已後。小底小。大底大。正當十五日。不大不小。且道。是佛耶。是祖耶。是凡耶。是聖耶。是人耶。是非人耶。擬議不來劈脊[利-禾+婁]。更嫌何處不風流。

上堂。舉僧問南泉。如何是道。泉云。平常心是道。又僧問趙州。如何是道。云牆外底。又僧問白雲。如何是道。云始平郡。如何是道中人。云赤心為主。師云。且道。這三句。是同是別。若道同。語又參差。若道別。佛法不到今日。還緇素得出麼。若緇素得出。莞山拄杖兩手分付。若緇素不出。它日它日撞著聾頭去在。

廬山歸宗禪寺語錄

嗣法門人 (守詮)
等編

師入方丈據坐云。凡為善知識。居此室者。須行五無間業。然後。示以鑊湯爐炭。刀山劍樹。碓搗磨磨。謂之抽釘拔楔解黏去縛。若是下劣種草。必定望崖而退。唯是法王真子始可親近。正恁麼時如何。喝一喝便起。

上堂。僧問。昔年王右軍。捨宅為寺。天下歸宗道場。直得三世諸佛時時出現。歷代祖師日日開堂。正恁麼時。截斷眾流一句作麼生道。師云。渠儂得自由。進云。捩轉大地人鼻孔。忽遇知有底人來。如何相見。師云。列在下風。進云。善財別後無消息。樓閣門開竟日閑。師云。須是與麼。進云。盡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色。始是半提。須知更有全提時節。如何是全提時節。師云。賺殺闍梨。師乃云。一句子。銅頭鐵額。一句子。半合半開。一句子。和泥合水。揭示拈花要旨。洞明少室家風。掀翻今古葛藤。坐斷明暗途轍。苟能直下承當。頓見本來面目。不必覺城東際。始見文殊。樓閣門開。方參慈氏。一見一切見。一聞一切聞。一明一切明。一用一切用。豈不見。昔日有僧辭歸宗。宗問。向什麼處去。僧云。諸方學五味禪去。宗云。我這裏只有一味禪。僧問。如何是一味禪。宗便打。僧云。莫打某甲會也。宗云。你作麼生會。僧擬開口。宗又打。黃蘖聞云。馬祖出八十四員善知識。箇箇扇轆轤地。唯有歸宗較些子。圓悟師翁道。若非黃蘖深辨端倪。洎乎勞而無功。師云。二尊宿。只解扶強。不能扶弱。若作一味禪。入地獄如箭。其或別有生涯。何異鑄冰作玉。且道。節角在什麼處。蓦拈拄杖卓一卓。喝一喝。下座。

上堂。僧問。真淨和尚道。頭陀石被莓苔裏。擲筆峰遭薜荔纏。羅漢院一年度三箇行者。歸宗寺裏參退喫茶。未審明什麼邊事。師云。佗是關西子。愛說川僧話。復舉三聖問雪峰。透綱金鱗。以何為食。峰云。待汝出網來。即向汝道。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峰云。老僧住持事繁。師云。若謂二俱作家。未具透關眼在。且道。歸宗恁麼說話。還見二老落處麼。諸人若辨得出。歸宗性命在諸人手裏。若辨不出。諸人性命在歸宗手裏。珍重。

檀越裝佛上堂云。正眼洞明。十虛無間。直下坐斷情塵意想。不落玄沙機關。只向生佛已前。識取本來面目。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恁麼中不恁麼。剗草除根。不恁麼中却恁麼。同生同死。正如壯士展臂。不假佗力。又如師子王遊戲。得大自在。有時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亦能殺人。亦能活人。正恁麼時。歸宗如何折合。百寶裝嚴無相身。一超直入如來地。復舉昔毗藍園裏。摩耶聖母。左手攀枝。釋迦老子右脇降誕。九龍吐水沐金軀。四顧周行各七步。作大師子吼。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後來雲門大師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却。貴

圖天下太平。師云。達之居士。打開無盡寶藏。運出自己家珍。裝嚴釋迦老子。且道。與雲門是同是別。若道是同。一人打殺。一人成就。若道是別。佛法豈有兩般。這裏覩得透去。堪為如來種草。苟或未然。山僧有一頌。舉似諸人。跛脚雲門言打殺。達之居士示全身。當陽出格無多子。報佛深恩只兩人。

化主請上堂。法身無相而諸相顯然。法眼無瑕而群機洞照。所以一塵入正受。諸塵三昧起。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至於歷代祖師撩鈎搭索。路布葛藤。無不精徹淵奧。通證十虛。塵塵爾。剎剎爾。念念爾。時有西蜀比丘希慧。從那伽大定安詳而起。不離是定。入諸塵勞門。成就一切眾生行願海。此心既辨。克就今辰。營備齋羞。供養釋迦如來。五百十六應真大阿羅漢。且道。釋迦老子還來也無。若道來。即今在什麼處。若道不來。又供養箇什麼。諸人向這裏覩得透。便與釋迦老子。同一心知。同一眼見。同一受用。其或未然。歸宗更下箇註脚。但願東風齊著力。年年吹入我門來。

復舉。丹霞問僧。從什麼處來。僧云。山下來。霞云。喫飯也未。僧云。喫飯了。霞云。將飯與汝喫底人。還具眼麼。僧無語。後來長慶問保福。將飯與人喫。報恩有分。因什麼却不具眼。福云。施者。受者二俱瞎漢。慶云。盡其機來。還成瞎否。福云。汝道我瞎得麼。師云。丹霞既已龍頭蛇尾。長慶保福只得將錯就錯。雖然。二三老宿。要且不知這僧落處。具擇法眼。試請辨看。

上堂。舉雲門道。若說菩提涅槃真如解脫。是燒楓香供養你。若說佛說祖。是燒黃熟香供養你。若說超佛越祖之談。是燒餅香供養你。皈依佛法僧下去。師云。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被雲門一棒打開了也。還有為眾竭力底麼。出來為雲門作主。與歸宗相見。

上堂。舉僧問香林。如何是衲衣下事。林云。臘月火燒山。師云。香林恁麼道。老鼠入牛角。忽有人問歸宗如何是衲衣下事。只對佗道。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上元日上堂。十五日已前。提水放火。十五日已後。雀噪鴟鳴。正當十五日。風恬浪靜。雨順風調。民安國泰。有一句子。到你啞却我口。無一句子。到你瞎却你眼。三文錢娶箇黑老婆。頭不梳。面不洗。知佗是凡是聖。驂拍禪床一下云。不入驚人浪。難尋稱意魚。

上堂。見聞覺知無障礙。聲香味觸常三昧。眼見如盲。口說如啞。蘇州人獸。常州人打爺。大宋國裏只有兩箇僧。川僧。浙僧。其他盡是子。淮南子。江西子。廣南子。福建子。豈不見道。父慈子孝。道在其中矣。

靈濟王生日上堂。大方無外。大道無門。大用全彰。大機普應。洞明向上家風。顯示今時樞要。靈從何來。包法界以無邊。聖從何起。置毫末而非隘。直靈無功。其功廣大。真聖無體。其體充滿。譬如虛空具含眾象。於諸境界。無所分別。又如虛空

普通一切。於諸國土。平等隨入。在天同天。在地同地。在人同人。如是則小中現大。大中現小。於一毫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耶舍開山不見半邊鼻孔。拭眼革律打失一雙耳朵。驀拈拄杖云。二老今日。向山僧拄杖頭上。慶賀靈濟生辰。各與二十拄杖。何故。當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上堂。飯籮邊。漆桶裏。相唾饒你潑水。相罵饒你接觜。黃河三千年一度清。蟠桃五百年一次開花。鶴勒那咬定牙關。朱頂王呵呵大笑。歸宗五十年前。有一則公案。今日舉似諸人。且道。是什麼公案。王節級失却帖。

上堂。釋迦老子道。十方國土中。唯有一乘法。一動一靜。一出一入。是非窟裏。閻布門頭。劔樹刀山。鑊湯爐炭。且道。是一乘法。不是一乘法。齟漢不要妄想。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其間有一箇半箇。撩起便行。脚跟下好與三十拄杖。豈不見雲門道。直得盡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時節。大小雲門。聽事不真。喚錘作甕。

上堂。舉歸宗。嘗與南泉同行。一日告別。煎茶次泉乃云。從前與師兄商量語句。彼此已知。向後忽有人問極則事作麼生。宗云。這一片地。好卓庵。泉云。卓庵且置。畢竟事作麼生。宗踢倒茶銚便起。泉云。師兄喫茶了。某甲未喫茶。宗云。作這箇語話。滴水也消不得。泉休去。五祖戒拈云。南泉只解作主。師云。五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殊不知。南泉貪杯太急。歸宗薄處先穿。二老雖共發明馬祖正眼。要且極則事未夢見在。何故。家住東州。

新鑄鍾上堂。示眾。有大智人。具大知見。啟大爐鞴。奮大鉗鎗。然後示大機顯大用。於二百日中。成此大法器。住大解脫門。亘千萬億劫。震大圓音。空明暗相。以此津濟四生。以此梯航九有。以此祈祥懺罪。以此息苦停酸。以此揭示頂門正眼。以此流通佛祖慧命。直得星飛電捲。山色凝光。鳳舞鸞翔。龍馳虎驟。豈不見。玄沙和尚道。直似秋潭月影。靜夜鍾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苟能於此洞明。便見玄沙老子。即今向紫霄峯下。拭眼堂前。騎聲蓋色。坐斷十方。脫或未然。塞却耳根。分明聽取。

元正日上堂。僧問。昔有僧問雲門。如何是清淨法身。雲門云。花藥欄。此意如何。師云。深沙努眼睛。師乃云。古今天地。古今日月。古今人倫。古今山河。釋迦彌勒。坐籌帷幄。耶舍拭眼。罷戰沙場。且道。功成名遂一句作麼生道。萬人遐仰處。紅日到中天。

上堂。舉唐朝因禪師。微時嘗運槌擊塊次。見一大塊。戲槌猛擊之。應碎豁然大悟。後有老宿聞云。盡山河大地。被因禪師一擊百雜碎。師云。老宿恁麼道。縱知因禪師落處。銜鐵負鞍有日在。這裏著得眼去。也是徐六擔板。

上堂。舉龐居士一日問高峰云。此去華頂有幾里。峰云。什麼處去來。士云。可謂峻硬不得問著。峰云。是多少。士云。一二三。峰云。四五六。士云。何不道七。

峰云。纔道七。便有八。士云。得也得也。峰云。一任添取。士云。不得堂堂道。峰云。還我恁麼時龐老主人公來。士云。少神作麼。峰云。好箇問訊問不著人。士云。將為將為。師拈云。發大機顯大用。且非電光石火。疾焰過鋒。要須平地上嶮崖。孤峻處平坦。看佗二老。深入虎穴。透徹淵源。至於結角羅絞游刃磅礴得自在。因甚麼頂峰未曾到。只如高峰云還我恁麼時龐老主人公來。士云少神作麼。歸宗向這裏擬著箇眼。也要諸人瞥地。良久云。竹影掃堵塵不動。月穿潭底水無痕。

上堂。舉龐居士訪長鬚。值上堂。大眾集定。士便出云。各請自檢好。長鬚便示眾。士却於禪床右立。時有僧問。不觸主人公。請師答話。鬚云。識龐公麼。僧云不識。士便擋住其僧云。苦哉苦哉。僧無語。士托開。鬚少間却問士云。適來這僧還喫棒否。士云。待伊甘始得。鬚云。居士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士云。恁麼說話。某甲即得。外人聞之。要且不好。鬚云。不好箇什麼。士云。阿師只見鑿頭方。不見錐頭利。師拈云。風行草偃。水到渠成。覲面提持。斬釘截鐵。龐居士打開無盡寶藏。運出自己家珍。要且只解自家富貴。安能富貴別人。長鬚久經陣敵慣戰作家。至嶮至危處。愈見八面玲瓏。歸宗大眾集定。其間設有一箇。半箇。善能自檢。便與趕出。何故。家無白澤之圖。豈有如是妖怪。

退請再歸上堂。釋迦老子道不著底句。歸宗今日道著。達磨祖師拈不出底機。歸宗今日拈出。從上佛祖。百孔千瘡。一切與汝諸人塞却。便好各各安家樂業。照管祖父田園。自然時清道泰。雨順風調。吹無孔笛。唱太平歌。不妨快活平生。雖然。以世諦推之。則有利有害。若以佛法商量。則無固無必。所以道。動若行雲。止猶谷神。既無心於彼此。豈有象於去來。去來不以象。動靜不以心。如是則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不免高挂鉢囊。拗折拄杖。且坐斷金輪峰一句作麼生道。如斯標志雖清拙。大丈夫兒合自由。復舉南禪師出城還山。有頌示眾。去時一溪流水送。回來滿谷白雲迎。一身去住非去住。二物無情似有情。師云。南禪師好則好。祇是愛便宜。山僧也有一頌。舉似大眾。去時冒雨連宵去。回來帶水又拖泥。自怪一生無定力。尋常多被業風吹。

塑佛開光明示眾云。達之居士以無礙智力。洞明吾佛相好。以無礙辯才。成就一切奇特殊勝。不可思議解脫門。設使虛空為口。江海為舌。盡塵沙劫讚歎而莫得其彷彿矣。且道。釋迦老子是有光明可開。是無光明可開。若道有光明可開。歸宗當墮五無間獄。若道無光明可開。盡乾坤大地。無一人發菩提心。到箇裏。苟非契證從上諸佛妙心。又焉能觀瞻如來勝妙頂相。正當恁麼時如何。當陽拈出真消息。豈教辜負釋迦文。

上堂。披毛戴角。拽把牽犁。耕荊棘林。下地獄種。開三毒華。結無明果。是故。見者聞者。悉起惡念。惡念起時。充塞虛空。即虛空體。證魔王身。正當恁麼時。誰是施者。誰是受者。箇裏縉素得出。許你諸人有出身路。苟或未然。且道佛之與魔

。是一是二。一二之義。汝等諸人且莫瞌睡。為甚如此。三十三天譚氣毬。

上堂。僧問。擘開華嶽。巨靈謾騁其威。百步穿楊。由基未為中的。祖師門下。如何理論。師云。透頂透底。進云。未審向上還有事也無。師云。向上問將來。進云。相逢不拈出。舉意便知有。師云。未是向上事在。進云。記得僧問濛溪和尚云。不落凡聖機。請師別道。溪鳴指三下。此意如何。師云。傷鋒犯手。進云。巖巒峭峻。如何趨途。溪良久。又作麼生。師云。莫向良久處會。進云。祇如濛溪恁麼答話。還有為人處也無。師云。有。進云。如何是濛溪為人處。師云。敗也敗也。進云。祇如這僧道濛溪今日瓦解冰消。未審過在甚處。師云。看闍梨失却鼻孔。進云。溪擲下拂子。僧拈起。溪便喝。僧呵呵大笑云。事不孤起。此意如何。師云。一點水墨。兩處成龍。進云。恁僧會了恁麼道。師云。正好檢點。進云。祇如濛溪道暗中拼繩。誰辨曲直。僧云拘劔傷身是誰之咎。又作麼生。師云。二俱瞎漢。進云。未審者兩轉語。那一轉親。師云。總不親。進云。恁麼則歸宗今日出古人一頭地也。師云。莫要埋沒老僧。進云。僧拂袖便行。溪云難遇此子。意作麼生。師云。笑破乞兒口。進云。祇如濛溪恁麼道。為復成人之美。為復陷虎之機。師云。坐斷咽喉。進云。不貪香餌味。可謂碧潭龍。師云。一釣便上。僧禮拜。師云。心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有法有本心。非心非本法。是汝諸人八萬四千毛竅。三百六十骨節。祖師一時打開了也。歸宗更為破慳。卓拄杖一下。下座。

上堂舉龐居士訪洛浦。士拜起云。仲夏毒熱。孟冬薄寒。浦云莫錯。士云。龐公年老。浦云。何不寒時道寒。熱時道熱。士云。患聾作麼。浦云。放你三十棒。士云。啞却我口。瞎却你眼。師云。龐居士雖是煅了底金。要且未經本分鉗鎚。洛浦雖輕放過。歸宗不免賊過後張弓。當時待佗道仲夏毒熱。孟冬薄寒。便與趕出。何故。車不橫推。理無曲斷。

端午上堂。五月五日端午節。好事當陽難掩塞。歸宗突出拄杖頭。閑神野鬼俱消滅。俱消滅。砌下寒泉忽倒流。嶺上白雲不敢白。

復舉文殊一日令善財採藥云。是藥者採將來。善財遍採無不是藥。却來白云。無不是藥者。文殊云。是藥者採將來。善財拈一莖草與文殊。文殊提起示眾云。此藥亦能殺人。亦能活人。師云。大小文殊被善財換却眼睛。下座。

上堂。僧問。林泉日永。殿閣涼生。時節因緣即且置。百丈捲席事如何。師云。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進云。祇如馬祖歸方丈作麼生。師云。不是苦心人不知。進云。首山道龍袖拂開全體現。又作麼生。師云。刺頭入膠盆。進云。汾陽道師意如何。首山云。象王行處絕狐蹤。豈不是明白丈捲席意。師云。兩箇無孔鐵鎚。進云。汾陽於言下悟去。還端的也無。師云聽事不真。喚錘作甕。進云。汾陽如此悟去。也合喫歸宗手中棒。師云。過在什麼處。進云。貪觀山色好。忘却祖師禪。師云。闍梨棒教誰喫。僧禮拜云。謝師答話。

師乃舉風穴示眾云。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顰蹙。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貼。於此明得。闍梨無分。全是老僧。於此不明。老僧即是闍梨。闍梨與老僧。亦能迷却天下人。亦能悟却天下人。欲識闍梨麼。右邊一拍云。這裏是。欲識老僧麼。左邊一拍云。這裏是。師拈云。大小大風穴。不會轉身句。

上堂云。從上佛祖。道不得底。拈不出底。歸宗今日盡情與你諸人拈出。有般漆桶。見拄杖便喚作拄杖。有般漆桶。見拄杖不喚作拄杖。似這般底。向歸宗門下。總是擔枷帶鎖漢。五十年前。一百年後。拳頭相副。箭鋒相拄。且道。為什麼人發機。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

上堂云。參學人切忌錯用心。悟明見性。是錯用心。成佛作祖。是錯用心。看教講教。是錯用心。行住坐臥語言三昧。是錯用心。喫粥喫飯屙屎送尿。是錯用心。一動一靜一往一來。是錯用心。更有一處錯用心。歸宗不敢與諸人說破。何故。一字入公門。九牛拽不出。

應菴和尚語錄卷第三

應菴和尚語錄卷第四

婺州寶林禪寺語錄

嗣法門人 (守詮)

等編

師受請。僧問。三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為人。意旨如何。師云。斬釘截鐵。進云。興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為人。又作麼生。師云。隨邪逐惡。進云。恁麼則一點水墨兩處成龍。師云。不是恁麼。師乃云。孤峰頂上。聳壑昂霄。好不資一毫。十字街頭。和泥合水。醜不資一毫。如是則在彼在此。同得同用。所以道。我此法印。為欲利益世間故說。在所游方。勿妄宣傳。到箇裏。推倒須彌。飲乾大海。於其中間。出沒卷舒。了無妨礙。且應緣利物一句作麼生道。雪後始知松栢操。事難方見丈夫心。

當晚小參。僧問。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此意如何。師云。一人傳虛。萬人傳實。進云。為復是神通妙用。法爾如然。師云。一刀兩段。進云。金鷄啄破琉璃殼。玉兔挨開碧海門。師云。猶欠一半在。問。彌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世人。世人皆不識。如何是彌勒。師云。是甚乾屎橛。進云。若然者。頭頭垂示處。子細好生觀。師云。你無佛性。觀作什麼。僧禮拜。

師乃云。彌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俱不識。這老漢。四稜榻地了也。是汝諸人還識得也未。若識得。正是眼中添屑。若不識。寶林有過。便下座。

上堂云。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者老臊胡。當時若知有轉身句。是你諸人未免橫屍露骨。且道。寶林恁麼告報。還有地頭也無。莫守寒巖異草青。坐著白雲宗不妙。

謝知事上堂。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要會箇中意。日午打三更。祇如一喝未施已前。還有賓主也無。既分之後。那箇是賓。那箇是主。者裏緇素得出。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祇如賓不是賓。主不是主。且一喝落在什麼處。橫按鎧鉏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癱頑。

上堂云。佛祖正印。衲僧幕苴。有眼如盲。有口如啞。更問如何。可知禮也。

上堂。舉興化見同參來纔上法堂。化便喝。僧亦喝。化又喝。僧復喝。化近前拈棒。僧又喝。化云。你看者瞎漢猶作主在。僧擬議。化直打出。法堂。侍僧問。適來僧。有何相觸忤。化云。是佗適來。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我將手向伊面前橫兩遭。到這裏去不得。似者般瞎漢。不打更待何時。師云。興化門墻千仞。從來家法森嚴。這僧暗透重關。要看洞中春色。好則好。未免二俱失利。祇如興化道。我將手向伊面前橫兩遭。又作麼生。天堂未就。地獄先成。

上堂。舉安國挺禪師。因僧問五祖。真性緣起其義云何。祖默然。時挺禪師侍次乃謂。大德正興一念時。是真性中緣起。其僧言下大悟。師云。五祖不合默然。好與二十棒。挺禪師不合道大德正興一念時是真性中緣起。也與二十棒。其僧言下不合大悟。也與二十棒。且道。寶林還有過也無。也與二十棒。

上堂。舉龐居士。一日賣笊籬。撲倒在地。靈照便去身邊臥。士云作麼。照云。見爺倒地。特來相扶。師云。居士倒地。靈照扶起。乞兒伎倆。討甚巴鼻。擊禪床。下座。

上堂。盡乾坤大地撮來無一絲毫許。你諸人向甚處安身立命。直饒個儻分明去。未免無繩自縛。且道。寶林恁麼。還有著力處也無。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上堂。僧問。楊岐問慈明。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峯時如何。明云。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林。此意如何。師云。兩箇漆桶。失却鼻孔。進云。是什麼人收得。師云。是上座。進云。爭柰不亂拈出。師云。賊身已露。進云。祇如楊岐道。官不容針。更借一問。慈明便喝。還有為人處也無。師云。無為人處。進云。許多葛藤。向甚麼處著。師云。虛空裏著。進云。虛空無壁落。四面亦無門。作麼生著。師云恰好。進云。楊岐亦喝。慈明又喝。意作麼生。師云。平地喫交。進云。爭柰楊岐一拳還一拳。一趯還一趯。師云。莫謗楊岐好。進云。見成公案。師云。何不拈出。僧便喝。師云。有甚交涉。師乃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量才補職。捨重從輕。二百個衲僧。一百九十九箇。匙挑不上。且道。那一箇著在甚麼處。瞎漢。歸堂去。

冬至上堂。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衲僧活計。不在兩頭。有般癡漢便問。未審在什麼處。似者般底。不打更待何時。且道。寶林恁麼道。還有過也無。試定當看。

上堂。舉僧問智門。如何是般若體。門云。蚌含明月。僧云。如何是般若用。門云。兔子懷胎。死心和尚拈云。如何是般若體。一堆屎。如何是般若用。屎堆裏虫。師云。兩箇漆桶。一時話墮了。更添一枚。如何是般若體。相見便無禮。如何是般若用。從來愛打閑。且道。三箇漆桶。還有優劣也無。若檢點得出。許你具頂門眼。

退院上堂。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有般漆桶。便向不去不住處坐地。無異蚊蚋。以足欲探滄溟之深淺。其可得乎。豈不見古人道。世人住處我不住。世人行處我不行。不是與人難共住。大都緇素要分明。祇如死心和尚一日挾火示僧云。若喚作火燒殺你。不喚作火凍殺你。是你諸人還緇素得出麼。苟或未然。珍重五湖雲水客。笑看千嶂起風雷。

婺州報恩光孝禪寺語錄

嗣法門人 (守詮)

等編

入院上堂。僧問。祇者是。埋沒自己。祇者不是。辜負先聖。去此二途。和泥合水處。請師道。師云。玉筋擰虎口。進云。一言金石譚來重。萬事鴻毛脫去輕。師云。莫瞞老僧好。進云。和尚得恁麼絮那。師云。你莫作絮會。進云。爭柰步步相隨。言言見諦。師云。却是你絮。師乃云。古佛家風。遇古佛然後拈出。大人境界。見大人乃可顯揚。今日朝旆臨筵。人天普集。古佛家風既展。大人境界全彰。揭示摩醯正眼。洞明少室真機。頓契佛祖不傳妙心。開悟父母未生面目。直下斬釘截鐵。猶是把纜放船。苟若說心說性。未免和泥合水。這條通天活路。千聖共行。萬靈同轍。淨裸裸沒虛空。赤洒洒無空缺。雖居有為界。示無為法。而不滅壞有為之相。雖居無為界。示有為法。而不分別無為之相。如是則如鍾在虞。扣之則鳴。似鏡臨臺。物來斯照。於其中間。應變萬差。出沒卷舒。得自在。祇如應真不借一句又作麼生。雙溪源脉深無底。濟物曾無有倦時。

復舉。王常侍。與臨濟至僧堂乃問。這一堂僧還看經也無。濟云。不看經。還習禪也無。濟云。不習禪。侍云。經又不看。禪又不習。畢竟作什麼。濟云。總教成佛作祖去。侍云。金屑雖貴。落眼成翳。濟云。我將為你是箇俗漢。師云。風行草偃。葉落知秋。臨濟雖本分鉗鎚。常侍乃頂門具眼。祇如今日判府殿撰正言。入山與老僧相見。雖無僧堂可至。亦無佛法商量。祇者便是出佗一頭地處。且道。以何為驗。以此為驗。

上堂。舉趙州和尚。一日見僧來。便面壁書梵字。僧展坐具禮三拜。州轉身。僧收坐具便行。州云苦苦。僧撫掌呵呵大笑。師云。苦苦。苦中苦。樂中苦。誰道黃金如糞土。象骨老師曾琨毬秘魔掙下捉老鼠。

上堂。舉僧問雲門。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向什麼處懺悔。門云。露。師云。光孝著一轉語。不是老僧見處。亦非垂手為人。何故。豈不見道。字經三寫。烏焉成馬。

上堂。舉灌溪初參臨濟。纔跨門。濟驀胸擒住。溪便云。領領。濟便托開。師云。灌溪氣宇如王。被臨濟活埋。在鎮州十字街頭。當時若是光孝。棒折也未放佗在。何故。家肥生孝子。國霸有謀臣。

上堂。舉龍牙和尚道。雲居師兄得第二句。我得第一句。西院云。祇如龍牙與麼道。還扶得也無。雲門云。須禮拜雲居始得。西院云。傍觀者哂。師云。龍牙若非西院當頭坐斷。幾乎打破蔡州。雲門冷處著把火。義出豐年。光孝過犯彌天。一任諸方檢點。

再住歸宗禪寺語錄

嗣法門人 (守詮)

等編

入寺上堂。僧問。灌溪初參臨濟。纔跨門。濟驀胸擒住。未審是何宗旨。師云。無宗旨。進云。灌溪見箇什麼道理便云領領。師云。無道理可見。進云。爭柰眼似銅鈴轉。師云。你向什麼處見二老宿。僧便喝。師云。蝦跳不出斗 師乃云。大道無方所。從容寰海間。幾思歸隱處。安樂在廬山。如是也周旋舊日家風。豈敢忘更途轍。再禮耶舍相好。重瞻拭眼慈容。祇要聲和響順。形直影端。所以道。拈起也天回地轉。應須拱手歸降。放下也草偃風行。必合全身遠害。在彼在此。本無間然。一去一來。豈有二相。雖然。猶是業識茫茫。且風恬浪靜一句作麼生道。雲靜日月正。雪晴天地春。

上堂。寶劍未施。盡大地人喪身失命。古鏡未彰。盡十方世界向甚處出頭。這般野狐見解。是諸方普請會底。汝等諸人作麼生折合。片雲歸洞晚。斜日去天低。

入羅漢五臟示眾云。黃面老人乾屎橛。參隨一火爛泥團。心肝腸胃皆條直。蔬飯茶花照膽寒。佛法雖然未夢見。神通却許入雲端。應須痛念歸宗寺。時復持盂下翠巒。

上堂云。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從朝至暮。啾啾唧唧。說黃道黑。不知那裏是二時上堂。喫粥喫飯。不覺嚼破舌頭。血濺梵天。四天之下。霑然有餘。玉皇大帝。惡發追東海龍王。向金輪峰頂鞫勘。頃刻之間。追汝諸人作證見也。且各請依實供通。切忌回避。儻若不實。喪汝性命。

上堂。舉僧問徑山。掩息如灰時如何。山云。猶是時人功幹。僧云。幹後如何。山云。耕人田不種。僧云。畢竟如何。山云。禾熟不臨場。師云。鳳閣香沉。雪巢夜冷。半窓明月和氣[十/渴]然。正恁麼時。且道。歸宗與徑山。還有相見分也無。見與不見即且置。祇如這僧問徑山。還具眼麼。苟或未然。雲藏無縫襖。鳥宿不萌枝。

萬杉和尚到上堂。大底大。小底小。長底長。短底短。曲底曲。直底直。方底方。圓底圓。正底正。邪底邪。為復是佛耶。是菩薩耶。是羅漢耶。是聖僧耶。是鬼神耶。是天仙耶。我昔聞是法。未嘗妄宣說。是義非義。是隨義隨。非是非義非非義。是隨句墮。若作佛法商量。達磨一宗掃土而盡。不作佛法商量。老僧活陷地獄。是你諸人。還緇素得出麼。苟或未然。少間下座。同知事頭首。攀請新萬杉和尚。為眾說破。

上堂。舉僧問梁山和尚。家賊難防時如何。山云。識得後不為冤。僧云。識得後如何。山云。貶向無生國裏。僧云。莫便是佗放身立命處也無。山云。死水不藏龍。僧云。如何是活水龍。山云。興雲不吐霧。僧云。忽遇傾湫倒岳來時如何。山下禪床把住云。莫教濕却老僧袈裟角。師云。梁山和尚。與賊相戰。兵刃交接。填然鼓之。雖不棄甲曳兵而走。要且祇解戰賊。不能殺賊。忽有人問歸宗家賊難防時如何。劈脊便棒。何故。豈不見道。齊之以禮。

上堂。舉百丈和尚示眾云。汝開田了。我與汝說大義。僧云。開田了。請和尚說大義。丈展兩手。白雲端和尚拈云。百丈說大義。祇於此。當時再參馬祖底。向什麼處去也。若言更有在。未免與蛇畫足。且道。作麼生得知百丈老人立地處。乃云。客來無茶點。蒿湯備禮儀。師云。白雲要見百丈再參馬祖底道理。直是好笑。笑須三十年。又道。作麼生得知百丈立地處。也與笑三十年。客來無茶點。蒿湯備禮儀。也與笑三十年。三笑而九十年。為復笑白雲批判未當。為復別有道理。汝諸人若檢點得出。歸宗拄杖子。兩手分付。苟或未然。幾度醉歸明月夜。笙歌引入畫堂前。

上堂。舉鴻山問雲巖云。承聞子在藥山是否。巖云。是。鴻云。藥山大人相作麼生。巖云。涅槃後有。山云。如何是涅槃後有。巖云。水洒不著。雲巖却問。未審百丈大人相作麼生。山云。巍巍堂堂煒煒煌煌。聲前非聲。色後非色。蚊子上鐵牛。無你下觜處。師云。二尊宿。說大人相。何異指鹿為馬。忽有人問歸宗。虎丘大人相作麼生。祇對佗道。九九百百。半青半白。

上堂。舉睦州示眾云。裂開也在我。捏聚也在我。有僧問云。如何是裂開。州云。三九二十七。菩提涅槃。真如解脫。即心即佛。我且與麼道。你又作麼生。僧云。某甲不與麼道。州云。盞子落地。楪子成七片。雲峰悅云。相罵饒你接觜。相唾饒你潑水。師云。我且問你諸人。雲峰恁麼拈提。為復是見睦州意耶。明睦州語耶。歸宗因行不妨掉臂。不是禪。不是道。不是玄。不是妙。久立伏惟珍重。

上堂。僧問。藥山小參不點燈。德山小參不答話。未審意旨如何。師云。二俱瞎漢。僧云。可謂端居坐底人。意氣衝斗牛。師云。不是這箇道理。僧云。恩深轉無語。懷抱自分明。師云。切忌錯承當。僧又問。崇壽和尚道。識得橙子。周匝有餘。未審和尚還肯佗也無。師云。老僧深肯佗。僧云。雲門道。識得橙子。天地懸殊。又作麼生。師云。穿却鼻孔。僧云。澤廣藏山。理能伏豹。又作麼生。師云。君子懷義。僧云。還許學人露箇消息也無。師云。有何不可。僧云。犀因翫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師云。猶帶文彩在。僧禮拜。師乃云。識得橙子周匝有餘。識得橙子天地懸殊。若向周匝有餘處會。理上偏枯。若向天地懸殊處會。事上偏枯。且道。歸宗為人在什麼處。犀因翫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

上堂。舉丹霞訪忠國師。值國師睡次。乃問侍者。國師在否。者云。在則在。祇是不見客。霞云。太深遠生。者云。莫道上座。佛眼也覩不見。霞云。龍生龍子。鳳生鳳兒。國師睡起。侍者舉似國師。師打侍者二十棒。趕出院。霞聞云。不謬為南陽國師。師云。侍者喫棒出院。蓋千載一時。然歸宗豈免眼熱。丹霞故雖好手。爭柰落在國師網子裏。諸人還辨得麼。苟或未然。猶握金鞭問歸客。夜深誰共御街行。

上堂。舉弘覺禪師。一日問僧。看者是什麼經。僧云。維摩經。弘覺云。我不問維摩經。看者是什麼經。其僧言下知歸。師云。可憐者僧被弘覺活埋在荒草裏。諸人若定當得出。明窓下安排。苟或未然。一任敲瓢打瓦。

上堂。三世諸佛。六代祖師。天下老和尚。三十三天。二十八宿。盡在歸宗拄杖頭上結夏。歸宗為伊。說一字法門。過去恒沙劫。有寶花王如來。分付老僧。向二千一百丹五載後。對眾顯示。我等比丘今正是時。且道。一字法門作麼生說。驂拈拄杖卓一卓云。唵薩哩嚕吽[口*發]吒娑訶。復有偈舉似大眾。金錫罷游留靠壁。草鞋乾曬待秋風。且那長夏深思省。看是平生有底功。真實行藏宜保惜。虛頭伎倆疾消鎔。老僧豈是多饒舌。要與諸人氣味同。

上堂。召大眾云。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盞子落地。碟子成七片。胡張三黑李四。知佗是有耶是無耶。歸宗若放過。燈籠露柱。若草若木。盡欺你諸人去也。若不放過。你諸人如何湊泊。驂拈拄杖卓一卓云。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

請監收上堂。僧問。三玄三要即不問。時節因緣事若何。師云。狗齒枯骨。進云。臨濟示眾云。一人常在途中不離家舍。一人常在家舍不離途中。未審意旨作麼生。師云。鐵蛇鑽不入。進云。忽若有人出來掀倒禪床又作麼生。師云。賊過後張弓。進云。未審此二人。那箇受得人天供養。師云。總受不得。進云。人人具足。箇箇圓成。為什麼受道不得。師云。且緩緩。僧問。廣達咨和尚。三通鼓罷。大眾雲臻。請師說法。師云達。進云。莫恆渠儂多意氣。佗家曾踏上頭關。師云。你被老僧達殺了也。進云。和尚祇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劍。師云。如何是活人劍。進云。喝下已分泥水路。箇中消息有誰知。師云。如何是殺人刀。僧云。已在言前。師云。何曾道著。師乃云。古來為法老尊宿。荷眾曾無有倦時。況是年來衰落甚。動為多與行相違。應須痛念平生事。著意披襟善護持。顆粒果能無滲漏。少林初不隔毫釐。

江州東林太平興龍禪寺語錄

嗣法門人 (守詮)

等編

師入方丈據坐云。西天四七。唐土二三。盡向者裏。釘樁搖櫓。新東林為你諸人。解纜放船。未說超宗異目。若得齊眉共矚。亦可明窻下安排。苟或如之若何。未免欄腮擗出。

上堂。舉安國問僧。得之於心。伊蘭作栴檀之樹。失之於旨。甘露乃蒺[艸/梨]之園。我要箇語具得失兩意。僧豎起拳頭云。不可喚作拳頭。國云。祇為喚作拳頭。雪竇拈云。無繩自縛漢。拳頭也不識。師云。若見得雪竇徹。便見安國龍頭蛇尾。若見不徹。伊蘭作栴檀之樹。甘露乃蒺[艸/梨]之園。

上堂。舉丹霞因過一院值凝寒。遂於殿中見木佛。乃取燒火向。院主偶見呵責曰。何得燒我木佛。霞以杖撥灰云。吾燒取舍利。主云。木佛何有舍利。霞云。既無舍利。更請兩尊。再取燒之。院主自後眉鬚墮落。師云。諸方商量道。院主忽起疑心而致斯禍。又云。院主天寒不與丹霞火向。致令燒却木佛。遂乃眉鬚墮落。殊不知。院

主買鐵得金。一場富貴。

上堂。舉僧問興化。四方八面來時如何。興化云。打中間底。僧便禮拜。化云。昨日赴箇村齋。中路值一陣狂風暴雨。向古廟裏避得過。師云。眾中商量道。向古廟裏避得過。是明空劫已前自己。又道便是佗安身立命處。殊不知。興化腰纏十萬貫。騎鶴下揚州。

上堂。鷲嶺拈花。少林直指。指空畫空。泥裏洗土。如來禪。烈焰光中綻白蓮。祖師意。海底紅塵成陣起。透得過。權實照用一鎚打破。透不過。葛藤窠裏長年打坐。總不與麼。喚取瞎驢來拽磨。

上堂。舉教中道。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師云。三十年前聞恁麼道。笑而已。三十年後聞恁麼道。喜而不寐。是汝諸人。聞東林恁麼道。還緇素得出麼。若緇素不出。聽取一頌。心佛及眾生。笑而還復喜。笑喜本無根。緇素誠有旨。千古萬古人。幾箇識道理。道理深何處尋。鷲拈拄杖卓一卓云。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

上堂。舉僧問雲門。不離三德六味。還有佛法也無。門云。祇怕你不問。僧云。請師道。門云。三德六味。施佛及僧。師云。雲門不負者僧來問。未免落在陷穿中。是你諸人若向者裏會得。許你高步毗盧頂。

應菴和尚語錄卷第四

建康府蔣山太平興國禪寺語錄

嗣法門人 (守詮)

等編

師入寺開堂。拈香云。此一瓣香。恭為

今上皇帝。祝延 聖壽萬歲萬歲萬歲萬歲。次拈香云。此一瓣香。奉為 判府安撫留守端明尚書暨闔府勳貴。同資祿筭。又拈香云。奉為前住平江府虎丘山隆和尚。用酬法乳之恩。遂斂衣就坐。保寧和尚白槌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若論第一義。如紅爐上一點雪相似。若也聽不出聲。見不超色。何妨出眾決疑。僧問。古釋迦不先。新彌勒不後。正當今日佛法委付蔣山。未審千聖不借底機。如何舉唱。師云。直下薦取。僧云。恁麼則控佛祖大機。廓人天正眼。師云。穿天下衲僧鼻孔。僧云。一句迥超今古格。萬年仰祝 聖明君。師云。滿口道著。僧云。祇如不借底機如何分付。師云。腦後看。僧云。銅頭鐵額如龍虎。看取金圈栗棘蓬。師云。正是老僧用底。僧云。靈山會上世尊拈花迦葉微笑。未審此意如何。師云。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僧云。世尊道。吾有正法眼藏。分付摩訶大迦葉。又作麼生。師云。聽事不真。喚錘作甕。僧云。靈山拈花分付正法眼藏。蔣山今日開堂。有何垂示。師云。還見麼。僧云。今日一會。不異靈山。師云。更出佗一頭地。僧云。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云。救得一半。師乃云。金剛正體。融攝十虛。透頂透底絕羅籠。亘古亘今無向背。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當頭坐斷。千眼頓開。天地以此和氣。萬象以此發輝。諸佛以此出世。祖師以此西來。衲僧以此闢選佛場。啟大爐鞴。拈本分鉗鎧。碎邪師窠臼。於其中間。一箇半箇按下雲頭。一旦知非。洞明生佛已前一段大事。不在一剎那間。頓入不思議大解脫門。所謂大丈夫成就大丈夫事。是故。靈山會上廣額屠兒放下屠刀云。我是千佛一數。大集會中大力魔王云。待一切眾生悉皆成佛了。眾生界空。然後發菩提心。豈不是龍馳虎驟香象渡河。又如師子筋琴。撫之則群音頓絕。到這裏。上無攀仰。下絕己躬。常光現前。壁立萬仞。德山有棒無下手處。臨濟有喝無開口分。至於天下老和尚據曲彖木。敲床豎拂。瞬目揚眉。指東劃西。敲脣搖舌。亦未免依草附木。雖然。一向恁麼去。何止法堂草深一丈。有條攀條。無條攀例。豈不見。天親菩薩從彌勒內宮下。無著菩薩問云。人間四百年。彼天為一晝夜。彌勒於一時中。成就五百億天子。證無生法忍。未審說什麼法。天親云。說這箇法。唯是梵音清雅。令人樂聞。看佗過量人。提持過量事。於過量境界中。發過量機。顯過量用。不妨頭正尾正。直得堯風蕩蕩。舜日高明。野老嘵歌。漁人鼓舞。當此之時。畢竟承誰恩力。紫煙籠帝闕。瑞氣遶天津。

上堂。道不得底句。不在天台。定在南嶽。薰拈拄杖云。是汝諸人還見蔣山拄杖麼。卓一卓云。人貧智短。馬瘦毛長。

上堂。舉僧問趙州。夜升兜率。晝降閻浮。為甚摩尼珠不現。州云。道什麼。僧擬進語。州云。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師云。這一則公案。諸方未曾有批判者。蔣山今日為諸人著一轉語。洗脚上船。

焚眾僧髮。拈火把云。一呼善來。鬚髮自落。積累既多。無處安著。普請大眾把火燒却。且道。燒却後如何。不用撥灰求舍利。無邊頂相放毫光。

開爐上堂。三世諸佛吞却火焰。火焰燒殺三世諸佛。一盲引眾盲。相牽入火坑。棒打不碎底。墳溝塞壑。刀斫不入底。臥雪眠霜。作世諦商量也得。作佛法流布也得。渾崙吞却。三十年後有人索飯錢在。直饒爛嚼白湯嚥下。未免黏牙帶齒。且道。蔣山為人在什麼處。爛研巴豆三千顆。瀉却諸方五味禪。

元正上堂。元正啟祚。更無回互。萬物咸新。截鐵斬釘。應時納祐。跳出窠臼。孟春猶寒。言端語端。知事頭首。各各希有。雲堂大眾。雍容鄭重。蔣山恁麼說話。且道。在裏許。不在裏許。若在裏許。未免是箇流俗阿師。不在裏許。又著在什麼處。所以道。世人住處我不住。世人行處我不行。不是與人難共住。大都緇素要分明。

上堂。舉教中道。從聞思修入三摩地。師云。思是聞之本。聞是思之用。且道。作麼生說箇入底道理。青原白家三盞酒。喫了猶道未沾脣。

上堂云。道遠乎哉。觸事而真。善因招惡果。聖遠乎哉。體之即神。刻糞作旃檀。蔣山恁麼著語。是汝諸人還知落處麼。良久云。不因風撼庭前樹。爭見山花入袖香。

長蘆到上堂。風行草偃。水到渠成。夙世冤家。同門出入。聞禪聞道。似鴨聽雷。見佛見祖。如風過樹。隔江見剝竿便回去。腳跟下好與三十棒。未足觀光。直須眉毛廝結。同生同死。且道。五逆聞雷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上大人丘乙己。

佛生日上堂云。鐵壁鐵壁。從來真實。號之曰佛。常在苦海中立。風吹不入。水灑不濕。棒打不入。是故以本願力。撈眾生不息。雲門忍俊不禁。打與狗喫。此意深密。非語默可及。四月八日。是渠誕迹。露柱燒香湯已畢。大家送至龕室。泥人揩背一拶骨出。忽然怒發打瞎頂門一隻。直至而今叫屈。屈屈屈。堪述。休相憶。清風匝地有何極。咄咄咄。

上堂云。趙州喫茶。我也怕佗。若非債主。便是冤家。倚牆靠壁成群隊。不知誰解辨龍蛇。

聖節上堂云。天上無雙日。閻浮一至尊。萬年松不老。聖壽等乾坤。

普請栽松上堂。舉臨濟在黃蘖栽松次。蘖云。深山裏栽許多松作什麼。濟云。一與山門作境致。二與後人作標榜。道了以鎗打地三下。蘖云。雖然如是。子已喫吾三十棒了也。濟又打地三下作噓噓聲。蘖云。吾宗到汝大興於世。為山間仰山。黃蘖當

時祇囑臨濟一人。別更有在。仰云有。祇是年代深遠。不欲舉似和尚。為云。雖然如是。吾也要知。但舉看。仰云。有一人指南吳越令行。遇大風即止。師云。黃蘖道。雖然如是。子已喫吾三十棒了也。養子之緣。故當如是。臨濟正令雖行。可惜向饅頭邊。甘自活埋。仰山見解。未出常流。豈止遇大風即止。當時何不道直待虛空界盡此話方始大行。豈不是頭正尾正。蔣山今日捋下面皮。要與諸人相見去也。躉拈拄杖卓一卓云。驚群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佗師子兒。

上堂云。十五日已前。半暗半明。十五日已後。半明半暗。正當十五日。面如滿月目如蓮。天上人間咸恭敬。桑樹著箭。柳樹汁出。若論佛法兩字。謝三娘賣銀。

徑山大慧禪師至。上堂。僧問。昔日法華到琅琊。二俱提向上機。顯奇特事。今日徑山象駕光臨。未審如何相見。師云。漆桶相揩。進云。通人分上。觸處相逢。師云。切忌恁麼會。進云。非唯和尚親見親聞。學人一眾。小出大遇。師云。一切墮坑落塹。進云。直得古風來不絕。仰觀佛日正高輝。師云。滿口道著。進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又作麼生。師云。掘地深埋。進云。還有承當處也無。師云。切忌承當。進云。棒打石人頭。剝剝論實事。師云。如何是實事。僧云。向下文長。師云。速禮三拜。僧云。謝師答話。師乃云。我本無心有所希求。今此法王大寶自然而至。法王大寶既至。汝等諸人。急著精彩。所謂見之不取。思之千里。豈不見大隋和尚道。我參七十餘員善知識。具大眼目底。祇有一二。其佗盡具正知見。在今天下。具大眼目真善知識。唯法叔老師一人而已。黑漆竹籃掀翻海嶽。從頭打過。雖是死馬醫。就中要妙。黃蘖打臨濟拄杖。蔣山豈是無耶。蓋為土曠人稀。雲門一曲。臘月二十五。那在今朝十六日吹唱。躉拈拄杖卓一卓云。虛空可量風可繫。無能盡說佛功德。

復舉。頃在虎丘。聞先師舉。佛眼叔祖。初作無為軍化士。因道中著擗。有箇省處。歸來舉似師祖。後令充知客。因夜坐撥火。忽然猛省。雖然如是。每至入室。未能深入闡奧。從容請益。大師祖云。我為你說箇喻子。正如一人牽一頭牛從窻櫺中過。兩角四蹄。悉皆過了。唯尾巴過不得。師云。這箇說話。多年在肚皮裏。信知在今天下無人理會得。所以密之三寸。苟非法叔老師到來。小姪此生無因拈出。敢問諸人。既是大底過了。如何尾巴却過不得。且道諱訛在什麼處。小姪今日對眾拈出。供養我法叔老師大和尚。惟願壽與趙州同年。為佛法作大主張。使天下衲僧。洞徹此一段奇特大事。下座。同知事頭首大眾。殷勤拜請。伏望慈悲。俯垂開示。

隆報覺長老受請。上堂云。無上法王。有大陀羅尼門。名為圓覺。流出一切清淨真如菩提涅槃。躉拈拄杖卓一卓云。普請向者裏入。聞聲悟道。見色明心。觀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元來是個謾頭。又拈拄杖卓一卓云。若向這裏入。瞎却人眼。不向這裏入。又向什麼處入。劙利漢。一撥便轉。更須知有出身一路。敢問大眾。作麼生是出身一路。又卓一卓云。舉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上元日上堂。去年無此雪。今年有此雪。人皆怨此雪。不見元霄燈與月。莫怨雪。自是時人無辨別。堪辨別。一片清光倚寥沈。

上堂。舉僧問多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福云。一莖兩莖斜。僧云。學人不會。福云。三莖四莖曲。師因成一頌。一莖兩莖斜。其意毒如蛇。三莖四莖曲。無疑入地獄。言下若知非。心空及第歸。堪笑蔣山老。無端入荒草。

聖節上堂云。時康道泰。天清地寧。一人端拱無為。萬物各得其所。普天率土。無不承恩。航海梯山。均蒙雨露。釋迦彌勒。共樂昇平。文殊普賢。咸揚正化。塵塵剎刹。普現威光。物物頭頭。全彰正眼。且道報恩一句作麼生道。祇將一味無求法。仰祝

天申億萬年。

端午上堂。一二三四五。五四三二一。從頭點檢來。笑殺維摩詰。帶累李胡子。噴水鬚鬚濕。灑淨已周圓。次念波羅蜜。蔣山恁麼道。千古誰人識。識不識何處覓。堪與叢林為軌則。躉拈拄杖卓一卓云。急急如律令勑。

上堂。泥多佛大。水長船高。直饒說得道理分明。也須親到一遭。敢問諸人。且道親到後如何。有理不在高聲。便下座。

上堂。舉西堂正法和尚立僧云。西天四七。唐土二三。天下老和尚。無不以此頂[寧*頁]上一著。流通正法眼藏。顯示涅槃妙心。是故雲夢之竹。天下之勁也。然而不矯揉不羽筭。則不能以入堅。堂溪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鎔範不砥礪。則不能以擊強。矯揉羽筭。鎔範砥礪既妙。至人之用。其赤手提持。解黏去縛。抽釘拔楔。烹佛燬[示*旦]。轉凡成聖。亦不出此箇端由。所謂善知識者。是大因緣。其斯之謂歟。正當恁麼時如何。竚看汗血八駿駒。何啻日馳三萬里。

王機宜。為弟樞密相公。散水陸請陞座。師示眾云。大人具大見。大智得大用。升大解脫堂。演大解脫義。是故留守樞密大資相公。雖示世人有去有來。極其本體不動不變。所以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佛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塵塵剎刹普現威光。物物頭頭全彰勝相。殊勝中殊勝。奇特中奇特。佗方此界全心淨土。人間天上同一真境。正當恁麼時。且道留守樞密大資相公。即今在什麼處。手提殺活金剛劍。誰敢當頭正眼看。

上堂云。千說萬說。不如親見。把手共行。略通一線。打破漆桶。何曾見面。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也是靈驗。蔣山恁麼做頌。驢年也未夢見。便下座。

上堂云。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真佛屋裏坐。萬牛挽不迴。千箇與萬箇。好事積如山。祇緣輕放過。不放過。今日鍾山甘話墮。

上堂。舉遵布衲問韶山。明鏡當臺請師一鑑。韶云。不鑑。云為什麼不鑑。韶云。破鏡不重照。落花難上枝。遵無語。韶便打。死心和尚云。這般漢。打得百千萬箇。有甚罪過。當時若在黃龍手裏。棒折也未住在。師云。死心和尚。一期大驚小恠。

殊不知。韶山自遭遵布衲毒手之後。至今無人檢點得出。且道諭訛在什麼處。

謝知事頭首上堂。僧問。法印咨和尚。教中道。譬如暗中寶。無燈不能見。佛法無人說。雖慧不能了。請師說法。師云。寶印當空妙。重重錦縫開。進云。與麼則大眾霑恩。人天有賴。師云。墮坑落塹。進云。和尚慣用此機。師云。熟處難忘。問記得翠巖夏末示眾云。一夏與兄弟東說西話。看翠巖眉毛在麼。未審意旨如何。師云。翠巖輸己筭人。進云。保福道作賊人心虛。還契佗翠巖意麼。師云。賊還賊捉。進云。長慶道生也。又作麼生。師云。腳頭脚尾。進云。雲門云關。此意又作麼生。師云。喪身失命。進云。還許學人露箇消息也無。師云。又且何妨。進云。四老共栽無影樹。乾坤大地作陰涼。師云。你祇道得一半。僧禮拜 師乃云。大丈夫漢。脊梁硬如鐵。在乎進退之間。初無喜難之色。其退也。古寺閑房。焚香清坐。究竟迺新報佛恩德。其進也。公於心明賞罰。使紀綱不墜。表帥得人。各應其宜。然後據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蔣山雖然痛下毒手全身擔荷。要在當人。正恁麼時。且道不失其序一句作麼生道。玲瓏八面活鱗鱗。千古萬古振嘉聲。

上堂。舉米胡問僧。近離甚處。僧云藥山。米胡云。藥山老人近日如何。僧云。大似一片頑石相似。胡云。得恁麼鄭重。僧云。也無提掇處。胡云。非但藥山。老僧亦恁麼。僧近前顧視而立。胡云。看看頑石動也。其僧便出。師云。這僧豈是不具眼。叵耐却將藥山一片頑石。到處賣弄。苟非米胡深辨端倪。幾遭惑亂。是你諸人。試辨看。

上堂。拈拄杖卓一卓喝一喝云。德山臨濟來也。是汝諸人。且莫錯認定盤星。所以道。爐鞴之所。鈍鐵尤多。良醫之門。病者愈甚。有般漢便道。且莫壓良為賤。然當爐不避火迸。忠言不避截舌。且道蔣山到這裏如何。風動心搖樹。雲生性起塵。以拄杖卓一卓。下座。

上堂。舉僧問長沙云。如何轉得山河國土歸自己去。沙云。如何轉得自己。成山河國土去。僧云不會。沙云。湖南城裏好養民。米賤柴多足四隣。僧無語。沙有頌云。誰問山河轉。山河轉向誰。圓通無兩畔。法性本無歸。師云。蔣山隨分判斷。大小長沙。勘這僧不破。

上堂。舉洞山問講維摩經座主云。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是什麼語。主云。是贊法身語。山云。法身是贊。何用更贊。主無語。師云。且道諸人向這裏下得什麼語。蔣山今日也要出一隻手。又恐諸人穿却鼻孔。

上堂。萬里長城。不在一人之力。千鈞之弩。要為群胡發機。可謂寰中天子勅。塞外將軍令。一處中。千處萬處一時中。一處透。千處萬處一時透。一處明。千處萬處一時明。不消一彈指頃。掃清魔壘獨步大方。正當與麼時如何。鵠弓已挂狼煙息。萬里歌謡賀太平。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語錄

嗣法門人 (守詮)

等編

師入方丈據坐云。大眾。此室深廣。晝夜常放金色光明。是文殊大人境界。又謂之縵天網子。透得過底。腦後也與一槌。透不過底。便好丹霄獨步。何故。殺人須見血。為人須為徹。

上堂云。當頭坐斷。千眼頓開。一句投機。十方通暢。以無邊虛空為正體。以微塵刹海為妙用。以清淨莊嚴攝懈怠。以精進行願警昏迷。雖然如是。若也以為究竟。向衲僧門下。天地懸殊。若也把斷要津。於勞生界中。未為好手。祇如二途不涉。如何通信。諸人還會麼。禪月尊者用盡神通。毗耶老人願海尤大。因緣時節。既非偶然。竹杖芒鞋。今日親到。殿堂修廣。樓閣洞開。百萬家和氣靄然。恒河沙諸佛圍繞。光孝堂前。坐見鹽梅霖雨。姑蘇臺上。行看玉樹花開。無量殊勝併集。解脫知見普熏。且道恁麼時。畢竟功歸何所。良久云。頂門正眼分緇素。天上人間不可陪。

復舉裴相國。因入大安寺。見壁間高僧畫像。乃問主僧。真容可觀。高僧何在。主僧無語。相國云。此間莫有禪僧麼。主僧云。近有僧至。疑是禪僧。相國召至。乃理前話。禪僧云。請相公垂問。相國云。真容可觀。高僧何在。禪僧召相公。相國應喏。僧云。高僧何在。相國言下大悟。禪者乃黃蘖斷際禪師是也。大眾。黃蘖布縵天網。要打衝浪錦鱗。裴相國坐籌帷幄。不妨決勝千里。諸人若也於此見得。倜儻分明。可謂今之古之。苟或不然。三尺龍泉光照膽。萬人叢裏奪高標。

小參。僧問。臨濟住院。普化盡力扶持。萬壽堂前。學人單刀直入時如何。師云。正要恁麼人。僧云。旃檀林裏旃檀。師子窟中師子。師云。汝試作師子吼看。僧噓一聲。師云。正是野犴鳴。僧又噓一聲。師云。見恠不恠。僧云。爭奈哮吼一聲。名振天下。師云。大眾笑你。僧云。笑我者是我同參。便禮拜。師乃云。師子吼無畏說。百獸聞之皆腦裂。香象奔波失却威。龍天寂聽生欣悅。若喚作師子吼。未具衲僧眼在。不喚作師子吼。衲僧眼在什麼處。大丈夫漢。直下一刀兩段。更說什麼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更說什麼即心即佛。非心非佛。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光孝與麼。大似掉棒打月。諸人還見光孝撒手處麼。直饒見得徹。未入光孝門在。直饒入得光孝門。未陞光孝堂在。直饒陞得光孝堂。未入光孝室在。直饒入得光孝室。未見光孝在。設有恁麼人出來。便好痛與一頓。何故。識法者懼。

復舉法燈和尚云。本欲深藏巖壑。隱遁過時。柰緣清涼老人有未了底公案。出來為佗了却。時有僧出云。如何是未了底公案。法燈便打云。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僧云。過在什麼處。燈云。過在汝辜負我。師云。法燈是即是。據虎頭收虎尾。檢點將來。忒煞葛苴。老僧本志亦然。正緣虎丘先師。有未了底公案。今日出來。為佗了却

。其間設有一箇半箇。為眾竭力。全身擔荷。光孝也不打汝。也不罵汝。也不趕汝。祇要汝漆桶子驀地脫去。且道了不了。不見道。了了了時無可了。玄玄玄處亦須呵。

上堂。舉雲門大師到乾峰云。請師答話。峰云。到老僧也未。門云。恁麼那恁麼那。峰云。將謂猴白。更有猴黑。師云。二老宿一等相見。就中奇特。光孝今日為諸人說道理一遍。將謂春歸無覓處。不知還入此中來。

悲濟會水陸陞堂。僧問。悲濟會啟。蓮社莊開。自利利佗。冤親平等。學人上來。擬伸一問時如何。師云。老僧答你了也。進云。前三三後三三是多少。師云。填溝塞壑。進云。今日一會。果不虛設。師云。應時應節。僧云。謝師答話。師召大眾云。大智洞明。體無去住。明逾日月。寬若太虛。天地以此為覆載。日月以此為照臨。山嶽以此為崔嵬。江河以此為流注。賢聖以此為威靈。凡夫以此為安養。陣亡以此為超昇。冤讎以此為解脫。諸佛以此為示現。祖師以此為單傳。諸人以此為悲濟。光孝以此為方便。驀拈拄杖云。釋迦老子。祇今在山僧拄杖頭上。放大光明。其光清淨。無壞無雜。光光相羅。前後無別。塵塵普入。剎剎全彰。然後無量為一。一為無量。大中現小。小中現大。於一毫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且道諸人向什麼處。見釋迦老子。若向拄杖頭上見。未見在。若向妙法蓮華中見。亦未見在。既不如是。畢竟向什麼處見釋迦老子。以拄杖卓一卓云。願今得果成寶王。還度如是恒沙眾。

上堂云。靈雲見桃花悟道。玄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雲峰云。備頭陀何不遍參去。玄沙云。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住西天。師云。百鳥不來花又老。不知誰是到庵人。

上堂。舉臨濟與普化。一日同往施主家齋。濟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為復神通妙用。法爾如然。化趯倒飯床。濟云。太癲生。化云。這裏是什麼所在。說癲說細。濟來日。又同一施主家齋。濟復問。今日供養。何似昨日。化又趯倒飯床。濟云。太癲生。化云。瞎漢。佛法說什麼癲細。濟乃吐舌。師云。一出一沒。一往一來。猛虎口裏奪食。毒蛇頭上揩痒。要且未稱大丈夫事。在二老名喧寰宇。價重當時。光孝今日。豈可謹密三寸。二俱放過。為它弄假像真。二俱不放過。為它檻[木*(天/圭)]太甚。是汝諸人。若作佛法商量。達磨一宗掃土而盡。

上堂。舉僧問興化。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化云。打中間底。僧禮拜。化云。大眾。興化昨日赴箇村齋。回至中路值一陣狂風暴雨。却去古廟裏避得過。師云。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

上堂云。千年田。八百主。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君不見禾山解打鼓。又不見採菊東籬下。千山萬山疊疊高門戶。又不見。光孝僧堂六七間。日日普請搬泥土。又不見。臨濟主中賓賓中主。二三四七面相覩。報禪流莫莽鹵。聞普請歡喜攬先去。去去實不去。途中好善為。來來實不來。路上莫虧危。又不見。主中主。箇箇衲僧氣

如虎。光孝恁麼告報。且道落在什麼處。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授天童請上堂。去年十一月。笑別下鍾阜。今年九月中。行見朝天路。去住既無心。動靜非取與。平生安樂法。此意同誰語。四明昔嘗到。諸刹皆可數。山川氣象雄。麟鳳棲遲處。今思昔日遊。歲月二紀許。豈謂臨晚景。侯伯重相顧。開緘讀來書。丁寧見毫楮。姑蘇二千石。眼高照天宇。我昔昧平生。今見開心腑。欣然樂與行。方鳴集眾鼓。先師未了底。今日應須去。敢問諸人。如何是先師未了底。驂拈拄杖卓一卓。喝一喝。下座。

應菴和尚語錄卷第五

應菴和尚語錄卷第六

明州天童山景德禪寺語錄

嗣法門人 (守詮)

等編

入寺上堂云。風行草偃。水到渠成。正令既行。十方坐斷。若也向上論去。語默不及處。棒喝未施前。總是依草附木漢。事不獲已。且作死馬醫。所以道。隨處作主。遇緣即宗。法幢隨處建立。展臨濟三玄戈甲。會曹洞五位君臣。敲倡雙行。殺活自在。拈一莖草。穿天下衲僧鼻孔。布幔天網。要打衝浪錦鱗。是則是便與麼去。達磨一宗掃土而盡。躉拈拄杖。劃一劃云。劍為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以拄杖卓一卓(謝詞不錄)。

復舉僧問當山第一代啟禪師云。學人卓卓上來。請師的的。啟云。我這裏一扇便了。有甚麼卓卓的的。僧云。和尚恁麼答話。更買草鞋行脚始得。啟喚僧近前。僧乃近前。啟云。老僧恁麼道。過在什麼處。其僧擬議。啟便打。師云。啟禪師。故是本分鉗鎚。塞新天童口未得在。這僧雖深入闡奧。要且未具透關眼。下座。

上堂。舉僧問趙州。如何是毗盧圓相。州云。自小出家不曾眼華。師云。趙州見處偏枯。若有人問天童。如何是毗盧圓相。祇對佗道。大底大小底小。且道與趙州還有優劣也無。具擇法眼。試檢點看。

上堂。舉昔日崔郎中。問趙州和尚云。大善知識。還入地獄也無。州云。老僧末上便入。崔云。既是大善知識為甚却入地獄。州云。老僧若不入。爭救得郎中。師云。善知識者是大因緣。臨垂手時。著著有出身之路。何故如此。不入虎穴。爭得虎子。

上堂云。禪禪。更不相煎。坐底自坐。眠底自眠。大家安樂。無法可傳。禪禪。曹洞五位臨濟三玄。大年三十夜。腳踏地頭頂天。禪禪。不直半文錢。海枯終見底。人死脚皮穿。

施主請上堂。當機不昧。千眼頓開。智鑑洞明。十虛普應。直得如天普蓋似地普擎。如日普照如風普吹。無一絲毫許。為緣為對為死為生。為去為來。所以道。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又道。未達境唯心。起種種分別。達境唯心已。分別即不生。於分別不生法中。識取不變動清淨本然周徧法界本來面目。若了得去。天地未分。生佛未立已前。乃至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於中無一絲毫動搖。無一絲毫起滅。無一絲毫增減。無一絲毫榮辱。若能恁麼便知得。亡者曠大劫來。至于今日。生死去來。了不可得。且道超然拔萃一句作麼生道。九蓮開合處。百寶自莊嚴。

官客入山上堂云。釋迦老子道。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分付摩訶大迦葉。恁麼說話。大似傍若無人。豈不見。陳操尚書。一日訪資福。福見來。以手畫一圓相。尚書云。弟子恁麼來。早是不著便那堪更畫圓相。資福便歸方丈閉却門。後來雪竇道。尚書祇具一隻眼。真如喆和尚云。資福雖是本分鉗鎚。爭柰尚書是燬了底精金。師云。雖然如是若到天童門下未放過在。當時待尚書道弟子恁麼來。早是不著便。那堪更畫圓相。天童則大開東閣。明窓下如法安排。何故。門內有君子門外君子至。

上堂。良工未出。玉石不分。巧冶無人。金沙混雜。縱使無師自悟。向天童門下。何啻朝打三千。暮打八百。躉拈拄杖云。喚作拄杖。玉石不分不喚作拄杖。金沙混雜。其間一箇半箇。善別端由。管取平步青雲。苟或不然。以拄杖卓一卓云。急著眼看。

上堂。舉慈明示眾云。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前是案山後是主山。且道無為法在什麼處。良久云。向下文長付在來日。師云。天童也著一隻眼。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東弗于逮。西瞿耶尼。南瞻部洲。北鬱單越。到處去來。不如在此。

劉氏請上堂云。四月初八佛生日。天下叢林皆浴佛。佛身充滿太虛空。何處更有虛空覓。見前僧俗等。金軀長短方圓。皆顯赫放光動地。二六時從本至今無間隔。今有檀越女弟子劉氏。同男王承直。曠大劫來植善根。所行真實如菩薩。當知功德福無涯。回向癸未誕生日。唯願歲君嚮此誠。諸天星曜同昭格。資持劉氏從此去。壽同趙州百二十。更祈不盡大功勳。保男察判官崇極。子子孫孫福祿昌。無量福田咸併集。此月十四往臨安。龍天當護為般掣。三江九堰聰明神。稽首歸依助英傑。全家既達九重城。母子忻懽仰天力。

舉傑首座立僧上堂云。一棒一條痕。一撻一手血。臨濟老瞎驢。至今猶未警。須彌頂上浪拍天。大洋海水無一滴。偉哉本色人。頂門亞三隻。辨龍蛇百草頭。擒虎兕一毫力。穿大地人鼻孔。坐斷衲僧搖舌。雖然猶未撥動向上一竅在。且作麼是向上一竅。問取堂中首座傑。

上堂。五月五日端午節。天童為汝開真訣。駁釋迦逐彌勒。佛病祖病毛病頓清涼。魍魎邪神俱殄滅。相從唯喜。本色人非我同流誰與別。拄杖子非列掣公心一字更無說。千古萬古休饒舌。

上堂。舉懷禪師云。青蘿夤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澹泞出沒太虛之中。南山起雲。北山下雨。會麼。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師云。天童也下一著。青蘿夤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澹泞出沒太虛之中。狗子尾巴書梵字。野狐窟宅梵王宮。

應庵和尚小參

住湖州顯忠資福禪寺門人(守詮)

等編

廣德軍趙中大。施法衣請小參。僧問判府中大所施法衣。彌勒千尺之軀。披來不短。釋迦丈六金身。搭來不長。和尚用之。恰恰相稱。未審此意如何。師云。逼塞虛空。進云。恁麼則蓋覆大千去也。師云。天上天下。進云。直得豎窮三際橫亘十方。師云。一句道著。進云。者一句甚處得來。師云。者一句也無來處。進云。只如韓文公。問大顛和尚。弟子公務事繁。佛法省要處。乞師一言。大顛默然。意旨如何。師云。斬釘截鐵。進云。只如侍者敲禪床三下。大顛云。作什麼。者云。先以定動後以智拔。文公忽然大悟又作麼生。師云。入地獄如箭。進云。和尚門風高峻。弟子向侍者邊得箇入處。還契大顛也無。師云。家醜莫外揚。進云。青山不鎖長飛勢。滄海合知來處高。師云。無錢沽酒。僧禮拜。師云。何不進語。師乃舉。教中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乃喝一喝云。諸人還聞麼。要且不是聲。提起袈裟角云。諸人還見麼。要且不是色。既不向聲色上辨向什麼處見如來。若道二六時中一動一靜一語一默。折旋俯仰處見如來。即是認賊為子。若道不向二六時中動靜語默折旋俯仰處辨。正是癡狂外邊走。到者裏若是明眼漢。瞞它一點不得。豈不見本仁和尚道。尋常不欲向聲前句後。鼓弄人家男女。要且聲不是聲。色不是色。時有僧出問。如何是聲不是聲。仁云。喚作色得麼。曰如何是色不是色。仁云。喚作聲得麼。且道為你說答你話。若辨得出。於佛法中。不妨有箇入處。雪竇拈云。本仁也甚奇恠。要且貪觀天上。既非聲前句後。從什麼處入師拈云。雪竇到者裏。盡其神通。無插手處。只如道既非聲前句後。從什麼處入。往往十箇有五雙蹉過。還知薦福落處麼。一箭落雙鵠。了智上人。遠自廣德。持判府中大回施俸資。特就今辰齋僧。營辦種種佛事。及捨法衣一頂。與山僧受用。乃命小參。舉揚正法眼藏涅槃妙心。集此無涯上善。並用祝陪台筭。并諸寶眷。福壽延鴻。不盡功德。四恩總報。三有齊資。法界有情。同圓種智。判府中大雖未參識。竊聞深知有此一段大事。雖相去千有餘里。而未嘗隔一絲毫許。正所謂千里同風也。既作宗門外護。而又於此道不倦。信知於過去無量塵沙劫中。熏習得熟纔出頭來。一撥便轉。豈在忉忉也。然做工夫。別無佗術。只要有大信根具大種智。知有此事。於二六時中。行住坐臥處。切切提撕。看是什麼道理。但恁麼推來推去。推到無依倚處。躉地撞著。更不費絲毫氣力。便是從壤肚裏出來底未嘗別有一物與你也。與它從上佛祖。同一受用。正如斬一縷絲。一斬一切斬。如染一縷絲。一染一切染。前後際斷。三祇劫空。覓其虛空。了不可得。全體是箇金剛正體。了無出沒。在諸佛分上。不曾添一絲毫。在凡夫身中。不曾減一絲毫。如水洗水。似金博金。有時拈一莖草。作文六金身。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擒縱自在。殺活自由。者箇話頭。乃從靈山會上。黃面老子處來。佛佛祖祖。以心契心。至於今日。未嘗有一絲毫許錯悞。謂之正法眼藏涅槃妙心。未有天地。未有日月。

未有人倫已前。此心亦逼塞虛空。逮乎天地既分。有日月人倫。此心亦逼塞虛空。所以道生也恁麼。死也恁麼。要且生死籠罩它不得。何故為它著著有出身之路。不見教中道。若在長者。長者中尊為說勝法。若在居士。居士中尊。斷其貪著。若在刹利。刹利中尊。教以忍辱。若在婆羅門。婆羅門中尊。除其我慢。若在大臣。大臣中尊。教以正法。若在王子。王子中尊。示以忠孝。若在內宮內宮中尊。化正宮女。若在庶民。庶民中尊。令興福力。若在梵天。梵天中尊。誨以勝慧。若在帝釋帝釋中尊。示現無常。若在護世。護世中尊。護諸眾生。此蓋從清淨微妙根本智中。廣發如是勝妙方便大解脫門。又謂之金剛正體。又謂之頂王三昧。又謂之。浮幢王刹海。又謂之第一義。至於楊岐和尚。以金剛圈栗棘蓬。揭示學者。洞明少室直指之由。其變通逸格超量。得自在。與一切人抽釘拔楔。解粘去縛。令各自證。透頂透底。要且不可以心知。不可以識。識長沙和尚道。我若舉揚宗教。法堂前草深一丈。事不獲已。所以向諸人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眼。盡十方世界是沙門全身。盡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盡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裏。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己。我常向諸人道。三世諸佛。共盡法界眾生。是摩訶般若光。光未發時。汝等諸人。向什麼處委。光未發時。尚無佛無眾生消息。既無佛無眾生消息。且道大地山河。日月星辰。人畜草芥。纖洪長短。從什麼處得來。還知落處麼。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

檀越散藏經請小參云。釋迦老子道。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嘗說一字。祇如一大藏教。從甚處。得來這裏若覲得徹去。便知釋迦老子落處。既知落處。便具看經眼目。豈不見。昔有一婆子。請趙州看經。州遶禪床一匝。婆云。此來請和尚看全藏。如何祇轉半藏。如此看經。忒煞省力。更不用鎚鍾擊磬。歌贊佛乘。五千餘軸。不在彈指頃。一切了畢。須是恁麼看經始得。若肚裏著箇元字脚。便被黑豆子換却眼睛了也。更隨人舌頭轉。一藏半藏。有甚了期。大丈夫漢。直須一刀兩段。方知一句一偈一文一義。無不從自己胸中流出。蓋天蓋地。至於折旋俯仰。動作施為。皆是如來清淨妙輪。轉轆轤地。所以道。從無住本立一切法。昔有僧見老宿看經次。乃問。如何是看經眼。老宿豎起拳頭看佗用處。不妨峻嶮。且如何領會。若喚作看經眼。又是拳頭。若喚作拳頭。又失却看經眼。到這裏。不假三寸舌。辨明得出。方信道終日著衣。未嘗挂一縷絲。終日喫飯。未嘗咬破一粒米。終日看經。不曾道著箇元字脚。如是則不唯看經眼目分明。至於所獲利益不可思議。其或未然報恩更為諸人下箇切腳。毗盧遮那清淨海充滿三千與大千。

虞七員外請小參。僧問。道高龍虎伏。德重鬼神欽。常年無此事。今夏有知音。正恁麼時如何。師云。知音知後更誰知。僧云。這知音還是王老師向上事也無。師云。喚作向上事也得。僧云。恁麼則向上向下。總由和尚去也。師云。老僧從來不曾脫空。僧云祇如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豈不是脫空。師云汝還脫得也未。僧云。從朝至暮。不曾動著舌頭。師云。未見脫空在。又僧問。國清炙茄。光孝煎茄。是同是

別。師云。飽便休。僧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師云自領出去 師乃云。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爾時靈山一會儼然未散。豈不是今日恁麼時節。雖然不言我家醋淡。蓋為天人各有一坐具地。侵佗一絲毫也不得光孝恁麼提唱。須是箇人始得。還有獨脫底麼。出來與光孝相見。其或未然。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復云。老僧自到光孝首荷七員外令閣。喜道人令嗣祖道昆仲。舉家學般若眷屬。無不勑力外護。自非夙昔有大因緣安能若是耶。然而與人相聚。莫非身心真實。心若真實。至於動轉施為。行住坐臥。一語一默。無不真實。豈不見古人道。祇箇心心心是佛。十方世界最靈物。縱橫妙用可憐生。一切不如心真實。所以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人畜草芥。皆依真實而現相好。然真實之義。即是從上佛祖清淨大解脫門。祇看當人各各所行如何。其間一生為善者。至於多生為善者。無量劫來為善者。其殊勝果報。歷歷現前。苟為不善者。其不善境界。亦常歷歷現前。信之。善惡報應。毫髮無差。且如衲僧家。親近善知識。悠久辦一片真實身心。窮己躬大事。無有不成辦底道理。是故從上佛祖。天下老和尚。無不以真實顯示。豈不見。踰山矮師叔在鴻山會下。聞示眾云。行脚高士。直須向聲色裏睡眠。聲色裏坐臥始得。是時踰山出問云。如何是不落聲色句。鴻山豎起拂子。踰山云。此是落聲色句。鴻山便歸方丈。踰山不契。遂辭香嚴。嚴云。何不且住。踰山云。某甲與和尚無緣。嚴云。有何因緣不契。試舉看。踰山遂舉前話。嚴云。某甲有箇語。踰山云。道什麼嚴云。言發非聲色前不物。踰山云。元來此中有人。乃囑香嚴云。師兄向後有住處。某甲却來相見。諸人要識言發非聲色前不物麼。便是釋迦老子道。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底。螢火之光也然踰山痒處既被香嚴抓著。豈止鴻山檢點。千古之下。具大眼目尊宿皆不放過。鴻山至晚。乃問香嚴。問聲色話底。矮闔梨在麼。嚴云。已去也。鴻山云。向子道什麼。嚴云。某甲亦曾對佗來鴻云。試舉看。嚴云。言發非聲。色前不物。鴻云。佗道什麼。嚴云。佗深肯之。鴻山失笑云。我將謂這矮子有長處。元來祇在這裏。看鴻山下這一著。不妨驚天動地。惜乎土曠人稀。鴻山又云。此子向去設有住處。近山無柴燒。近水無水喫。爛泥裏有刺。然古人之言。必不妄矣。在今天下。討一箇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底。正如掘地覓天。何況要會鴻山說話。不言可知矣。雖然切忌鑽龜打瓦。大底宗師據曲彖床。不是細事。山野自出世來。隨所住處。非不為兄弟激揚此事。然未嘗動著箇一著子。頃住薦福。偶然二三百衲子相聚。因而略露鋒鏟。遂惹起無限風波。自後一向隨宜施設。終不將真珠作豌豆糶却也。古人有見賢思齊之說。在今日。去聖時遙。邪師過謬非眾生咎。是佗本色道流。做工夫底。祇向脚跟下推究。推來推去驟然推徹。豈不是大力量人。苟推未徹。語意活脫。終不為閑言市語。魍魎魑魅語。邪師印證語。有箇見處語。知是般事語。硬配在生滅斷常坑子裏。所謂善知識者。是大因緣。老僧行脚。走遍江西湖南。及乎到圓悟師翁爐鞴中。更開口不得。正如就地彈雀相似。是佗為人。不妄下手。至下手時。峻峭無道理與人湊泊。後到先師處。稍知觸淨。方見圓悟師翁

說話分曉。蓋尊宿為人。古今難得其人。是佗本分手段迥別。比其和混合水阿師。豈可同日而語耶。昔高安白水仁禪師示眾云。尋常不欲向聲前句後。鼓弄人家男女。何故。且聲不是聲。色不是色。時有僧問。如何是聲不是聲。仁云。喚作色得麼。僧云。如何是色不是色。仁云。喚作聲得麼。僧禮拜。仁云。且道為你說答你話。若向這裏見得。湧山道這矮子將謂別有長處。元來祇在這裏。箇些子明白。便見得白水仁禪師道。且道。為你說答你話。無不透頂透底。剗利漢。聞恁麼舉。豈止醍醐灌頂。苟或未然。參須實參。悟須實悟。閻羅大王。不怕多語。久立。

檀越張子明裝佛慶懺請小參。示眾云。如來密語。初不覆藏。覲體無私。當陽顯示。祇如一大藏教從甚處得來。非頂門具眼。肘後有符。又安能洞明這一著子。祇今坐立儼然。各各頂天立地。含齒戴髮。且作麼生。說箇。初不覆藏底道理。莫是一動一靜。告往知來是麼。莫是折旋俯仰。周徧一切處是麼。莫是一語一默坐臥談笑是麼。若把這箇。作不覆藏底。無異吹毛覓縫撥火。求漚。殊不知。正是業識忙忙。無本可據。豈不見長沙和尚道。學道之人不識真。祇為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是佗古人。見得如來密語徹底無疑。等閑拈一機示一境。無不透頂透底。終不向夢幻殼子裏顛倒。肉團心識上捏住也。又有僧問古德。學人有一問。在和尚處時如何。古德云。設有也斬為三段。看佗得底人。趯出來不妨烜赫。何嘗有一[系*系]頭許。與學者作道理。直是乾囂囂地。如一座須彌山相似。世間一切逆順境界。搖撼不動。善惡因緣。籠罩無門。豈不是大丈夫。格外道人也。敢問諸人。祇如釋迦老子。未入母胎時。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又向什麼處塑裝。這裏見得徹去。便見得大心檀越張子明。同妻趙氏。裝嚴釋迦老子。最初一念起處。祇如子明未起裝嚴最初一念釋迦老子。又在甚處。切忌向夢幻殼子裏顛倒肉團心識上捏怪到這裏莫問釋迦老子如之若何。但直下了却最初一念此念若了。未入母胎底也不是。入母胎後也不是從母胎出底也不是塑底也不是裝底也不是最初一念也不是。了却最初一念也不是。然後張子明。與妻趙氏。男宗朝。舉家眷等。却有與釋迦老子相見分既是從頭俱不是了又向什麼處相見。還委悉麼。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喝一喝。下座。

小參罷。復舉茗溪示眾云。吾有大病。非世所醫。看佗古人吐露箇消息。不妨烜赫。其實無它。祇是踏著向上關捩子。拈出來。便該天括地。近傍不得。是佗往日有知音。後來僧持問曹山。未審是什麼病。山知佗落處。便道攢簇不得底病。這箇便是知音也。豈似而今無地頭。恣意亂道。纔見人問未審是什麼病。便打入葛藤窠裏。恰如拽鋸相似。你拖去。我又拽來。幾時得歇。於本參中。有甚麼交涉。這般病諸人皆有之。祇是不會病。灼然攢簇不得。既不會病。變成毛病去既成毛病。祇是業識忙忙。無本可據。到年窮歲盡。總無得力處。豈不哀哉。若踏著攢簇不得底病。便有超生離死之由。這僧又問。一切眾生。還有此病也無。山云。有。僧云既有。因什麼不病。山云。眾生若病。即非眾生。者僧也會推勘。又問曹山和尚還有此病也無。山云。

老僧正覓起處不得。不妨嶮峻。這一句子難道。非曹山如何啟口。雖然正覓起處不得。諸方具正知正見者。其護惜珍育。為出世妙訣。不肯容易發露與人。若向薦福門下。正是大病。謂之貼肉汗衫。謂之解脫深坑。又謂之死水。又謂之墨汁。又謂之明白。你諸人。若病到覓起處不得。但來問薦福當為顯示。諸方柰你何不得。何故。蓋正坐此病。這僧又問。一切諸佛還有此病也無。山云。有僧云為什麼不病。山云為伊惺惺此老人是曹洞正傳。有回互傍參不犯底手段。臨機八面得自在。豈守窠臼。瞎學者眼。諸道流。既來此間相聚。二六時中。急著精彩。時不待人。儒者尚云。朝聞道夕死可矣。況衲子乎。

傳法寺智都僧正請鳴鐘

師示眾云。頑銅鈍鐵美玉精金大冶紅爐一模鑄就不假毗沙門天王神力。豈從須彌頂[寧*頁]上持來。器重千鈞。樓高百尺。啟圓通三昧。發清淨妙音。直須眼處。承當莫向耳邊領略。鑊湯爐炭不用吹而自滅。刀山劍樹何待喝而後摧。昏夢頓除。沉迷了悟。萬象森羅俱作舞。大千沙界一時聞大眾。且道末上一槌。落在什麼處。劫石有消息。洪音無盡時。

應菴和尚語錄卷第六

應菴和尚語錄卷第七

嗣法門人 (守詮)
等編

法語上

示徽禪人

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妨直截省要。正眼看來已是七錯八錯了也。事不獲已且作死馬醫。祇者直指底心。便是黃面老子四十九年橫說豎說不著處。至精至妙。罕有達此正脉者。此心傳授不得。唯自證自悟到無迷悟處。祇是平常著衣喫飯。更無許多玄解義路貫塞脣次。蕩蕩地閑閑地。祖師道一種平懷泯然自盡。方得大受用。至於臨生死之際。湛然凝寂更無毫髮走作。祇恁麼地如一坐須彌山相似。豈不要哉。近年來參學兄弟雖號行脚恰如冷水澆石一般。到所在挂搭。祇是妄想記憶。諍勝負以當平生。真可憐憫。若是正因行脚人終不恁麼地。看佗從上古聖挾複子出叢林入保社。親近真正善知識十年二十年。退步就己。寒灰枯木密密地究竟根蒂下一些子。要著實處。方可隨緣任運。名為了事衲僧。行脚高人。若心地不洞明。如何歇得十二時中起心動念。匝匝地如千波萬浪相似。如何消融得去。到這裏若無透脫處。祇是一箇無所知盜常住飯劫賊。臨濟和尚謂之禿兵是也。劫來劫去。劫得渾身赤骨聿地。忽然緣謝。所有平生機智聰慧。向眼光落時一點也用不著。設使累生作得恒沙功業。愈無超生死之期。祇得人天福報。報盡依舊無出頭處。若要窮虛空劫盡未來際。受用不盡。須是直下心空。既未能徹證此道。當須稟大宿誓。擇本分宗師。放下複子盡此一報身窮究此公案。無有不契證者。第恐如存若亡。口頭雖說參禪。肚裏全不肯做。若此不如歸一頭存誠看教。作白淨業將來不失人身。古德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寸是也。且如今列刹相望。呼為善知識傳直指底心宗。畢竟此心如何傳。是何形狀。近來出一等魔。教中謂之惡友。各說異解以為利人或者指示教人休去歇去都莫思量。纔起動念。速為除去。或者教人一向無事。香不燒拜不禮。或者一向令人理會古今去。恰如箇杜撰座主。或者將從上老宿赤心提持處。謂之建立門庭。或者見學家來室中下得一轉語相似。打半日又問一句。學者又進語。合得佗著。便謂此兄弟有箇入頭處。且道此幾等利人。還契得直指心麼。灼然是無星子交涉。所以佛鑒和尚道今之善知識多是曲指人心說性成佛此之是也。臨濟正脉自百丈於馬師喝下遞代至今。非但契證諸大祖師命根。亦乃徹證不可說不可說百千萬億阿僧祇佛祖命脈。絲髮不差。百丈得黃蘖。黃蘖得臨濟。臨濟付三聖。乃云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祇這箇說話若見得徹去何更有臨濟宗耶。德徽上人以道義相從。頗追古風不倦窮究衲衣下事。誠謂之不虛行脚也。若要易會。祇向十二時中起心動念處。但即此動念直下頓豁。了不可得如大虛空。亦無虛空形段。表裏一如智境雙泯玄解俱亡。三際平等。到此田地謂之

絕學無為閑道人也。更須知有五祖道底始得。上人既炷香誠懇。因書以付其行。紹興十一年八月望日。

示希禪人

古來老知識發心行脚時為生死二字不破。動餘萬里尋真善知識決擇此事。十年二十年廢却世間一切閑雜骨董念茲在茲。未嘗片時不在裏許。尚恐走作不得此事成辦。長慶和尚在雪峯玄沙往來二十年坐破蒲團六七箇。豈不是大根器尚不能徹證。蓋古人參學不肯小小了却。直是今生參不得便休。終不敢取次承當。嗟呼深不容易也。一日見卷簾豁然漆桶破。命根曝地斷。便說箇頌子。也大差也大差。卷起簾來見天下。有人問我解何宗。拈起拂子劈口打。此便是達磨直指底心。更無秋毫許領覽悟解。方可為佛種草也。

每見今時兄弟做工夫。不在沉掉處。便在惺惺處坐地。中其沉掉則猶若醉酒之人行於長途也。飲其惺惺則聞見逸於心腑以為究竟法也。但捨二岐而致之一處。常爾提撕。豁然徹去。不是分外事。

近日叢林有一等參學者。不自去真實履踐己躬。堅愛宗師說禪病。禪又何嘗有病來。祇為胡亂領覽。強記為諦實。於本參學中實無得力處。所以宗師家用一些子本分草料。謂之解黏去縛。令學者知非。而反食宗師說病之語。益於脣次以為究竟法。深可憐憫也。如今若要此事易辦。但念念無雜。純一真實久久自然徹法源底也。

示國清初化主

古來道流痛念死生未明。立大志如金石。放複著處所。求真正善知識決擇父母未生前一段大事。豈肯容易哉動經二三十年灰却攀緣滅却意想。孜孜冷地裏一朝豁然漆桶墮。喪却眼前光影。應是從前祭鬼家具。依草附木神祇一切冰消瓦解。全是自己本地風光。如倚天長劍誰敢正眼覩著。覩著即瞎却。所以臨濟入門便喝。德山入門便棒。魯祖見僧面壁。俱胝見僧豎指。至於從上若佛若祖天下有眼底老和尚。全以本分草料覩面提持如斷命刀子相似。若是識痛痒漢便知落處。其如皮下無血眼裏無珠底。且留待彌勒下生為佗說破。

示湛禪人

明果門下無禪可說無道可傳。祇有一口劍。不問佛來祖來聖來凡來拈起便斬。若解向劍刃下翻得身底。一任出一叢林入一保社。把禪床上老漢與一拶。若見口裏水瀝瀝地。腰包便行。豈不快哉。若也未能徹證扶荷。也不得草草。深宜子細。神鼎禪和尚道參須實參悟須實悟閻羅大王不怕多語也。

不負平生行脚初志。盡此報身靠却本色人一二十年間。忽然遭佗毒手。頂門裂眼睛落光影盡伎倆除。活鱗鱗地吒吒呀呀如師子王。去住自由哮吼自在。豈不是大丈夫意氣。做大丈夫事業。方謂之出群英特之士也。

白雲端和尚道悟了須遇人始得。若不遇人祇是一箇無尾巴猢猻纔。弄出人便笑。深信此道者萬中無一。誠可憐憫。

示清禪人洎出隊兄弟

黃面老子未出母胎時。便用一條斷貫索穿天下人鼻孔及乎出頭也用者索子。四十九年口吧地也祇用者索子。又道四十九年未嘗道著一字也只用者索子。末後拈花迦葉微笑以正法眼藏分付摩訶大迦葉也祇用者索子。列派已來迄至于今烹佛煉祖也祇用者索子。近日者索子看看無人解拈動。設有解拈動恰如深夜伸手捉物。雖執其物知它是青黃赤白長短大小初不分曉。何故蓋為來處不諦當。遂致瞞瞞預預。若來處諦當便見三世諸佛說夢六代祖師說夢天下老和尚說夢。夢見黃面老失却斷貫索子。既失却了且道汝諸人將什麼受用。者些子如縵天鐵網相似。透得過者八面通途。透不過者且向諸上人手中乞命。

示崇侍者開元和尚語錄

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向衲僧門下恰似掘地活埋人也。事不獲已且作死馬醫。說箇佛說箇祖說箇心說箇性。如將蜜果換苦葫蘆之說也。若是大丈夫漢一刀兩段。退步就己。向一念未生已前豁然覲透本來面目。洞明十虛。廓徹無間。便與釋迦老子不別。謂之頂王三昧。謂之烈焰聚。謂之金剛王寶劍。謂之踞地師子。謂之塗毒鼓。謂之種種名。當恁麼時誰為生死。誰為去來。誰為善惡。誰為逆順。誰為是非。誰為天堂地獄。誰為四生六道。盡大地是箇解脫門。全體是箇無位真人受用物。豈不見臨濟和尚道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在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出。臨濟下禪床欄柵擒住云速道速道。僧擬議。濟托開云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此便是達磨源流也。臨濟得此三昧。如大雲雨如百千萬雷。變通逸格。其唱愈高。三聖得此三昧。其和愈峻。至於興化南院首山風穴汾陽慈明楊岐白雲東山圓悟。皆得臨濟正裔。見徹本心。妙其三昧。誠謂教外別傳直指之要不辜也。此庵老人始發大志游方。首造蔣山謁圓悟禪師契此三昧。深藏眾底二十餘年。未有明辨得出者。蓋其平生徹證超出過量。履踐穩密。未易一言半句急於人知也。紹興四五年間。此三昧敗露。光明燭世。如大日輪昇太虛空。有眼者見其光明清淨無壞無雜。山河大地依此光明發生萬物。日月星辰依此光明炳曜癡昧。地獄天堂依此光明而住善惡。一切群動依此光明頭出頭沒。衲僧依此光明啟大爐鞴提奔。世鉗鎚碎聖凡窠窟斷佛祖命根。命根若斷。覓其光明來處了不可得。盤山和尚道心月孤圓光吞萬像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是何物。雲門和尚道盡大地是光喚什麼作自己。若識得光去。境亦不可得有什麼屎光境。光境既不可得復是何物。學道流向箇裏如何支準。若是打破漆桶底漢。便知二老落處。既知二老落處。且道在光明裏不在光明裏。若道在光明裏。雲門又道有什麼屎光境。若道不在光明裏。盤山又道光吞萬像。所以道打破漆桶後。須是遇人始得。

若不遇人到箇裏失却透關眼。若是打破漆桶。曾經本色宗匠爐鞴中出來。如百煉真金。如猛虎插翼。如金翅吞龍。方謂之真法王種草也。

示通修造

昔大隋和尚參七十餘員善知識。具大眼目祇一二而已。其佗皆具正知見。香林見雲門十八年作侍者。凡一言半句錄於紙衣下。舉此兩端深知古人為法誠切。到透處烜爍。迥出羅籠機關表裏情解之外。所謂師子王不妄哮吼也。近世宗門淡薄病在於何。病在當人不自信處。且此病從何而起。蓋從因地不正而起。因地既不正雖致身叢林。視叢林猶驛舍。雖說參禪聞禪。似鴨聽雷。舉此兩端亦見今人與古人相違也。其間設有因邪打正方知佛祖深恩難報。則知二大宗師不誣矣。

示璋供頭

本色道流。夙有般若種智。纔出頭來。其氣槩勁直。於最初一步卓然超絕與泛泛者不同。蓋末上親近真正宗匠。至於一言半句。終不妄誕。然此一段事。初非明悟知見可擬。又豈是世智辯聰而能彷彿者哉。是故羅山云。上士脚纔跨門。便知宗旨。猶怕繩床上老漢瞌睡。更回頭與一探。若是作家。暫挂瓶盂。亦恐繩床上老漢。瞌睡未醒。口裏水漉漉地。不是泊船處。便去俗人家寄宿去。看佗透底人。躉露箇消息。直使天下衲僧。無絲頭許湊泊。亦不令守住。無湊泊蹊徑。所謂驅耕奪食手段。誠間世而出。又安可與時輩和泥合水瞎學者眼耶。

示圓鍾頭

釋迦老子已前。曹溪大鑒之後。諸大老宿已來。的相承。密密符契。亦不出乎當人。二六時中。一動一靜。一語一默之間。果能不昧初志。於此直下頓見本地風光。則與從上佛祖把手共行。同一受用。提持千聖。近傍不得底。萬靈景仰。無門處。頂[寧*頁]上一著子。不獨與一切人。解黏去縛。至於四生九有三途六趣。俾各徹證根本。箇箇洞明。正知正見。豈不是大丈夫成就大丈夫事。臨濟道我二十年前。在黃蘖先師處。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如蒿枝拂相似。如今更思一頓喫。誰為下手。時有僧出云。某甲下手。臨濟拈拄杖度與。其僧擬接。臨濟便打。看佗顯示此箇大法。不妨超宗異目。豈似而今依草附木之輩恣縱。無主孤魂。坐在第八識裏。團量佗向上人。大機大用。正如螢火燒須彌山之說。歸宗年來寂寞太甚。也思得六十棒喫。誰為下手。忽然圓上座出來道法圓下手。祇向伊道待你鑄鍾了則分付拄杖子。

示章修造

佛眼叔祖初領淮右龍門。殘僧破屋而已。不逾年天下英特之士屢滿矣。未及數稔一寺鼎新。於是東山之道。大振天下。建炎末。紹興初。兵火民物。糜滅幾盡。獨龍門存焉。蓋此老人。般若智勝。行願宏博。而世數豈能動毫芒耶。昔嘗示徒云。你為我修造。我為你說禪。我將金彈子。博你泥彈子。好言語。理上也透。事上也透。所

謂理事融徹。會盡諸法無生。雖不呵佛罵祖。佛祖安能迹其前。雖不行棒行喝。棒喝安敢措其用。當知佛眼叔祖之道。太虛空不可等量。玄妙泯默。豈可圖度哉。是故參學人。若覲得泥彈子透。便知金彈子落處。若覲得金彈子透。便知泥彈子落處。者箇臨濟吹毛劒。若善操持。大功不宰。儻或躊躇。未免自傷己命。

示政化士

巖頭和尚道。大凡唱教。須從無欲中。流出三句。祇是理論。咬去咬住。欲去不去。欲住不住。或時一向不去。或時一向不住。誠哉是言也。從上具大眼目宗師。皆得箇些子說話。所以掀天動地。孤峻處湊泊佗不得。平實處捫摸佗不著。逆順中覲佗不見。謂之衲僧巴鼻。圓悟師翁。凡示學者曰。我有一句到你。老僧自著喫棒。若無一句到你。你便自陷地獄。看佗得箇些子說話底事分。正如金翅擘海。直取龍吞。無異也。又道。夫為善知識。據曲彖床。若無擒虎兕。辨龍蛇眼。未免被覺者吞却。已謂宗門祇如是也。豈不見明招到泉州坦長老處。坦云。夫參學一人所在亦須到。半人所在亦須倒。明招便問。一人所在即不問。如何是半人所在。坦無語。後却令小師問。明招云。你欲識半人所在麼也。祇是箇弄泥團漢。歸宗將謂明招。曾見作家來。必有驚人之句。如何却作野犴鳴。且道節角在什麼處。

示茂先二化士

一大藏教。且不是黃面老人說底。直指人心。且不是達磨大師傳底。祇者兩著。殃害天下衲子。求生不得生。求死不得死。正擬議間。驀地被人推轉。一刀兩段。血濺梵天。向歸宗門下。猶是掇洗脚水底漢。未曾夢見我先祖意旨在。豈不見臨濟在黃蘖問佛法的大意三度被打六十拄杖。興化久參臨濟末後見大覺至脫衲衣處忽然大悟。親見臨濟在黃蘖喫棒底意旨。欲紹此箇門風初無佗術別沒聲訛。一味硬却脊梁堅。教透去則盡大地人性命祇把斷貫索穿却。更無一箇漏網底。豈不是大丈夫漢成大丈夫事也。

示靈化士

叢林英俊之士氣宇不群。凡所至處終不妄通消息設吐露一言半句必有來由。雖有未徹底領略却受人整頓。蓋智識精明使其然也。唯是拍盲者。不問是不是。祇信彩撒將去。貴人說伊會祇對。不知正是折本經紀也。仰山在百丈時口吧吧地。丈云汝佗後遇人在。後到鴻山山云子在百丈問一答十是否仰云。不敢山云佛法向上道將一句來仰山擬開口被喝出。如是三問三擬答皆遭喝出。仰山低頭垂淚云先師向我道佗後遇人。今日便是也。從此發心入山看牛三年。一日鴻山入山見在樹下坐禪。以拄杖點背一下仰山回首。鴻山云寂子道得也未。仰云。雖道不得要且不借別人口。鴻山云子會也。所謂動絃別曲葉落知秋。至於臨濟在黃蘖處三遭痛棒。後來出世示眾云我當時在先師處喫棒如蒿枝拂相似。凡養子要如二大老始可起宗也。祇如臨濟仰山悟去成得什麼邊

事。若檢點得出許你入阿字法門。

示感化士

道人之心其直如絃。在在處處若倚天長劍。世間富貴驕奢五欲八風入作無門。名利是非四生九有籠罩不住。得到這田地便是取黃面老子命根時節也。豈祇一生兩生堅勁行願所致。乃是積劫熏煉種智純熟。至於歷諸勤苦。然後乃可引跂大方超然獨步者也。古云無一法從懈怠懶惰中生。又云久受勤苦乃可得成。此真實語。不誑語。不妄語也。果一旦透去。千人萬人羅籠不住。呼喚不回。它時異日孤峯頂上呵佛罵祖則不忝矣。豈可飽食終日。成群作隊。說黃道黑。略無少念回光反照。我今此身四大。所謂髮毛爪齒皮肉筋骨髓腦垢色皆歸於地。涕唾膿血津液涎沫大小便利皆歸於水。煖氣歸火。動轉歸風。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箇裏急著精。彩若作地水火風商量。釋迦老子盡塵沙劫無出頭分。不作地水火風商量。如將魚目而比明珠。二途不涉。無異畫餅充饑。三十棒歸宗自喫不干諸方事。

示喜莊主

頂門一機千聖罔措。思而知第二頭。不思而知第三首。要在當人直截荷負。卸却從前學解明昧兩岐。到淨裸裸處。更須轉向那邊。見佛殺佛。見祖殺祖。向衲僧門下猶是奴兒婢子邊事。大丈夫漢。莫向禪床角老和尚口邊覓禪覓道覓玄覓妙。[祝/土]向臭皮袋裏。為究竟法。不亦謬乎。睦州凡見僧云。見成公案放你三十棒。俱胝見僧豎指。秘魔見僧擎杖。至於玄沙未徹。從上諸宿德無不的痛處提持。如大火聚孰敢近傍。近傍則燎却面門。又如金翅擘海直取龍吞更無回互。有如是氣槩。具如是英特。方可稱為大丈夫事。莫祇守老鼠見解弄三寸光。巡門傍戶。見人道好從之於好。見人道惡從之於惡。誠可憐憫。麻谷一日持錫至章敬遶禪床一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敬云是是。又持錫至南泉遶禪床一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泉云。不是不是。谷云章敬道是和尚為什麼道不是。南泉云章敬是是汝不是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參學人到此如何縕素。若善參詳好惡自分耳。

示嚴教授宣教

達磨大師未離西土。已是七錯八錯。既把不定。遂航海游梁歷魏。九年少林露箇消息。謂之單傳直指。其納敗愈甚。事不獲已將錯。就錯以心契心。初無毫末許得底道理。所證祇證自本法。且如何說箇本法。莫是以心契心為本法耶。以無所得心為本法耶。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為本法耶。總恁麼為本法耶。總不恁麼為本法耶。若如此領略正如刻糞作栴檀形。盡未來際祇作屎臭氣。縱饒辯似懸河機如掣電。也是掉棒打月。者些子須是悟底人方知落處。而今說箇悟是治顛倒語。從上若佛若祖。觀一切眾為從無明流入顛倒。從顛倒流入諸趣。路頭既錯。改頭換面造種種業。謂之從迷背悟。若夙植善根。從善知識言下心地開通。覲徹本來面目。便謂之返迷入悟。然而迷時

又何嘗減一絲頭。悟時何嘗添一絲頭。迷時則迷悟底。悟時則悟迷底。迷悟既徹生死根斷。直下如紅爐上一點雪相似。佛也祖也凡也聖也逆也順也好也惡也長也短也。至於得失是非俱著不得。於著不得處事事著得。譬如虛空具含眾像。於諸境界無所分別。又如虛空普遍一切於諸國土平等隨入。塵塵刹剎全是箇大解脫門。佛法世法打成一片。便是從前未舉意參禪時身心一般。肚裏更無許多惡知惡解。所謂悟了還同未悟時是也。到此境界方謂之不疑之地。亦嘗面諭不疑有兩種。見徹本法到究竟大安樂處故是不言。尚恐坐著。有一般拍盲不疑。自謂從本無迷今亦無悟。及乎徵詰無迷悟處又却去不得。豈不是拍盲不疑。此是焦穀敗芽。斷佛命根。出佛身血之輩。烏可與語哉。古來老尊宿窮究此一大事。不是容易直是子細。安似今時長老擔夯得重。何謂如此。有般底得箇見處了便休。更不就人決擇。被人拈起一件物頓在面前分疎不下。便渾崙吞却。口頭雖說不疑。肚裏畢竟有塊物不能消化。此便是生死根本也。有一般底得箇見處。坐著見處。見地不脫。一向說玄說妙。廣陳蹊徑謂之為人。此便是喪達磨正宗魔子也。有一般底做工夫到箇靜處身心稍稍輕安。一向坐在無人之鄉。見人說著好事便生煩惱。返言禪道本無所說。所以雲門道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者是也。此病最苦。有一般底得箇見處。蕩蕩地無佛無祖無諸聖。一向無將去。行盜行淫飲酒食肉。謂之無礙禪。此是地獄種子也。永嘉云豁達空撥因果莽莽蕩蕩招殃禍此之是也有一般底見處泯默無聞。一味噇却常住飯了。祇管死葛怛地守却被位。等箇悟處。此便是深山大澤中一間破屋下泥團。謂之無轉智大王。徒消信施耳。其實本分參學者初無許多棲泊處。渠自有超宗異目生涯。且如嚴陽尊者問趙州一物不將來時如何趙州云放下著。趙州知佗病正在這裏。便與放出毒手去貼肉汗衫。非此手段不可救也。嚴陽尊者既不領略。又問既是一物不將來放下箇什麼趙州又對佗道放不下擔取去。者一句子更是辛辣。過如喫痛棒。從上古尊宿履踐此事。直是透到無秋毫子過患處。方敢據位為人師範。豈似今時銜聲利輩。亂瞎人眼也。面諭。為人一著子須是自得之。古云得之於心應之於手。臨機初不費絲毫氣力。剔將出來活鱗鱗地。左之右之皆在吾網中。不可說這一箇公案是為人處。那箇公案不是為人處。切忌作此解。殊不知當臺明鏡妍醜自分耳。羅山老漢道我這裏祇有一口劍。劍下有分身之意。亦有出身之路。從上老宿弄將出來。千差萬別無不從腳跟下流出。變通逸格殺活自在。巖頭道若論戰也箇箇力在轉處。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示達化士

德山未遇人時。[祝/土]一肚皮葛藤。流入八萬四千毛竅。化為精魅魍魎。各各放無量神通。及見龍潭一點也用不著。然後知非。乃云從今日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信之此事。初不在聰慧多聞處。亦不在澄澄湛湛處。亦不在長坐不臥處。亦不在寂寂惺惺處。若是其中人動絃別曲葉落知秋。其如未能究竟。當如德山見龍潭一番子

。方可入爐鞴受鉗鎰也。

應菴和尚語錄卷第七

法語中

示正首座往濱州幹修造

本色道流參問祇要敵生死。終不向古今策子上討諸方舌頭邊覓。唯是退步就己。冷地裏根蒂下切切提撕。忽然手蹉脚跌納敗一場。便是生一參學事畢。於孤燈獨照時始見有力。如一座須彌山。何處更有生死怕怖動搖去來底道理。死心和尚問魯直。聞說公會禪。諸方皆許可。是否。魯直擬議。死心云老僧有一問問你。它時後日彼此燒作一堆灰時如何。魯直忙然。千千萬萬人向這裏[跳-兆+亨]跳。祇是踏不著。且道諸訛在什麼處。報恩一日問正首座燒作一堆灰時如何。正對曰惱亂春風卒未休佗如此祇對是會耶是不會耶。頂門具眼底試辨這漢看。

示範化士

西天四七唐土二三。無不以頂[寧*頁]上一著直截顯示。奈緣學者困於知解泥於見聞。坐在必死之地。不能洞明從上諸祖直截顯示之由。所以古德道學道之人不識真祇為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看佗得底人等閑吐露一言半句。不妨超宗越格。便有直截荷負之量。堪為宗門苗裔。豈不是大丈夫特立種草也。南泉道王老師十八上便解做活計。趙州道我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叢林商量道念茲在茲謂之做活計。無佛無祖謂之破家散宅。若如此持論。其利固無。其害甚重。欲明二大老之意。待應庵三十年後換却骨頭了與你說破。

示彭道清善友

治身之端正在己也。千里之步貴在初也。善此二者百千法門無量妙義畢矣。故謂之無盡藏三昧。又謂之虛空正體。又謂之常住不滅。在衲僧門下又且不然。眼觀東南意在西北。不可以無心求不可以有心會。不可以語言造。不可以寂默通非大法洞達。豈能縱步千聖頂[寧*頁]哉。

示寶道人

祖師巴鼻無一針頭許。祇緣學道人親近太切。所以不見。若要易明。但十二時中一切處放教無心去自然合道。道既合則內外中間了不可得。直下虛凝迥無依倚。古德所謂心心不觸物步步無處所。看它向上人行處。又何嘗有絲頭取捨意路。與人湊泊。祇如德山。凡見僧入門。劈脊便棒。臨濟見僧劈面便喝。每以此顯示學者。祇貴知歸此間有等紕繆。強作主宰。無主孤魂。咸謂赤心片片。老婆心切。恩大難酬。且放過一著。將謂識痛痒。似此之類故多。不復盡舉。並不知二老得力處。祇一味搏量恣情卜度。師與弟子[牙-(必-心)+?]相印證。不惟沒溺自己。亦乃陵辱先宗。欲明二老人端倪。切忌狂狗趨塊。

示忠首座

鶩嶺拈花少林直指。至曹溪之後此道大振天下。皆英特俊流。克紹荷負非劣根躁進者而能操持也。大凡起宗之士。一動一靜一語一默迥然殊絕。終不肯沒溺死水中為究竟計。近年此道凋落愈甚。設有一箇半箇初詰之似彷彿。至下手時全無巴鼻。蓋根本不脫。祇是學語之流也。看佗黃蘖臨濟興化大覺南院風穴首山汾陽諸大老說底話。豈止一機一境為實法繫綴來學。動是提向上鉗鎚。使從上佛祖按下雲頭知有向上事。安似而今青黃赤白之輩胡亂引人入草瞎却佗眼耶。是佗古人道悟了須是遇人始得。這箇說話須是大法明底方知落處。若是徐六擔板卒難湊泊。是故我輩沙門合行事。非世間心術而可擬量。又非寂然不動而能洞達。所以道寂是誑語是謗。向上更有事在。老僧口門窄不能為汝說得。學道流若不遇人如何有這箇說話。既透得這箇說話了。還識福州人吟雪詩麼。

示徐國寶

少室門風無秋毫許。至承當時不道無。直是萬中無一。設有一箇半箇多是栽培得底。臨撒手時恰似落湯螃蟹一般。何緣如此。蓋末上不遇人。明見自性不徹。遂致斯害也。萬一宿植般若種智深厚。終不被邪師惑亂。而能親近真正宗匠。決擇死生大事。古德云參須實參悟須實悟。此之謂也。祇如六祖示明上座云。不思善不思惡正當恁麼時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明言下領旨。却問六祖。上來密語密意外還別有意旨也無。六祖云我今與你說者却非密也。汝但返照自己本來面目密却在汝躬。看佗六祖揭示少室直指之要。何嘗有秋毫許禪道佛法到人。唯直下揮金剛王寶劍。不獨斷明上座命根。至天下人命根悉皆瓦解冰消。豈不是大丈夫漢成就大丈夫事也。然大凡參學道人。第一不得記箇元字脚子。此是入道要徑。又道如經蠱毒之鄉水也莫霑佗一滴。古人方便無出此也。從箇裏去以透脫生死為究竟。若別有道理別有方便。則真西天九十六種之數無疑耳。

示機化士

古德山未行腳時。眼空四海。英特之氣逼人。及到南方首謁龍潭至吹紙燭處。漆桶子破。乃云從今日去更不疑天下人舌頭。跂步大方無出此老性慄。向一梔下便透頂透底。與迦文老漢見處不別。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如是三十年。祇一條白棒佛來也打祖來也打。要且不是吹滅紙燭處道理。直是鐵眼銅睛覲佗不破。所謂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為。此之是也。大底參學人須具真正知見。然後可就爐鞴煅煉。尚恐禁當不得遂為退志。而況拍盲不知有者而可語乎。縱具正知見。不遇人猶為見刺所惑。不得自在。其病又莫大焉。大凡參學有地頭人。多彼此患攬炒脫不得便為滲漏。果有志與釋迦老子作苗裔。切不可輕結裏。決要洞達大法。則不墮邪師網中。乃第一人也。

示偉化士

真實參學衲子。二六時中卓卓地。六根門頭裸裸地。應世間五欲八風搖撼不動。而見聞覺知籠罩不住。亦不舍見聞覺知而求一法。亦不即見聞覺知而求解脫。如是見徹。如是洞達。迥無依倚。超出聖凡情量亦不依住。迥無依倚超出聖凡情量去處。名為出格道人。然後提金剛王寶劍。隨所至處。見佛殺佛見祖殺祖見阿羅漢殺阿羅漢。所謂出佛身血破和合僧。似這般漢不必多。止得一箇半箇。足可紹續佛祖慧命。其臨濟正脈不患掃土。誠不虛來閻浮提打一遭。是故古德云。一等踏破草鞋。直須穿教透去。豈不是大丈夫漢說底話。焉似而今有般獃郎隈隈[謔-炎+崔][謔-炎+崔]弄盡鬼恠。更據曲彖木床妄自尊大。又將從上一言半句妄行批判誑惑後昆造地獄業。是可憐憫。大凡參學。末上既非正因。至竟祇成廢人。設若親近宗師亦是沽名譽利。其脚跟下大事無因分曉。大事既不分曉則惡業因緣從而和之。是以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耻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遂非則其惡彌積。聖賢之語昭著明矣。儻不諄諄奉守所誠。則人天二路泯絕。驢胎馬腹無疑。豈不見汾陽云一毫頭凡聖情量未盡。不免入驢胎馬腹裏。白雲道直饒凡聖情量俱盡。亦未免入驢胎馬腹裏。二老漢雖把手上高山。未免傍觀者。有般瞎禿便向者裏問誰是傍觀者。則歸宗拄杖折也未放在。

示儻供頭

摩竭掩室自救不了。毗耶杜詞却成忉怛。更說箇上無攀仰下絕己躬壁立萬仞。也是賊過後張弓。其餘是甚麼破砂盆。一向與麼去。盡十方世界一切白醭却。且放過了與你和混合水。祇據目前見處。畢竟以何為極則。灼然十箇五雙是喫殘羹餽飯漢子。要箇據虎頭收虎尾底。恰如天上擇月。而今祇得將錯就錯。咬定牙關向定盤星下信彩秤。知佗是什麼。儻禪者本分參學道流。相從歲久。誠不易得。法華舉和尚示徒云。行脚人不在觀州覩府看山門景致過時。為什麼事。蓋為生死事大。從上古人凡到所在。見箇村院主也須問過。如今晚學往往蹉過不肯遞相博問。古尊宿語極有深旨。若善提撕。紅塵堆裏鬧市門頭無非是上人出身截徑也。

示日化士

古之老宿。問道之由不較得失。但是三尺之童有長處固扣之。此方謂之學道人也。近世宗徒雖云行脚專理究死生大事。其模樣也似古人。所存得失甚重。既有此患。於直指之源不可得而明矣。譬如善射者初欲較得失。即無精中之期。蓋從無得失中習之悠久。然後可中其的。學道亦然。若有一念得失居懷。即被得失羈鎖。得失之論無它辭。故得之為喜失之為怒。此皆不祥中起此喜怒。其喜怒則人我之根本。若了人我根本初無來處。即是如來清淨大解脫門。所以道從無住本立一切法。修山主道。法法不隱藏。古今常堂堂。汝問是不是。我答當不堂。祇此便是截生死流底要道。佛祖頂門正眼也。

示證化士

洞明死生大事不是小緣。唯在當人宿植智本深厚。專誠參究。看是什麼道理。第一不得先立箇會處。亦不得作箇不會底道理。正如學射一般。久久到意盡情忘處。驀然中的。更須知有破的自得之妙也。雲蓋鵬參雙泉雅山主。令看芭蕉室中示僧云。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你拄杖子。蓋經久看之未明。一日雅向火次。雲蓋侍立。雅顯示云。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你拄杖子。蓋擬開口。雅以火筋攔手一撼。雲蓋豁然大悟。凡為善知識。若無此出格過量逸群大機。往往四稜榻地大家草裏輒。瞎學者眼則多矣。莫是雲蓋擬開口被雅以火筋攔手撼處。是出格過量逸群大機麼。且喜沒交涉。參學人欲洞明其要。急著精彩。時不待人耳。

道友孫亨仲求法語

亨仲家居東林之右。去城七十里。營生南畝不多。而能辦心延供十方雲水。往歲遇大旱。其心愈確而不厭其來者。野有餓莩獨其家有餘。信之願力洪廣而動神物護助也。予領報恩院事嘗憩其堂。舉家長齋奉佛嚴肅。真在家佛子也。每入城。首過其門。則隨眾衲入室。不畏奮拳。渠喜從之。予移居東湖亦來不倦。此皆過去有緣種。今生深信大法也。昔日甘行者家接待。凡有僧問。接待不易。行者甘云。譬如餒驢餒馬。看佗打透底人迥然殊絕。等閑拈起一莖草便是倚天長劒。今時流從朝至暮說盡道理。未嘗有一句正當。琅琊覺和尚云快把飯來。白雲端和尚云琅琊有不犯之手。且道這三箇老漢病痛一般。為復有異。參學人到箇裏著精彩。驀地踏翻。乃和二三老人烜赫處佛祖不可及耳。

示通化士

祖師開示直指之要。非講較商確持論而能造詣。唯是具大根種乃可洞達。是故從上老宿親近決擇之暇。其履踐處真實。無片時虛弃。悠久自然純靜。豈為世間妄想塵勞包裹也。果如此做去。驀地一念回光覲透本來面目。便見世間塵勞妄想山河大地色空明暗理性玄妙所從來處一一分曉。既得分曉則不被世間與出世間法籠罩。直下打成一片。二六時更無第二頭。古人又道喚作如如早是變了也。者裏急著精彩。此事不厭純熟。愈退愈進愈晦愈明。至臨機大用著著有出身之路。豈可使學者平白地死在句下作佛法中歷劫罪人也。祇如僧問弘覺山河大地從何而得。弘覺云從妄想得。僧云學人想出一鉛金時如何。覺休去。僧不肯。雲門聞舉云。已是葛藤不能折合。待伊道想出一鉛金得麼。以拄杖便打。是則是。雲門血滴滴地。要且出佗弘覺休去一些子不得。有般瞎漢便道歸宗為弘覺作主。嗚呼近年此類甚盛。不復忉怛也。

示章化士

衲僧家出一叢林入一保社。須具頂門金剛正眼。不為邪師引入草窠裏做瞞天罪過。乃真第一等人也。果如此行脚。何愁行脚事不辦。是故古德撥草瞻風豈為遊山覩水

。這邊好堂厨。那邊有施利。受用處穩便。唯單與死生做頭底。要透向上一段奇特大事。到得十成無滲漏處。更須轉向那邊千聖捫摸不著萬靈遐仰無門。等閑蕩蕩地似兀如癡。輕輕撥著。便解水裏火發。方可繼臨濟兒孫也。苟專師門格轍限量。則被人拶著。未免死在鬼窟裏。其隈隈[毯-炎+崔][毯-炎+崔]二十四氣一時現前。大丈夫事何其在哉。所以列祖出興提持此要無它。為此等流也。終不隨摟[打-丁+敕]入野狐群隊中。看佗上古德山臨濟乘一機示一境。如揭貼肉汗衫相似。纔見刺頭入便與一刀兩段。尚未稱從上來事。豈可拍盲妄自指注。年來參學人咸謂臨濟下兒孫機鋒峻捷。此說猶甚恠也。善章禪人有志參學。不憚數千里來此道集。期透生死大事。未肯端坐。固効古為眾持鉢繼洪州出隊目錄。袖軸求法語。揮翰聊書大槩。切忌作言語會。亦不容作無言語會。到箇裏大事為你不得。小事自家祇當。

示忼禪人

有志衲子。致身大叢林。決定要脚跟下事透頂透底與從上佛祖雪屈。豈上蝸角蠅頭而喪己身哉。看佗臨濟德山興化南院風穴首山汾陽的的紹續為萬世衲子之師。雖相去數百年。其金聲玉振龍馳虎驟未嘗隔一絲毫許。千人萬人仰望不及。所謂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古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步步登玄不屬邪正。破的手。大鉗鎚。非諸大老而孰敢當前乎。至慈明黃龍翠巖楊岐唱愈高和愈峻。自圓悟已來天下九州兒孫遍地。蓋源深而流長也。是故今日比丘當痛念先祖門風峻拔活業廣大。豈敢癡坐日眠三覺。古人有終身之憂。無它憂道未達也。道既達即無累生之患。是可得而名狀耶。便能顯示七佛已前威音那畔一箇大脫空。五祖謂一切妄言綺語小脫空是也。覲見本來面目大脫空是也。且小脫空與大脫空是一義二義。思之。

示信禪人

學道人在乎猛利。一咬便斷。纔擬議即鑽頭入知見網中。起結角羅紋分別。欲洞明少室單傳直指之要遠矣。南泉示趙州云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真達不疑之道。猶若太虛廓然。豈可強是非耶。看佗古人一期揭示初似刀刀。至折合處直使白衣拜相。苟或未暗此脉。不用敲磚打瓦祭鬼燒錢。但向一念未生之際。直下如桶箍脫撒一番。其塵劫來事一時覲透。既得這箇本柄入手。切須牢把住未可輕放下。何故前頭有事在。正好上門上戶求真正宗師。做冤家債主。期透向上關穿天下衲僧鼻孔。是為難乎。它時異日霜露果熟出來。與德山臨濟把手共行。點檢從上老宿未了底公案。俾令後之學者親認祖父契書。四至去處一一分曉決定無疑。然後承荷家業育子榮孫。所謂我本無心所有希求今此寶藏自然而至。豈不慶快平生。祇如德山臨濟過去數百年。如何却要與佗把手共行。應庵下一轉語看。

示原禪人

大凡行脚人。蘊成佛作祖氣槩。與流俗阿師迥然不同。是佗二六時中卓卓地。滴水滴凍。不妨孤峻。所謂先立乎其大者。其小者弗能奪也。大者既達。小者則如大者。大者則如小者。然後大小雙泯圓融無際。在今時猶是野狐窟宅。更須一槌打破透向上大機大用。放出焦尾大蟲作師子吼。既是焦尾大蟲。因甚却作師子吼。三賢固未明斯旨。十聖那能達此宗。

示祚禪人

古來抱道之士如癡似兀。豈有一言半句與人咬嚼。人自知之患乎不鳴。鳴則驚人。年來此道荒涼尤甚。設有留心叢林者例無正因。縱依附善知識殊無道念。初不異區區走山水活名要譽之徒也。苟得把茆蓋頭。略不知分。而又狂悖欲竊如來大人境界。竚無似之身。謂言傳佛心宗。況如來大人境界而容妄竊乎。其從游者麤頭鼠目薑尾狼心傷敗風教。比比皆是。可不哀哉。五湖大心衲子應須遠離。所謂見不善如探湯是也。

示法化士

祖師道心有所是必有所非者。此說話非上根大智孰可洞明。要須盡却今時始透向上關捩子。

臨濟黃蘖處三遭痛棒。所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縱大愚悟去其恠愈甚。然予之言知音者少。設鼻聽眼聞者則未與可。

臨濟出世後示眾。老僧一生呵佛罵祖。覓罪性如針鋒許了不可得。且道黃蘖處喫棒底罪過向什麼處去也。

凡見僧入門便喝。快如倚天利劍。鈍似無孔鐵鎗。喚作一喝。達磨家風一掃而盡。不喚作一喝。犯突吉羅罪。

示琮侍者

本分參學道流。末上為生死不明。正如囚禁之人。未得決斷。至於行住坐臥飲食之間。不得少安。若如此做工夫。其生死大事無有不徹底道理。往年佛果圓悟師翁遍扣諸方。無有不可其所得者。後見白雲演和尚。被詰其由元來無本分事。祇是一肚皮虛頭。白雲向佗道勤上座你參底是法座上禪。圓悟不肯。拂袖而去。至金山遭大病幾死。思量從前參問並無一句得力。纔得安樂復見白雲。聞舉頻呼小玉之語躉地打破漆桶。方始知非。信之師資緣會決非等閑。今時禪人亦在叢林中多年也。去見有道宗師亦嘗遭重病。心下安與不安皆自知得。祇是不肯放下。此不肯放下有兩種。最初行脚不遇真正宗匠。撞入外道邪師火裏。中其毒藥便謂行脚事畢是一。又有一種雖致身叢林中名為參禪。其實無正因。一味盜聽反急人知。便自證據。却但言祇是箇事是其二也。此兩種謂之膏肓之病。除是一旦知非將來却有放下時節。且畢竟放下甚麼。祇放下人我擔子得失是非佛法玄妙。纔如此放下便覺身心輕安表裏純淨。二六時中曾次空

勞勞地。冷地警然脫去。始可禁拳趯受烹燬。若祇守領覽為究竟。無異依草附木精靈。是它逸格道人迥然殊絕。觸著便解生風起草。世出世間得人憎。無出者一著子。謂之衲僧巴鼻是也。

示通化士

昔黃蘖聞百丈大智示再見馬祖深旨不覺吐舌。非生而知之孰能領略哉。此道至臨濟大行天下。若子若孫咸具殺人不眨眼手段。覓一箇半箇作將來種草。呵佛罵祖。猶為不唧[口*留]漢。豈況和混合水撒土揚沙以當宗眼。無異一牛迹之波擬比滔天之浪。是可得耶。有志之士果不昧最初一步。長時放教冷湫湫地。一旦桶底子脫。歷劫來事頓然現前。不為邪師惑亂。一向硬糾糾地風吹不入水灑不著。它時異日何患不熏天炙地也。不唯符契前百丈大智所示再見馬祖深旨。亦將確然特立大方。又何啻遇大風則止而已矣。

示一化士

讓祖首起馬駒膏肓之病。示以磨甄打車殺佛之要。所謂差病不假驢駘藥。應平生堅執奉重漠然冰釋。從容父子徵酬。曾無毫髮滲漏。皎然如千日並照。臨機八面超情離見。到出生入死不疑之地。了無生死始終之患。爾後以是傳之百丈。百丈以是傳之黃蘖。黃蘖以是傳之臨濟。臨濟以是傳之三聖。三聖死且喜太平。豈謂興化忍俊不禁。向大覺棒下見徹臨濟在黃蘖處喫棒底意旨。此老故是聽事不真喚鍾作甕。就中奇恠。逮今天下老和尚無不以是褒揚。殺人刀活人劍。乃上古之機鋒。亦今人之樞要。摧魔破執不得不無。其間一箇半箇灑灑落落終不肯坐死水裏。與蝦蟆蚯蚓長歌細吟也。大底抽釘拔楔解黏去縛手段以壽後世。從今日去斷要箇撲跌不破底點出來與臨濟作種草。俾綿綿亘萬世為祥為瑞為風為雷為雲為雨為殃為害。又豈徒然者哉。

示慈修造

大丈夫要截生死路頭。應平昔珍蓄諸所有物併須棄之。則六根門頭自然淨裸裸地。一旦警去不患生死路頭不斷也。苟不本真實履踐。而欲多知多解為自得之妙。返為知解風所吹增寒壯熱。常時現前鼻塞頭昏無日不作。蓋自取之禍非它咎也。大抵少室正傳。直饒徹底悟去。折合到十成絕滲漏處。更禁得惡拳趯。受得沒滋味。過這幾重關了亦未稱平生意在。當知先達拈一機示一境脫羅籠碎窠臼。曾無一針鋒許法與人作道理。尚恐佗時異日妄生節目。搖動學者。將為少室正傳合有恁麼事。殊不知快鷄不打籬邊雀。

示宗書記

從上佛祖言教如敲門瓦子。事不獲已藉之以為入理之門。年來學者不本宗猷。反以佛祖言教為極則。譬如澄清百千大海棄之唯認一浮漚。是可憐憫者。有祖已來列派扶宗之士。揭示直指之由。初無秋毫許與人領略。其所示祇示當人本法。果能向一念

未生時一刀兩段。則到臘月三十日懸崖撒手時。其五欲八風搖撼無門。九有四生收攝無分。所謂真大丈夫事。豈可與數黑豆死漢輩同時而語耶。

示感修造

學道人圖心要參禪。但參取涅槃堂裏孤燈獨照時禪。切不可立限劑。到幾時幾日什麼時辰決要悟道便是好笑。此禪無病痛。祇貴退步深信得及。高挂鉢囊拗折拄杖。硬却脊梁內同木石外同虛空。驀爾漆桶一脫。五聚十八界蕩然清淨。四生九有類頓時解脫。既見這一條大路了未是休歇處。直到大法洞明。方得真偽邪正一一分曉。謂之無上大自在法王。然後或處山林。或居城市。初無二見。所謂一種平懷泯然自盡。豈不是衲僧門下本分草料。苟道眼不明力量未充。至於逢緣遇境。切要牢捉繩頭勿令犯人苗稼。應須如法弘持。不患己躬大事不明白也。昔僧問巖頭路逢猛虎時如何。巖頭云拶。巖頭好一拶自不知落處。

示任化士

老南云說妙談玄乃太平之姦賊。行棒行喝為亂世之英雄。英雄姦賊棒喝玄妙皆是長物。誠哉是言也。大凡宗師居正位揭示本法。當如是提持。謂之褒揚殺人刀活人劍。為臨濟種草。苟無箇些子。未免拍盲妄生異端瞎人眼去。是故死心云譬如死人手持利刃截死人頭來呈吾。吾即肯汝。所謂善射者未彀已前中的早不唧[口*留]了也。伶俐人聊聞徹骨徹髓。何待曲彖床上老比丘重疊打之遶。大抵參學儻思前顧後則墮坑落塹無疑矣。且如德山臨濟出世弄箇一著子。直是驚天動地。及到衲僧門下不滿一笑。正類學如牛毛得如麟角耳。

應菴和尚語錄卷第八

法語下

示諒禪人

東林門下無禪道佛法。無向上向下。無之乎者也。無得失勝負。雖聚衲子唯以金剛圈栗棘蓬。跳者不可著力跳。吞者不可著力吞。但退步冷地裏驀然體得如畫錦還鄉。千人萬人中一人半人而已。其間肚皮熱底。祇得仰仰羨羨。要且覓它從來處不得。祇是人人脚跟下本分事。即非強生節目。是故從上老作家。非不以此本分事揭示來學。祇貴各各猛著精彩直截荷負。深入先達闔奧臨濟金剛王寶劍。德山末後句。藥嶠一句子。秘魔叉。俱胝指。雪峰輶毬。趙州勘破。女子出定。靈雲見桃花。玄沙未徹。此皆一致爾。苟有一絲頭及之不盡則禍生也。大底英特之士不在忉怛。巖頭道利根底一咬便斷。知它多少省力。然後見佛殺佛見祖殺祖。猶是衲僧門下脫白沙彌。可中逸格超量豈影響之流。而能近傍哉。祇如坐斷天下人舌頭底。還有出身處也無。試請諸方代一轉語看。

示潮上人

黃面老子四十九年說一藏之乎者也。其間是是非非長長短短。故不勞餘力。洎至末後看它無折合。却對百萬眾前拈花付囑。其誣之罪不輕。至於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果然聽事不真喚鍾作盞。設使具大丈夫氣槩。有潑天大生涯。二六時中腳跟下放光動地。愈沒交涉。這些子沒人情。痛下毒手打翻從上佛祖機關玄妙理性師授子承口耳傳習之弊。如紅爐上一點雪。且不是本地風光。亦非衲僧巴鼻。更說百丈耳聾臨濟三頓興化脫下衲衣雲門拶腳折雪峰輶毬趙州勘破狗子無佛性明眼人落井。以諸大老敲甃打瓦轉見狼藉。苟非明悟此旨切忌莽齒承當。蓋參學初無它術。祇要放得下一味無心去。自然合道。近來有一種不通方謬漢。或以壁立萬仞為尊貴。或以泯默無聞為極則。或以一切語言文字為變通。如此之類實可哀哉。且道東林見處如何。今年八月十八日。清光看壓海潮來。

示行者了無

出家乃大丈夫事。何待削髮然後親近知識。盧祖微時鬻薪於市。聞客誦經激其本願。謁黃梅大滿。一見投機隱於碓坊。因聞秀寫偈略露鋒鏟。授衣南渡。至庾嶺。為蒙山道人以不思善惡本初面目斂念知歸。尋抵番禺顯風幡不動動自於心之語。聞了駭然。看它祖師從微至著揭示本法。蓋非它術。乃自心之達耳。豈待削髮而後見善知識是也。

示行者了心

割愛辭親為如來種。學出世法了世間相。即是實相矣。所謂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吾知之矣。汝知之乎。事佛之要。勞形苦骨。長年不倦。為眾之念。臥草眠霜。

至死不厭。能行是者是真出家。

示檀越徐將仕

鶩嶺拈花。少林直指。黃梅夜半。大庾嶺頭。自爾曹溪之後此道大振。無非是祇今當人頂[寧*頁]上二六時中受用底一著子。或為佛或為祖。或為寶公。或為十二面。或為三十二應身。或為千手眼。通其變則虛空為口萬像為舌。盡未來際說甚隨類示權應機赴感。卒莫能窮詰其本。豈特寶公倒退三千里。便是黃面老子也無安身立命處。雖然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無不中的。至於天下老和尚據曲彖木床。揭示本法與一切人解黏去縛抽釘拔楔。施向上鉗鎚碎衲僧窠臼。其間一箇半箇皮下有血。遇本色人輕輕一劄。直下頓脫從前學解明昧兩歧。卓然挺特觸目遇緣曾無二致。以是願力現殊勝相。或為宰官或為居士或為長者或為比丘。各各契所得心。廓大解脫門。俾一切品類。已知有未曾有。悉皆洞明。超生離死絕塵絕迹一段奇特大事。到大休大歇十成絕滲漏處。四生九有五欲八風頓然清淨。使各各頂門金剛眼正。開大施門。濟所未濟應所未應。豈不是大丈夫具超群逸格點鐵成金底大手段也。

示檀越鄭承務

上根大智點著便知落處。又豈在搖脣鼓舌然後謂之指南。誠發明眼人一笑耳。是故西天四七唐土二三唯以心契心。初無心可得。若向無心處作道理還同有心。然心之說易會難明。所以祖師道無心無可得說得不明法若了心非心始解心心法。看佗祖師揭示從上佛祖所契心法。豈是和混合水未得謂得耶。縱饒風吹不入水灑不著。尚恐涉脣吻落路布。則隨後與之痛上錐劄。俾之脫去所得所證之妙。到千人萬人羅籠不住處亦未是好手。更須轉向那邊。撥動向上關捩。初不傷鋒犯手。悉使盡大地人各各活鱗鱗地。豈不是大丈夫具大丈夫事業。苟有絲頭許及之不盡。未免打入葛藤窠裏成群作隊造地獄業。將謂吾佛祖之道止此而已。大抵參學末上須就有道宗師。禁得辣手段受得惡拳趯。透到休歇安隱之地。其逆順境界喜怒哀樂五欲八風悉皆清淨不可思議大解脫門。則何往而不利哉。

示珣禪人

東山演祖云四來兄弟各各呈見解。及乎徵問子細。有者喚作禪道會。有者不喚作禪道會。要且本分事全無些些。誠哉此言。臨濟正傳無出此也。又道世人殺佛殺祖造無間業。一念回心却許懺悔。唯參問未達其由。畢竟成謗般若永劫無由出期。學者當事斯語以悟為則。若是學解傳習口耳之流。此報難逃耳。白雲太師祖道直須悟始得。悟後須遇人始得。你道既悟了便休。又何必須遇人。若悟了遇人底。臨垂手方便之時。著著自有出身之路。不瞎學人眼。若是悟得箇乾蘿蔔底。不唯瞎却學人眼。兼自己動便傷鋒犯手了也。嘎。昔年便有箇乾蘿蔔底。甜却牙齒。東道西說。而今乾底也無。濕底又沒。教緇素箇什麼即得。有時冷地看來恰如患啞箇。直是好笑。其為人手段

固遠之遠矣。

示振禪人

少室生涯。若未踏著如履刀山劍樹。其艱難萬狀。禪人從此多退志。遂為廢人耳。蓋乎平生操稟不彌確。履踐若存亡。縱使親見釋迦老子亦無奈你何。箇事須是具大丈夫意氣。把從前學解明昧兩歧。直下一刀兩段。祇向十二時中紅塵堆裏逆順界中。忽然信脚踏著。舊時活路通上徹下。全是自家出身要徑。豈不至哉。且如石葦問西堂。汝還解捉得虛空麼。西堂云捉得。葦云作麼生捉。西堂以手撮虛空。葦云你不解捉虛空。西堂云師兄作麼生捉。石葦把西堂鼻孔拽。西堂作忍痛聲云。大殺拽人鼻孔直得脫去。葦云直須恁麼捉始得。看佗古人得處超量。用時勦絕。等閑[祝/土]著如大火聚。豈有許多撾[打-丁+(天/圭)]。雖然也是喚錘作甕。

示慧禪人

黃面老子初生下時便道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後來雲門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却貴圖天下太平。此便是初生下帶來一星蠱毒子。雲門中之便知落處。拈來用得恰好。居常以此事告示學者。既作黃面老種草。須會祖翁說話始得。若不如此盡是掠虛漢。一日雲門普請般柴擲下云。一大藏教祇說這箇。看佗古人顯示頂[寧*頁]上一著如同電拂。利根底一覲便透。其或尚留觀聽坐在見聞。向衲僧門下何啻白雲萬里。

示如化士

昔水潦和尚問馬祖如何是西來的的意。祖乃當胸踏倒。水潦忽然大悟。起來拊掌大笑云。也大奇也大奇。百千妙義無量法門只向一毫端上識得根元去也。看佗英特之士。一等踏破草鞋見善知識。終不半前落後。直是操鐵石心。到大休歇處。躉地箭鋒相拄。如龍得水似虎靠山。故是慶快。不妨孤峻。究竟論之。也祇是明見本來自受用現成金剛正體。亦不足為之差也。此體未明時。謂之地水火風無明妄想顛倒。近世有等尊宿凡示學徒。但云地水火風無明妄想顛倒外別有一段事。此真可憐憫也。便是西天九十六種亦不作此見解。本色道流或聞或見得不寒心毛豎。晚之學者宜速遠離此患。乃可為如來種草也。

示伸化士

衲僧家活計最徑截。不用起一毫頭氣力立地成佛作祖。蓋緣近時學道人探頭太過。將謂別有道理。一味向意根下妄通消息。被情識機關流入生滅法中。執生滅法為安樂究竟處。其錯之甚。所以道無以生滅心說實相法。譬如有人妄號帝王自取誅滅。況復法王如何妄竊。信之上祖門風峻絕。豈容依倚棲泊者哉。唯是有力大方能臨危不悚。直下頓徹本法。如大火聚誰敢當頭覲著。

臻上人為百丈持鉢求語

佛祖緊要處毫髮不容。驀地踏著此脉却有共語分。近時參問道流多是執我見為究竟法。略不信有好事。纔入本色爐鞴中則討頭不見也。蓋緣末上不遇人。承當處莽鹵。坐在得失窠子裏。怕人動著。恐輸却禪。或者云我見處一切是了。長老家却言不是。此祇是用心行。要羅籠我拽轉我。但自把得定便休。此膏肓之疾固不足發藥。參學人切忌此耳。

示曇禪人

少室家風。祇要當人端的喪却本來面目。然後方可入作。若不如是盡是依草附木精靈。德山道吾三十年提持此事未嘗見有一箇獨脫出來底。圓鑑和尚道直饒獨脫出來。也是依草附木精靈。看二老揭示直指之要。豈有一絲頭許與人領覽。至於自得之妙。向衲僧門下猶是貼肉衫子。除非大達之士乃可鬚鬚耳。

靈源不昧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又道若有一毫頭凡聖情念未盡。未免入驢胎馬腹裏去。古人懸塗毒鼓祇要求箇會擊底人。儻善擊之少室家風一任擎展。

示茂化士

見性周遍。聞性亦然。洞徹十方無內無外。所以道隨緣無作動寂常真。如是施為全真智用。是故巖頭初參德山。執坐具上法堂瞻視。德山云作什麼。巖頭便喝。德山云老僧過在什麼處。巖頭云兩重公案。德山云者箇師僧稍似行脚人。然則父慈子孝。其柰來處未諦當。參學人者裏撿點得出。便知二老人如是施為全真智用。少室高風未至寂寥哉。祇如巖頭便喝。為復理合如是。為復別有生涯。近世禪者被人拈來詰著。多是渾崙吞箇棗。死在得失窠裏。白雲太師祖道。須是具緇素眼始得。若不具緇素眼。未免瞞預佛性僥倖真如。且作麼生是緇素眼。破木杓。

示璫化士

學道人莫空依草附木過生。打辨精神透教徹去。老黃龍未見慈明時。一肚皮禪口似紡車。及其見之挺然超詣。大哉此老有是起必死之疾手段也。

長慶參雪峰玄沙往來三十年。非不精究此道。然未登太山豈敢小天下也。一日見卷簾猛省有頌云。也大差也大差。卷起簾來見天下。有人問我解何宗。拈起拂子劈口打。是謂登太山耶。錯。

示璫化士

祖師西來特唱此事。祇貴言外領略。直下透頂透底。何待禪床角頭朝呴暮呴。然後為佛法禪道。正是瞎人眼。又不可舍師承而自求。自求而得。真九十六種眷屬也。長慶拈拄杖云識得這箇參學事畢。雲門道識得這箇為什麼不住。二老漢優則同優。劣則同劣。垂手處足可稱尊。若是入理深談猶欠悟在。

示照知殿

大道坦然本無迷悟。良由眾生顛倒。從妄而興背覺合塵起諸差別。遂有四生六趣九有。致使流浪三界無有休息。如汲井輪互有高下。皆謂之迷。儻能於其間。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一念知非。直下頓至如來不動之地。此謂之悟也。然迷悟之由。且初自何而起。謂從心起心不自心。謂從妄起妄不自妄。則心之與妄其安在哉。當知十方虛空生汝心內如片雲點太清裏。如是見徹即知十方虛空不可得故。虛空既不可得。山高海深纖洪長短目前縱然又如何消遣。箇是萬仞崖前一涉子。纔入顧藉。衲衣下事無緣究竟也。思之。

示一化士

東寺和尚道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劍去久矣爾方刻舟。此正如善射者不問中與不中。蓋妙在意前發必中矣。參學人亦復如是。欲期洞明大法。須辦鐵石身心悠久自然諦徹。透到大休大歇處。亦不問生之與死也。聞菩提涅槃真如佛性如風過樹耳。箇些子若打不脫直是礙塞人。從朝至暮恰如打殺人了。未曾還命在。此是做工夫到好處也。不久漆桶破也。捉獲白拈賊也。自納敗闕也。收拾不上也。破家散宅也。沒著死屍處也。衲僧家到得箇田地後。是則是快活無憂。若不就本色宗匠鉗鎚。便打入撥無因果隊裏去。卒牽挽不回。永嘉云豁達空撥因果莽莽蕩蕩招殃禍。於宗門所害非輕。豈不見僧問古德云。上無攀仰下絕己躬時如何。古德云放下著。起膏肓之疾無出此也。

示淳化士

從上佛祖無一念心要做大漢。生死大事方得成辦。然後大漢。自然而至。始謂之釋迦種草也。若有一念馳求成佛作祖底心。此謂之焦芽敗種無復發生也。年來學道人凡見尊宿不問如之若何。祇要人道佗有箇見處便歡喜。殊不知歡喜底便是討閻羅王鐵棒打鬼骨臀欵子也。若是箇漢祇要人道你未在却堪持論。

示延壽雲長老

從上宗師是第一等放下底人。纔出頭來掀天括地。至竟緣何如此。祇是末上一念正。當其邪師魔外籠罩不住。便有超宗越格氣宇。不亂親近。至世間起滅了然無寄。唯以生死作頭底。正作頭底時不見有死及不死底。此是古人做工夫處。向這裏斷要徹底明白擴而充之。然後禁得辣手段。到千變萬化處尚恐討頭腦不見。何況半陰半陽半晴半雨而欲獨步大方無復得也。箇一著子自古自今一箇半箇透得底。如鷹掣鷺雀似鶻捉鳩。有甚費氣力處。回視從前參得底悟得底學得底淹浸得底。直是慚惶殺人。始知從上宗師是第一等放下底人。方得這箇柄杷入手便有掀天括地分。所謂間世英特之士無出此也。

近世道流。不務本。但貴肚皮裏記持多。口裏有可說。祇對士大夫。資談柄快神思。謂之禪道。此大妄語。所招重報。千佛出世。不通懺悔。是佗古人初無道理。一味古朴。百醜千拙。要是肚裏非常惺惺。蓋渠專於道故也。一旦驟地咬斷五色索子。

跳出解脫深坑。透過悟迷兩字。不妨慶快乎。昔忠國師示學者云。身心一如身外無餘。雲門云。山河大地何處有耶。看佗下箇註脚。迥然超絕。一鎧下便要平步青霄。雖然直饒恁麼也是依草附木。

示覺禪人

菩提離言說。從來無得人。德山道。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趙州道佛之一字。吾不喜聞。看佗恁麼吹沙走石。早是瞎人眼了。更向棒頭上討活路。一喝下覓出身句。無異捕鼠口。求象牙也。所以從上護惜箇一著子。二六時中。直是無絲頭子虛棄。做到無捫摸處湊泊無門時。却須放下令教虛靜澄湛。應干從前知解道理惡知惡見。悉皆入作不得。便是入道要徑也。一旦洞明脚跟下事。徹底透脫去。亦不辜負釋迦老子苦口丁寧。所謂師子兒眾隨後。三歲便能大哮吼。若是野犴逐法王。百年妖恠虛開口。

示達禪人

本分衲子。蘊超今越古底氣宇。抱成佛作祖底英槩。直下斷與生死做頭底。到詞窮理盡處死生關脫。如萬仞崖頭撒手豈肯顧藉。至絕氣息時全體活鱗鱗。覲透從上大眼目宗師。放手脚弄出驚群動眾底餘態。如珠走盤如盤走珠。顯示佛祖拈不出生機一路。如龍得水似虎靠山。向棒喝未施前坐斷電光石火在機用普應間。不妨風行草偃雖萬化千變其實湛然凝寂初無依倚。一味單提接最上機不立階梯。豈居陰界。謂之宗乘。教外別行。撥轉關捩不容擬議。至於拈花鶯嶺直指少林曹溪脫印子。亦不出最初一念。又曰頂[寧*頁]上一著。是佗得底。二六時不露鋒鏝。等閑趯出十有五雙蹉過。古德云。此事唯我能知是也。

示曇禪人

上古老衲心眼未明。火急就有道而正之。一旦心眼洞明。以本願力。晦迹山林辦累生計。揩磨心識。使及之淨盡無纖毫過患。至遇境逢緣。視之如牆壁瓦礫。絕無一念世間心若太虛空。湛然凝寂謂之金剛正體。淨裸裸地圓陀陀地。然後以無功用行。雖無心應。世。而應世之心。常而無間。雖無心濟物。而濟物之心。霽然無窮。當知上古老衲就有道。而正之契證之妙皎如十日並照。豈造次承荷者哉。

示徐伯壽道友

佛祖闔域。深奧無際。蓋古今固難其人。苟非上根大智孰可造詣者哉。要在頓信誠確。然後乃見覲捕至覲捕之時。不可以有心求切勿以無心會。又不可離有無而別作勝解也。亦不可即有無而。求出離也。學道人但能於此著精彩。唯是所示之要。久之不患不徹證也。龐居士問馬大師云。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馬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龐公言下大悟便云。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此豈不是透生死截徑。打破牢關底意氣。儻涉道理。即打入野狐隊裏去也。大抵斷

要洞明此事。須是決烈之志。向二六時中六根門頭。常時放教淨裸裸地。雖處紅塵鬧市酒肆茶坊。如在清淨大解脫門無為境界。堪然凝寂如一座須彌山相似。五欲八風搖撼不動。千魔萬難籠罩無門。祇者便是得力做工夫入道之蹊徑也。直下從腳跟下推究將去。至成佛地。方見得不願作佛之元由也。從上老宿喧天動地。祇用箇些子。在佛祖謂之頂王三昧。在衲僧謂之祖師巴鼻。在平江人謂之頑賴須知頑之一字。是眾妙之門入得此門千足萬足耳。

令人胡氏求法語

向上一路非男女等相。但直下著精彩二六時中覲捕驀地穿透即是令人無量劫來受用底事。今日現行。不曾移易一絲頭。又豈可別有道理也。既信得此段大事因緣及便徹底放下趣康健直教生死兩字洞然明白。豈不快哉。大底人生到老稀之年。是時節至矣。應家務事掉與人荷負者。貴得腳跟下輕便。臨時去住自由。

胡六七娘求法語

祖師道心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有法有本心非心非本法。胡氏六七娘要見祖師妙心。至容易事。但祇退步向行住坐臥處喫茶喫飯處語言三昧處觀世煩惱處。猛著力一提提取。便是祖師所契之心。與自所證之心。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威光烜赫得大自由豈不是出格真道人也。

胡令人宅萬二小娘子。求法語

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箇是從上佛祖得力處。善知識劈頭拈出。不問是男是女。纔宿有靈種底。一見便知落處。豈在忉怛。然後知歸耶。古之凌行婆。鄭十三娘。皆見諸大老宿。悉證無生法忍。吳氏千一娘有信佛之心。但將此心朝夕推究驀徹去。當知世尊密語不覆藏之句。祇是自己無盡寶藏也。

書

答翔鳳山顯忠資福詮長老法嗣書

老僧自幼出家正因也。方袍圓頂。正因也。念死生未明。撥草瞻風。親近真善知識。正因也。至於出世領眾。今三十餘年。未嘗毫髮厚己也。方丈之務。未嘗少怠也。晝夜精勤。未嘗敢懈也。念眾之心。未嘗斯須忘也。護惜常住之念。未嘗敢私也。行解雖未及古人。隨自力量行之。亦不負愧也。痛心佛祖慧命懸危。甚於割身肉也。念報佛祖深恩。寢食不遑安處也。念方來為道衲子心地未明。不啻倒懸也。雖未能盡古人之萬一。然此心不欺也。長老隨時。吾三四載凜然卓卓可喜。去年夏末命悅眾。是吾知長老也。吾謝鍾山。寓宣城昭亭。未幾赴姑蘇光孝。方兩月。長老受鳳山之請。道由姑蘇。首來相見。道義不忘如此也。別後杳不聞耗。正思念間。懷淨上人來。承書并信物。方知入院之初開堂。為吾燒香。乃知不負之心昭廓也。今既為人天眼目。與前來事體不同也。果能如吾自幼出家。為僧行脚。親近真善知識。以至出世住持。其正因

行藏。如此行之。則吾不妄付授也。又何患宗門寂寥哉。至祝。無以表信。拂子一枝。
。法衣一頂。幸収之。紹興壬午七月初七日。住平江光孝應庵老僧 某書復。

應菴和尚語錄卷第九

應菴和尚語錄卷第十

嗣法門人 (守詮)

等編

頌古

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草木無端拈出來。更加註脚放癡獃。西天此土誰知己。夜半優曇火裏開。

世尊拈花

金色頭陀忽破顏。看來也是管窺斑。當時若得回頭早。免見兒孫墮黑山。

女子出定

出得出不得。滿面是埃塵。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

疎山造塔

鑿開荒徑造浮圖。往復商量價不孤。無限落華隨水去。夕陽春色滿江湖。

漸源與道吾弔慰

急水灘頭下釣時。錦鱗紅尾尚遲疑。驀然跳出洪波裏。攫霧擎雲宇宙低。

風幡

大海波濤湧。千江水逆流。龍王宮殿裏。不見一人遊。

喫油糍

背眾喫油糍。對人誇好手。潦倒不識羞。抵死揚家醜。

香嚴上樹

故園春色在枝頭。惱亂春風卒未休。無事晚來江上望。三三兩兩釣魚舟。

丹霞燒木佛

丹霞寒燒木佛。院主因禍得福。可憐杜撰巡官。祇管胡卜亂卜。

舉定山夾山同行。定山云。生死中無佛則無生死。夾山云。生死中有佛。則不迷生死。二人各謂己語親切。往大梅舉而質之。梅云。一親一疎。二人下去。次日夾山往問。那箇親。梅云。親者不問。問者不親。夾山住院後。舉此謂眾云我當時失却一隻眼

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兩般滋味惡。中後入黃泉。

真贊

贊睦州和尚

稽首金容癩狗師。一生快活沒人知。平田淺草翻身處。合水和泥換步時。垂手未施三寸刃。破關先下頂門槌。寥寥萬古誰堪對。唯有嘉禾跛脚兒。

嚴教授畫臨濟請贊

喝下忽雷驚。聲前休領略。當鋒囁鏃時。蹉過第一著。不在壁立處。豈向平地泊。
野水白連天。秋空飛一鶲。

滿禪人畫臨濟像請贊

臨濟禿無眼目。討便宜兮不知足。高懸羊頭賣狗肉。秤頭斤兩惜如玉。脣中更有一般毒天。下無人敢輕觸。

卞禪人畫布袋和尚求贊

人謂是彌勒。且喜沒交涉。拖箇破布袋。到處納敗闕。祇有一味長。子細為君說。
是什麼乾屎橛。

贊三將軍

家在歸宗寺後山。洞中春色異人間。祇因親受靈山記。長與歸宗把要關。

贊大慧禪師

人天之師佛祖榜樣。頂[寧*頁]一著。匙挑不上。俾臨濟價增十倍起圓悟更無伎倆。
小姪如此贊揚。老胡決定有望。三十年後脫空話行。也是一番性慄起謗。

贊虎丘先師

老漢從來無禪。一味心中含毒。此毒時復現前。渾家大小不穆。異口同音呪詛。
至今活陷地獄。一名臨濟正宗。一名叢林瞎禿。

贊佛眼叔祖雪堂和尚侍立(老禪贊在前)

正法眼藏。瞎驢邊滅。父行子隨。了無途轍。老禪已是錯針錐。添得應庵亂饒舌。

贊此庵元和尚二

佛祖生冤家。人天不喜見。忒殺聾頭。却通一線。劈脣拳下破牢關。大用機輪轉。
轆轉。

十分畫得相似。祇有一處諱訛。佛祖檢點不出。從教平地干戈。

贊李知府朝議

人言公死。我言公在。在在在何處。清風動天籟。

贊程宗古承務

龐居士悟心於馬駒言下。裴相國得大用於黃蘖棒頭。雖相去數百年間。其金聲玉振聯環不斷。彼時有此二大老光明烜赫。此時有宗古先生。仁義禮信。根於心。而能以此心確然。履踐佛祖大解脫門。誠不讓耳。白雲山月未足為齊。寒檜青松堪同大節。

烏巨山達長老。命立首座。持師頂相請贊

煙林風姿。山岳氣宇。坐看春回。行無伴侶。不圖成佛。豈欲作祖。一句掀翻。
萬機罔措。更提柱杖。擊塗毒鼓。立禪持歸。分付烏巨。

積善普長老請贊

天台南石橋北。觀音寺裏有彌勒。頂門瞎却摩醯眼。肘後風雷轟霹靂。

表微首座請贊

左捺膝右握拳。搥瞎正法眼。打破葛藤禪。奮迅西河爪距踢出楊歧金圈。祇憑箇一著。今古有人傳。

禪人寫真請贊

形枯豈是持齋叟。兒古還非入定僧。馬又不成驢不是。當頭一著得人憎。

法中之魔。僧中之賊。盜佛祖寶刀。斷衲僧命脉。貧窮者示之無價寶珠。富貴者令之破家散宅。不是平地上干戈。且非孤峻處標格。

者漢初無罪過。祇是頭匾眼大。雖然肚裏醒醒。開口便先話墮。如斯出世為人。恰似大蟲看水磨。

豎拂拄拂。全機出沒。一喝耳聾三日。叢林至今狼藉。屈屈。且道是馬祖屈。百丈屈。歸宗屈。宗一侍者。但恁麼拈出。

魯祖偏工面壁。秘魔動便擎杖。唯有歸宗長老。一味撒土撒沙。三箇上牢漆桶。不知那箇堪誇。諸方檢點得出。也是勾賊破家。

波濤千尺冷颼颼。誰向滄溟泛逆流。唯有渠儂諳水脉。卷舒出沒任遨遊。

九年面壁。成迂曲。三頓親承愈見賒。併蕩那伽大機手。不知誰可繼生涯。

拭眼堂前。臨濟正令。且行一半。拈佛祖病。

江上青山千萬疊。水邊茆屋兩三間。朝來無限扁舟過。何似渠儂把釣竿。

茆屋紫霄下。良田石鏡邊。此生隨分過。不用買山錢。這般惡比丘。何人敢近傍。
。恣焚三毒火。力起無根謗。破除少室窠。巢併蕩衲僧見障。聞者見者攢眉。應是無人瞻仰。

身心一如身。外無餘。不願成佛。亦非凡夫。甘作上牢漆桶。無心計較錙銖。萬古銀山鐵壁。更沒者也之乎。是則活埋老僧。不是則打殺曇慧暗透兩重牢關。烈焰不藏蚊蚋。

元是黃梅村裏僧。生來自笑百無能。一瓶一鉢隨緣住。孰謂而今繼祖燈。

平江虞祖道寫頂相。求贊

枯松下。盤陁上。獨坐大方。橫按拄杖。謂是應庵。無恁相狀。謂非應庵。誰肯歸向。分付祖道試自定當。

徐伯壽求贊

大海波濤闊。千峰氣像雄。當頭俱坐斷。直下展家風。一喝分賓。主三玄辨正宗。
其餘都莫問。今古有盲聾。

如道人求贊

江上青山疊疊來。屋頭松竹手親栽。柴門盡日無人到時見窻前雲作堆。

蓮道人自寫像求贊

凌行婆蓮道者。一箇患聾。一箇患啞。聾者善聽。啞者能話。堪笑堪悲。可知禮也。

吉彬老二姪女繡普賢菩薩求贊

吳門吉彬老。壽年可及百。骨目清且癯。施為有標格。行步快如風。談笑氣不乏。
窮之無他術。一味好佛法。每親善知識。言下究生殺。家有二姪女。貞姿迥超拔。
自幼不茹葷。晨昏常燕默。從容定中起。痛念十使結。顯塵劫大願。運針發五色。幻
普賢妙身。應現四菩薩。等十方虛空。皎若揭日月。大哉白象王。群狐悉彌滅。當知
妙殊勝。豈在別處設。若從自己求。猶如病作熱。如是名正觀。不爾是邪說。

偈頌

和 宮使李侍郎頌。送入莞山庵

此山已是勝天台。峰頂寥寥正眼開。無限水雲難湊泊。却容掃地相公來。

題 陳參議中大大隱圖

荷鋤居士隱雲莊。竹屋茆堂瞰小江。祇這逍遙是知己。人間天上更無雙。

和 李參政頌示鑒禪者

清源居士頂門著。從本已來自寥廓。更透吾家向上關。活鱗鱗地難收捉。風塵草
動鑒來端。臨機八面初無作。纔起分毫取與心。即被邪師籠罩却。

贈別俗兄

此行安忍泛輕舟。無奈官差不自由。痛望老人修淨業。莫教容易度春秋。

題劉民用居士藏六庵

西溪縛屋稱幽居。坐對松窻與世疎。到眼青山千萬疊。此生安樂更無如。
虛空正體沒邊涯。藏六如何蓋覆伊。要聽少林無孔笛。從來多是逆風吹。

辭此庵和尚塔

道韻如山重。永懷有紀綱。一拳成活業。千古更無雙。松竹森森老。雲山疊疊長。
洛陽無限意。對此一爐香。

示智道者

少室門庭冷似灰。長年不見一人來。汝今若解知慚愧。那取工夫到一回。

贈成主簿

同是崇寧癸未生。公為官長我為僧。大家履踐通天路。共踏毗盧頂上行。

禪人之梅陽

此行不憚三千里。況是江天欲雪時。問道身心如不昧。梅陽老子已先知。

與鑄鍾道者

野店小橋外。黃昏欲雪時。一聲誰側耳。千古喚愚癡。

德彬修雙陽塔求頌

九層塔聳青霄外。七佛靈蹤在上方。山冷雲寒當午夜。唯聞仙樂散天香。

送僧化蓀

窮心何必在三椽。直透歸宗一味禪。翻憶當年曾卷起。無端又展與人眠。

吳必東請小參後說偈

百草頭邊千聖眼。一毫端上萬重關。更無佛法并玄妙。堪與知音共往還。

送六人禪者。隨宏長老住大智

大智荒涼久。中興六上人。機前施遠略。句下要通津事理無兼帶。偏圓有主賓。
風雲今際會。彈指一番新。

贈悟上人造華嚴塔

山前馬廄普光殿。門外牛欄正覺場。五十三人同日葬。善財走得脚生瘡。

術人求頌

造化付誰手。君來聊解顏。欲游天上路。先破鬼門關。禍福行藏內。高低方寸間。
毫芒差錯處。過犯重如山。

行者求頌

了身不若了心休。了得心時身不愁。若也身心俱了了。神仙何必更封侯。

觀道人求頌

學佛從來境界多。不能降。伏便成魔。降魔能用無心法。六賊傾城盡倒戈。

題仲逸宣教三境圖

太清之雲。鏡中之塵。從無住本。廓應如春。妙玄不動。示現無垠。三世普入。
孰妄孰真。現成公案。豈費精神。當頭一著。坐斷要津。

莞山淨明庵小參示眾

三十三州七十僧。驢腮馬領得人憎。諸方若具羅籠手。今日無因到淨明。

題永寧小軒

我行重到清涼地。小室軒窓分外明。不是山家占春色。大都物理自舒情。

贈晦叔秀才二首

處世從教眼似眉。自然心地絕支離。翻身更透龍門浪。頭角崢嶸宇宙低。
少室巖前路不遙。毫芒纔擬便迢迢。西湖湖上晚來看。小艇輕風落畫橈。

西蜀祖正道者還鄉求頌

西川五十四軍州。幾箇男兒會點頭。透得劔門關子過。不風流處也風流。

夜宿解田偶成

夜宿西山居士家。圍爐相對話生涯。從來無一絲頭許。自是勞生眼裏花。

送宏監寺開海田

軒昂氣宇要爭先。及早乘時痛著鞭。翻轉江臯千頃浪。靈苗從此秀桑田。

送珣禪還鄉

極目澄澄水照空。白蘋紅蓼戰西風。三千里外深深意。鐵券誰將累祖翁。

送祥禪人二首

子是慈明家畔人。直須超卓要驚群。騰身快入洪波裏。始見曹源正脉分。
濁港江頭送別時。碧雲秋水淡依依。莫嫌老拙疎慵甚。它日重來扣竹扉。

謝楊善才道友惠數珠

南詢初不失程途。收得金剛腦後珠。兩手持來親獻我。光明燭破昏衢。

胡氏妙圓求頌

八年伏枕今安樂。安樂常思病苦時。苦樂本來真實義。要須猛省力扶持。

送傑侍者還鄉(辛未上元日)

大徹投機句。當陽廓頂門。相從今四載。徵詰洞無痕。雖未付鉢袋。氣宇吞乾坤。
却把正法眼。喚作破沙盆。此行將省覲。切忌便垛根。吾有末後著。待歸要汝遵佛事。

為此庵和尚入塔

摩醯三眼洞徹無私。末後全提今之是也。故我此庵和尚。平生擔板不受差排。會盡物我一如。透過生死窠臼。履刀山劔樹如步紅蓮。入鑊湯爐炭似登寶所全體是箇大解脫門。更無一絲毫許外物。化緣既畢借路經過。火光三昧自焚軀。烈焰亘天誰著眼。
黃金靈骨五色璨然。不昧高蹤斬新光彩。今日安藏窣堵。坐斷溪山。萬木生風。千江照月。真燈烈焰少室增輝。正恁麼時。且移身換步一句作麼生道。還知落處麼。寶印當空妙重重錦縫開。喝一喝。

為留守樞密大資掩土

天高地厚海闊山遙。發最上機示真實相。故我留守樞密相公。廓頂門正眼。顯肘後靈符。以此為國為民。以此至忠至孝。可謂大功不宰。果見作家。末後全提十虛坐斷。無生田地有種有收。般若舟航有津有濟。直得高超物表獨蹈大方。正恁麼時。且全身奉重一句作麼生道。好須雲外看。一劍倚天寒。

為南書記下火

東湖莞嶺及歸宗。燁燁騰輝爐鞴中。鐵眼銅睛烹不破。衲僧巴鼻好流通。

應庵和尚語錄卷第十(終)

No. 1359-B塔銘(附)

左承議郎太常丞兼權尚書吏部郎官李浩撰

隆興改元。癸未六月十三日。住持天童山。應庵禪師曇華遷寂。塔全身於院之西麓。其侍者興會持遺書。副以趙州之頂相。來且需文以銘。余曰。銘余宜為。歲在庚午。始識師於番陽。十四年于今。念有所至。雖千里。命車忽焉去之。亦不為少頃留。以是為常。家居官居。其門弟子。以化事往還。蓋未嘗絕也。知師之所歷至詳。銘余宜為。示之信入。導以進步。既久而本然之法。軒豁呈露。靡所逃遁。考觀其極。與吾儒所謂一貫兩端。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無得踰之。日月不可階之天無或少戾。知師之所造至悉。銘余宜為。負二宜為最後。又以古佛相貌寄意。銘余責也。其可辭。師江氏子。蕲之黃梅人。生而奇傑。骨目聳秀。童稚便厭世。故具決定志。津濟羣品。年十七。出家於邑之東禪。明年為大僧。又明年杖錫參訪。首謁隨州水南遂和尚。染指法味。歡喜踴躍。遂徧歷湖南北。江東西。所至與諸老宿激揚。無不投契。然師根器遠大。不肯得少為足。要求向上鉗鎚。透頂透底。諸佛列祖羅籠。不住一著。以厭滿初願。迺上雲居。禮圓悟禪師。一見拊勞。痛與提策。以為法之故。服勞難事。趨走惟恐居後。會圓悟入蜀。指似往見彰教隆。于宣隆其子也。隆移虎丘。師實為先馳。未半載間。通徹大法。頓明圓悟為人處。機關深固。運用恢廓。言句之出。皆越格超量。人天罔測。道聲藹然。洽於叢林。未幾禮辭。游戲諸方。初分座於處之連雲處守。遂以妙嚴。請師出世。繼住衢之明果。蕲之德章。饒之報恩薦福。婺之寶林報恩。江之東林建康之蔣山。平江之萬壽。兩住南康歸宗。末乃住今天童。皆緇白欵慕。同辭公舉。處處開大施門。垂手未悟。遠近奔湊。如水赴壑。師於普說小參。問答勘辯之屬。皆從容暇豫。曲盡善巧。而室中機辨。摻縱殺活。尤號明妙。飽參宿學。一近槌拂。亦汗下心死。恨見之晚。先意出力。辦所難集。以申報効。舊嘗領徒典刹者。皆晦匿名跡。以得寓巾鉢於下陳為幸。嗚呼道亦宏矣。師既大振宗風。為世眼目。至於行業高潔。咸可稱述。師初有發明。即與此庵禪師。時號元布袋者同行。反

覆博約。日益深奧。及從此庵於護國。相得歡甚。此庵之亡意。於師不無所屬。而開堂嗣法訖。不忘虎丘。與近世眩於名聞。奉於利養。燒香不原所得者。異矣。矩範嚴峻。或有過失。往往面質。無所寬假。言既脫口。亦釋然無間。以是學者畏而仰之。每於住持。泛應虛受雖料理建。置小物細。故動為無窮計。未嘗苟且。至纖毫不可於意。即翩然徑去。莫能回奪。嘗自言。衲僧家著草鞋。住院何啻如蚯蚓戀窟。勉厲徒眾。不許放逸。事事必身率之。其將示疾也。猶掛牌入室。至夜分他日多類。是將終。或以辭世偈為請。師曰。吾嘗笑諸方所為。而自為之耶。區處院事。纖悉不遺。奄然趺坐而化。春秋六十一。夏臘四十三。偈頌語錄甚富。未及詮次。已盛傳於世矣。徑山妙喜禪師。聲價隆重。方其顯赫。時爭屈之下。師執常禮無加損。及其在梅陽。有僧傳師垂示語者。妙喜見之。極口稱歎。後以偈寄歸宗云。坐斷金輪第一峯。千妖百怪盡潛蹤。年來又得真消息。報道楊歧正脉通。其歸重如此。逮妙喜還徑山退居明月庵。師演化于明。叔姪相望。往來憧憧。必至二大士之門。咸曰。妙喜應庵無異辭。師寂後。未踰月妙喜亦化去。祖道其遂陵夷矣乎。後生可畏菴。必將有紹之者。銘曰。

臨際一宗	支派分布	大於楊歧	盛於五祖
善美具并	厥惟圓悟	生子若孫	益振門戶
師固後出	氣雄諸方	發端水南	徧參湖江
所至皆靡	陳既堂堂	師視缺然	高翥遠驥
窮法頂底	迺梯迺航	槌拂巾瓶	一十三刹
示無緣慈	縱無畏說	魔族萬千	我殺我活
驅耕奪饑	定動智拔	還其本然	同此大達
太白峯之前	玲瓏巖之下	有窣堵波	靈骨是舍
三十年後話行	猶是閉眼作夜		

No. 1359-C 李侍郎祭文(附)

維隆興元年六月十三日。左承議郎太常丞兼權尚書吏部郎官李浩。謹以香茶之奠。致祭于

故天童山應庵禪師和尚。嗚呼。師遂遷寂矣夫抑世諦流布也。弗祭其弗來矣夫祭之果亦至也。方其彷徨於水南。周旋於江東西湖南北。困頓於雲居章教之久。如求亡子。如喪考妣。茲其未悟矣夫抑未嘗不巍巍堂堂煌煌也。已而獨踞道場一十有五。說法如雷如風。奔走衲僧如鳳如麟。茲其既悟矣夫亦未嘗不跛跛掣掣百醜千拙也。烹鍛諸佛。其無功矣夫抑最上上之功也。呵咄列祖。是無德矣夫亦無等等之德也。走之於師爰自相視而笑。授受兩忘。昔不為初學。今不為宿習。淮江異出不為阻。儒釋異容不為間。時從杖屨日瞻槌拂不為親。曠紀彌年元字脚不通不為疎。生而咨叩不為敬。

死不哭臨不為慢。善觀走於師者於一奠焉。而觀之無餘蘊矣尚享。

No. 1359-D

參政大資相國錢公。序于前。太傅和義郡王楊公。施財鏤其板。是皆牆塗宗門。為灑檀度。傾滄溟之量。溢般若之海。俾見聞獲益。迷悟超情。一念含虛空。三際悉平等。所謂成佛作祖大居士。誠哉是言。乾道丙戌正月吉旦住山苾芻 (守詮) 謹識。

No. 1359-E松源和尚普說

應庵師祖。初行脚時。在一尊宿會下住。多教學者。過公案時。師祖同一僧。在佛殿裏。過一則公案。恁麼過。也過不得。又恁麼過。也過不得。二人商榷。不覺鶴唱。遂拊掌散去。後來一一過得了。只是依前肚裏。黑漫漫地。遂冷地思量。道若恁麼參禪。如何敵得生死。聞隨州水南遂和尚道行。乃洞下尊宿法嗣。恩官人徑往參。禮便得歸堂。有一連單兄弟。長時坐禪。不與人交。師祖一日問。佗還少睡麼。其僧厲聲道。老兄而今是什麼時節。更有工夫打睡。師祖直得面熱汗下。遂發志。不捨晝夜。以悟為則。不過一月。連單先有發明。師祖亦有發明。自此每每入室。得路便擰。將去。遂和尚並不柰佗何。一日入室次。喚華兄。你也好。只是公案未明。師祖抗聲道。盡大地是一箇公案。和尚作麼生明。遂和尚便低頭。師祖道。這老漢了我不得。束包望方丈。禮三拜便行。聞得圓悟住雲居。直造會下。凡遇入室。機機相副得數時。圓悟提起向上巴鼻竟。不能開口。圓悟每向人說。這箇蘄州子。得即得。只是腦後少一錐在。圓悟歸蜀。師祖也要隨佗去。圓悟道。你不須隨我去。有杲首座。元侍者。彰教隆藏主。見處共老僧一般。但去見佗。必為汝了却大事。遂依教特去宣州彰教。參隆和尚。門庭孤峻。直是不容湊泊。未經數時。遷虎丘。亦參隨去。續請充維那。一日室中。舉五祖牽牛過窓話。擬祇對次。被佗劈脣一拳。自此打斷命根。是時隆和尚。欲命首眾。會中有圓悟耆舊云。華維那在。師祖聞得。遂書偈於壁間云。江上青山殊未老。屋頭春色放教遲。人言洞裏桃花嫩。未必人間有此枝。不辭便行。此菴元和尚。時住處州連雲。師祖道我舊在雲居時。每喫這漢無滋味。如今看來。未必佗到我田地。且去驗佗看如何。纔到。便上方丈。侍者通報。此菴聞得。郎忙出來。一見便云。華兄此番且喜大事了畢。師祖道。我未曾開口。佗已知了。信知得底人。相見不在形言。便知落處。這箇便是參禪底榜樣。豈似今時一般長老與學者相見一句來一句去。末後多一句。便為贏得禪。究竟不知深淺。蓋佗不曾踏著正脉。只在言句裏。作活計(云云)。

應安庚戌佛生日天龍東堂比丘妙葩命二雕之

應庵禪師振唱楊岐一宗提起虎丘正脉得他語於掌中欲弘通於遐代仍打施長財刊行流通伏願開拓人天祝延 聖朝矣。

正應元年九月下旬八日
三聖寺住持沙門(湛照)謹記
奉行維那(師元)